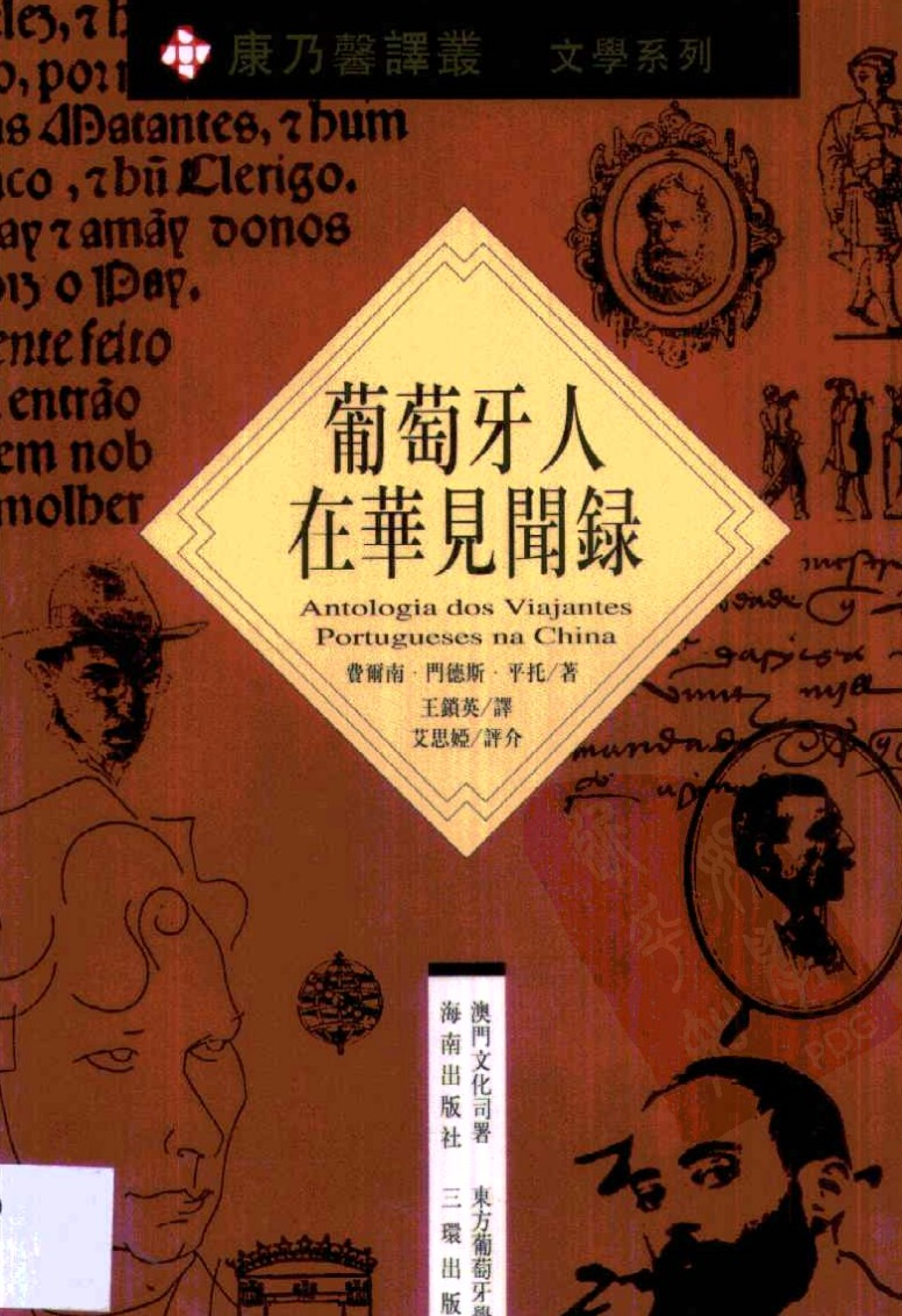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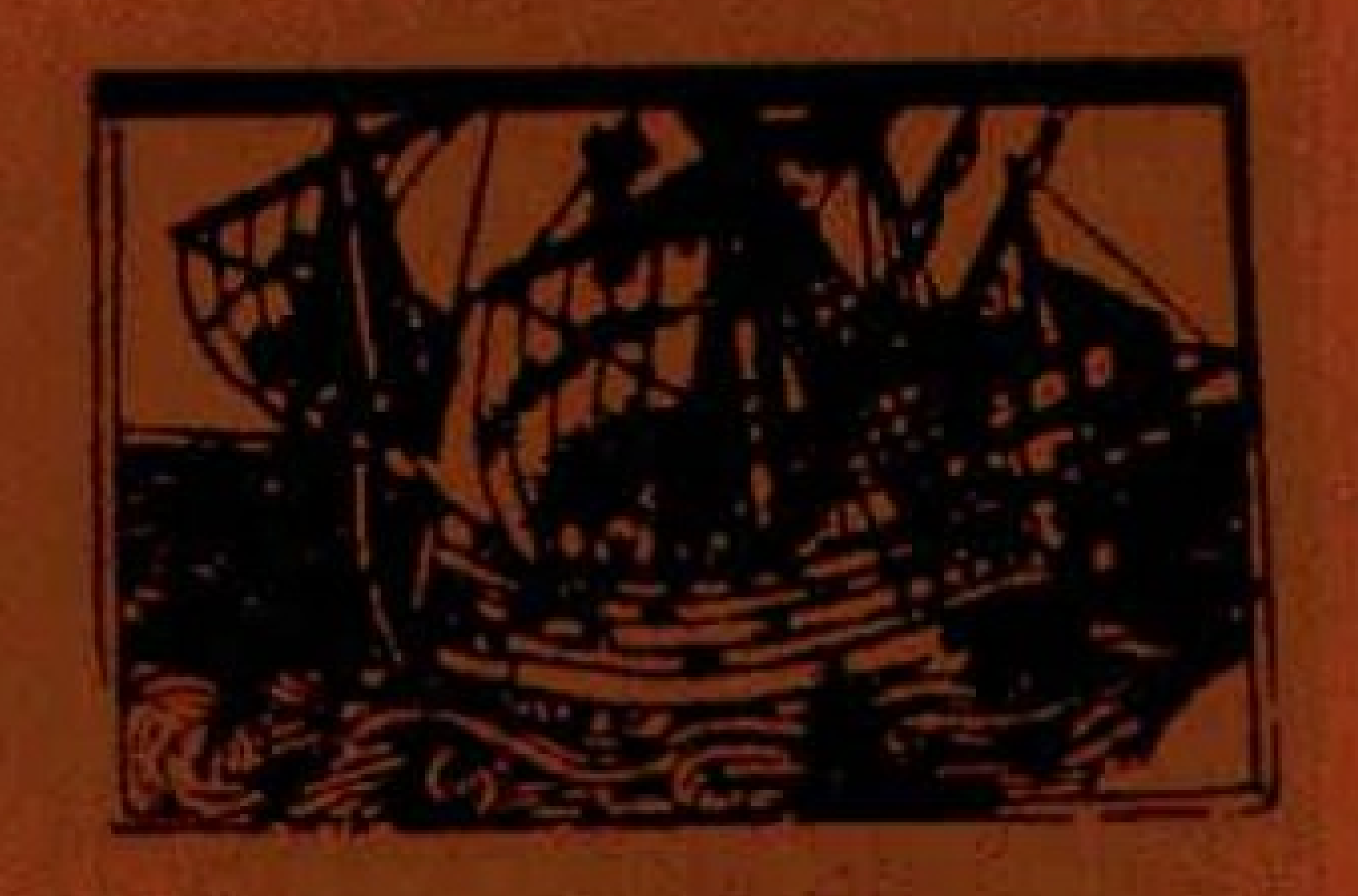


康乃馨譯叢 文學系列
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録
Antologia dos Viajantes Portugueses na China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
王鎖英/譯
艾思婭/評介
澳門文化司署
東方葡萄牙學
海南出版社
三環出版



Antologia dos Viajantes Portugueses na China

歷史上，歐洲人認爲中國是一個神秘的國度，一直想揭開她神秘的面紗。自從羅馬時期中國就被描寫成一個富裕、公正、政府深得民心的國家。第一批葡萄牙旅行家來到中國之後，驚訝地發現這裏正是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所幻想的理想之國，於是他們在游記中描述了自己的所見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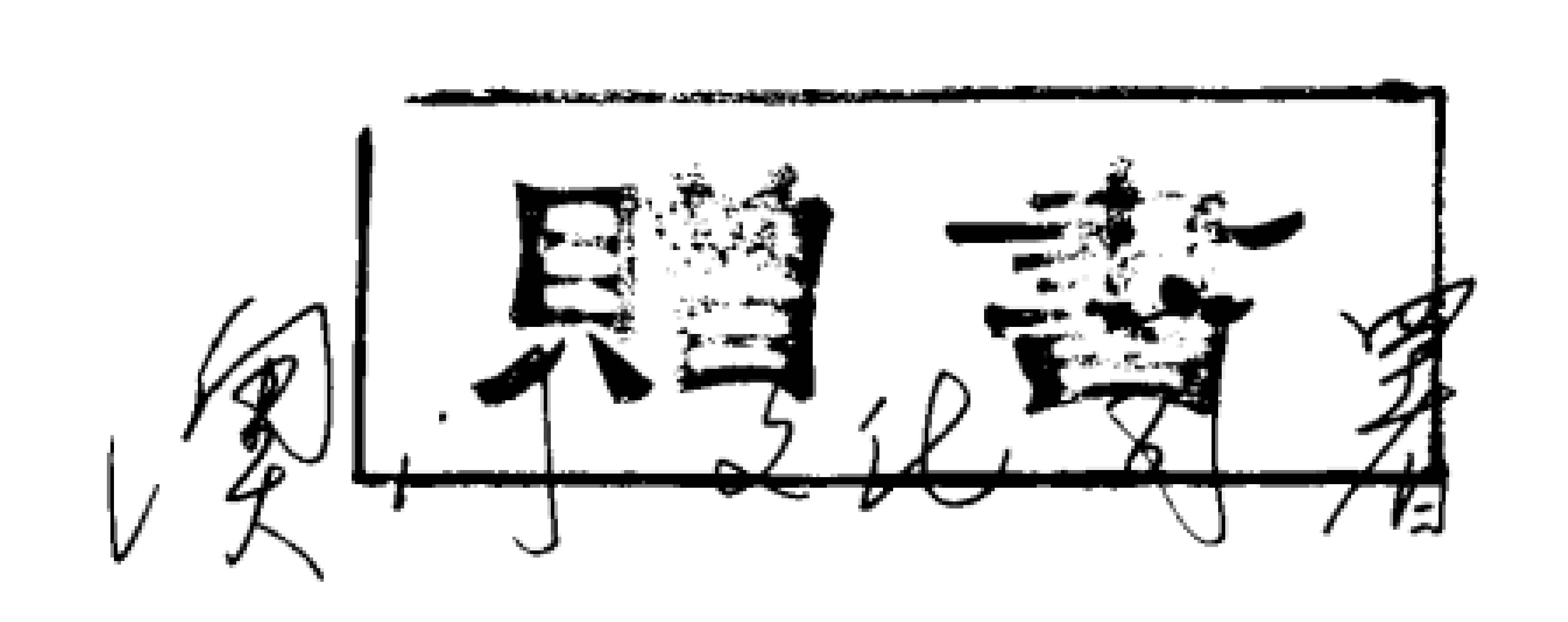

ISBN 7-80564-916-2
9 787805 649160 >

ISBN7-80564-916-2/K·30 定價： 圓

# 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

## ——十六世紀手稿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等著
翻譯：王鎖英
評介：艾思婭







澳門文化司署
東方葡萄牙學會
海南出版社
三環出版社
1998年

**Título**: Antologia dos Viajantes Portugueses na China
**書名**：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録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Editora Hai Nan，Editora San Huan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會、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
**Colecção**: Colecção Cravo —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vol. 19
**類別**：康乃馨譯叢——葡語作家叢書之十九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Wang Suoying
**中文翻譯**：王鎖英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Maria Leonor Buescu
**評介**：艾思婭
**Capa**: Xiao yu/Marreiros
**封面**：笑 宇/馬偉達
**Fotoposição，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San Huan
**植字、排版及印刷**：三環出版社 北京博誠印刷廠
**Tiragem**: 10.000 exemplares
**印數**：10000 册
1.°**Edição**: Macau，Haikou（Hainan，China），1998
**第一版**：澳門、海口（中國海南），1998
**ISBN**: ICM・9723502682
IPOR・9728013345

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

# 一位先生向沙勿略神父提供有關中國的信息(1548)

方濟各·沙勿略神父(P.ᵉ Francisco Xavier)是葡萄牙派至亞洲的天主教傳教士。出身貴族家庭,於 1506 年 4 月 7 日誕生在西班牙納瓦拉的沙勿略城堡。1525 年赴巴黎上大學,學習期間認識了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成爲該會第一批會士之一。1541 年 4 月受葡萄牙國王若奥三世(1521—1557 年在位)派遣,以教皇保羅三世的使者名義啓程赴亞洲,於次年 5 月抵達印度果阿。曾從果阿幾次出發去科摩林角、馬六甲等地傳教,並被任命為東方使團總負責人。1549 年

乘船至日本傳教。1551 年從日本搭商船抵中國廣東上川島，面對明朝海禁，想秘密潛入中國內地，但因島上的葡萄牙商人怕觸犯海禁影響貿易而没有成功。後於 1552 年死於該島，遺體於 1654 年被運往果阿埋葬。1622 年被教皇格列高利十五謚爲聖徒。

本文是方濟各・沙勿略神父根據一個商人提供的情况寫的一份報告，　個商人可能在上川島經商。根據阿爾梅達・卡拉多(Almeida Calado)從手稿紙張、字體及報告內容等各方面分析，當寫於 1548 年，被收入《印度及日本記事》(Livro que Trata das Coisai da Índia e do Japão)，爲該書的第十九章。估計是當時的葡萄牙駐印度總督加爾西亞・德・薩 (Garcia de Sá) 向一些"專家"提出了一系列問題要求解釋，以便瞭解亞洲國家的一些具體情况。根據他提的問題，沙勿略神父給他寫了這份報告。報告中大多用第三人稱，間接引用商人的話，但有時也用第一人稱，直接引用。

本文摘自科英布拉的大學印書館在 1957 年印刷的《印度及日本記事》第 113 頁至第 117 頁，該書由阿爾梅達・卡拉多整理出版。原稿是手稿，現存葡萄牙埃爾瓦什 (Elvas) 市圖書館，編號爲 16 世紀手稿 5/381。

——譯者

關於閣下吩咐瞭解有關中國的事，如在中國是否有人按照基督教徒的方式生活，或有着某些基督教徒的習慣，如是否擁有十字架以及類似我們這樣的教堂，他說對此毫不知情，從來没有看到或聽說過基督或類似之事，也没有行使我們禮儀的人。

關於閣下詢問在中國的土地上，在國王[①]所在地或其他地方，對穿着法衣周游世界傳播和教授我們主的信仰的外國學者是否敵視，他說，如果會講中文，可以毫無顧忌、安安全全地走遍各地，他們的神父[②]將樂意比普通人學習更多的東西。他還說必須行善以便贏得人們的相信和信任。

關於閣下詢問在中國的土地上是否有學校傳授比一般的讀書和寫字更高的知識，是否像我們的國家那樣有法學院、醫學院或其他藝術學校，他說在中國的很多城市都有學校，各地的統治官員在那裏學習王國的所有法律。有學校供神父學習，是通過書本學習，我

---

① 當時的葡萄牙是一個王國，歐洲的絶大部分國家也都是王國，所以在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的眼里，中國也是一個王國，統治中國的是國王。為了保持原文風格和反映原作者的看法，我們保留原文中“王國”和“國王”的字眼，不把它們改成“帝國”和“皇帝”。這一注釋適用於本書中有類似說法的其他地方。

② 在這里應指和尚或道士，下同。

看到那裏有很多書，他們還把書帶到日本。那裏還有學習治療各種疾病的學校，擁有關於這一切知識的巨著，都用漢語撰寫。除了漢語之外，他不知道還有用其他文字寫作閱讀的。他說從占婆到日本陸地的京都①，人們都讀漢字書籍。如果日本人出示的地圖沒有說謊，京都離海岸 500 或 500 多里格②，可以從地圖上看到離海岸 500 多里格的腹地情況。他還說，我也多次聽到其他很多中國人說，在中國絕大部分的書是印刷的，有很多印刷廠。已經有人向我問起我們的書籍，是手寫的，還是寫在木板上印刷的。

關於閣下詢問文人和學者是否深受尊敬，是否享有榮耀，是否受到器重，是否因為他們的學問而成為貴族和大老爺，他說在中國除了學者，沒有其他的貴族，而且學問越深，在王國的聲譽也越高，也就越受國王敬重。鑒於這個原因，不論是成人還是孩童，大家都致力於學習。據他們說情況是這樣的：一旦掌握了讀書和寫字，想要進一步學習的孩童就去見家鄉的一個學者，學者們都是當地的統治官員。孩童說：“我

---

① 原文為 Meaquo (Meaco)，根據林寶娜博士 (Paula Laborinho) 的注釋，為今日京都。

② 里格 (légua) 是葡萄牙古代的長度單位，1 里格相當於 5 公里。

要學習法律，成為學者。”於是，這個官員吩咐教那個孩子學習，並支付其衣食費用，因為其餘費用都由國王支付。成年以后，如果孩子成為知曉王國法律的好學者，就吩咐他去參加考試；如果認為他已够格，就任命他擔任一個小職務；然后，如果他勝任，就委派一個大職務，直到他成為一個大官。他可以一直高升，最後對其他所有的官員發號施令。這些人在當地操有生殺大權，戰時亦是這些人出任將領。法律特別禁止他們為非作歹。我在 33 年去廣州老港，在那兒納税時要給收税官一枚戒指，價值 40 克魯扎多[①]，上有一顆紅寶石和其他飾物，他不肯收下，而且對我說，如果知道是誰給我出的這個主意，就要吩咐懲罰他，中國的好官没有任何受賄習慣，尤其是對外國人。每個地方官員都不是當地人：如果是泉州人，就去當廣州的統治官；如果是廣州人，就去鎮海[②]；如果是鎮海人，就去泉州。這樣互换任地，官員們的態度非常强硬，他們執法公正，不循私情。他們没有自己的任何收入，所

① 克魯扎多（cruzado），葡萄牙古幣，為金幣或銀幣。

② 原文為 Lyampó。根據魯伊・洛雷羅（Rui Loureiro）的注釋，大約於 1525 年至 1550 年間，葡萄牙人在寧波（Liampo）附近的鎮海從事繁忙的貿易活動，並將鎮海稱為 Lyampó。

有的就是國王支付的年俸。他們告訴我說，在中國，除了國王，没有任何一個老爺能够自己收税。

關於閣下詢問中國的男人是否有很多老婆，如果有一個以上的老婆是否受罰，神父們是否禁止他們這樣做，他説在中國男人們可以娶幾個老婆，祇要養得起，不會有人從他們手中把她們奪走。如果有理由，他們還把老婆殺死。有些人抛棄老婆，離家不歸。他説在中國有的男人在十個、十二個地方結婚。當他們想抛棄老婆時，就把她們抛棄。如果有人殺人，一旦被抓住，也要被砍頭。

關於閣下所問在中國的土地上，在内地，是否有些人不是中國人，但處在中國的統治之下。他説曾經多次在北京看到很多人，他們很像中國人，但是不吃猪肉，吃其他各種肉，都是親手宰牲[①]。這些人不善交談，他認為他們都施過割禮，他曾看到在寺里任職的



① 在這兒指穆斯林。拉斐埃拉·迪英蒂諾（Raffaella D'Intino）認為中國的很多穆斯林是移民的后代。13 世紀時，有很多西亞的雇傭兵受元朝皇帝之令進入雲南，與當地人通婚，但始終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仰。西北的穆斯林是中亞的移民后代，可能在唐朝進入中國，除了宗教，這些人的一切都已經中國化。

施過割禮。他說他們像摩爾人[1]一樣，每周聚禮一天，在這一天裏無論男女什麽活都不幹，男人都去一個寺裏，那裏供奉的神像與中國人的不同。去寺裏時，男人們穿着寬衣和長褲，頭上裹着頭巾，進寺以后跪在地上頻頻磕頭。在其他的日子裏，他們的穿戴和中國人一樣，頭髮是黑色的，但他們有自己的語言，中國人聽不懂。我問他這些人是否有自己的國王，他說在北京城的背后，有一座山脈的後面就是這些人的家鄉，那裏有他們的國王。因為地方窄小，所以他們來到了中國。中國的國王把他們之中一個最勇敢的騎士任命為自己手下的軍官，以維持治安和司法。他說他們個個都是好弓手，人人騎馬，是國王用於戰事的主要力量。這些人寫摩爾語，他去暹羅時帶去了這些人的信，摩爾人說能看懂。他說他們是白人，鬍子剪得像這些古吉拉特人[2]一樣。這些人没有擁有一個以上的老婆、很多女奴和姘婦的習慣。他說没有聽到、没有看到、也没有在書上讀到在中國有其他外國人，也不瞭解與中

---

① 指阿拉伯人。下文中的摩爾語指阿拉伯語。在葡萄牙語中，“摩爾人”(mouros)特指在歷史上入侵伊比利亞半島的伊斯蘭民族（阿拉伯人），泛指所有的伊斯蘭教徒（穆斯林）。

② 古吉拉特在印度北部。

國接壤地區的外國人。

關於閣下所問在中國是否有被魔鬼纏身的人，他們的魔鬼是否用其他語言發話，他說有很多被魔鬼以各種方式纏身的人，但從來没有聽到有人說的不是漢語。他還說，在那裏如果有人逐走了魔鬼，會給他很大的榮耀，人們非常敬重他，因為中國人對於中邪者没有任何藥物。

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



# 一位在中國被囚禁六年之久的正人君子在馬六甲神學院向貝爾西奧神父講述中國的風俗和法律（1554）

綜合拉斐埃拉·迪英蒂諾（Raffaella D'Intino）和魯伊·洛雷羅（Rui Loureiro）的有關介紹，本文原文的落款為“1554 年 12 月 3 日於馬六甲”。同一時期的副本現存葡萄牙里斯本科學院和葡萄牙外交部圖書館。

由於本文談到了中國的司法情況，在當時的歐洲引起了極大的興趣，曾以西班牙文（1555 年和 1556 年）、意大利文（1556 年）、法文（1556 年）等多次出版，在 16 世紀的歐洲影響重大。

貝爾西奧神父(P.ᵉ Belchior)又被稱作梅爾西奧神父(P.ᵉ Melchior)。他於1519年左右出生在波爾圖,23歲左右時進入耶穌會科英布拉神學院,於1551年啟程去東方,於1554年加入赴日本使團,途中曾在中國沿海逗留很長時間,並於1555年和1556年多次進入廣州,欲營救當時被控為海盜而被官府關押的葡萄牙人,並瞭解傳教的可能性。在完成赴日使命后,他返回了印度,於1571年在那兒逝世。

至於向貝爾西奧神父提供消息的無名氏到底是誰,衆說紛紜。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馬特烏斯·德·布里托(Matheus de Brito)和曼努埃爾·沙維斯(Manuel de Chaves)都曾被指為提供消息者,但都證據不足,令人懷疑。

本文譯文譯自葡萄牙國立印書局暨貨幣之家於1989年出版的《有關中國事物的報告——16世紀的作品》(Enformação das Cousas da China-Textos do Século XVI)第68頁至76頁。該書由拉斐埃拉·迪英蒂諾作序加注。原文題目為“Costumes e leis do reino da China”,即《中華王國的風俗和法律》。關於“王國”一詞,請參見本書第3頁的注釋(1)。

——譯者

中國人總是把城市造在洶涌大河邊最堅固的地

方，特別是利用河道的拐彎處，使之成為天然屏障。如果說城寬半里格[①]，那麼就再造半里格寬的城牆，以便一旦發生戰事，可以在城牆洞裏埋伏兵士。所有的城市都有城牆，用石頭和石灰砌成，也有一些用堅實的磚塊砌成，特別是大城市。大城市都擁有非常雄偉的樓宇和大橋。大橋足有半里格長，都是石橋，建築工藝巧奪天工。橋上的石板和石塊如此之大，似乎凡人根本不可能有辦法把它們運到橋上安放妥當。有一件事情使我們非常吃驚，就是在我們被囚禁三年的那個城市裏，我們看到國王[②] 的一座房子建造在八根柱子之上。我們想量一量柱子有多粗，結果兩人合抱，互相之間够不到手。柱子的高度似乎有 70 英尺高。人力居然能把這些柱子豎起來，真是令人不可思議。高高的木結構房屋座落在柱子之上，描金塗彩，金碧輝煌，美不勝收。屋內住着一個長官，負責收取本省交納的賦稅。這兒的每一座房子都建有圍牆，人們習慣在牆內空地上種樹，各種各樣的果樹花草及池塘組成一個個鬱鬱葱葱的花園。人們很喜歡在家裏擁有這樣一個花園，以及一個用來養魚自娛的水池。

---

① 參見頁（4），注釋（2）。

② 參見頁（3），注釋（1）。

一般説來，貴族和要人們認為最榮耀的事是在自家門前造類似拱門的建築①，横跨馬路兩邊，下面有門洞供人行走。有些拱門是石製的，另一些是木製的，非常壯麗，因為塗以金、藍兩色，上面的圖案千姿百態，畫着各種各樣的鳥類和一切使行人賞心悦目的圖案。人們在這方面顯得這麼有興趣，充滿虚榮心，以至誰花的錢越多，所造的拱門越昂貴、越講究，誰就被認為越有面子。拱門的正面有題銘，文字為金、藍兩色或黄色，記録着下令建造者的名字。這兒的房屋牆上飾有各種色彩的瓷磚，木結構部分精工細雕。馬路造得很好，路面上鋪着石頭，凡是國内重要的道路上都鋪着這樣的石頭。我這麼説是有根據的，因為我們被從關押我們的城市轉移到另一地時，走了整整 120 天，還没有穿完整個王國；所經的道路規格統一，路面都鋪着石頭。我們曾經過一些河流，向人打聽前面的道路是否也一樣，他們回答説是的，有路通往京城，要走四個月。所有的道路都鋪着石頭。我們在這兒一直受到優待，他們讓我們騎着馬上路。

在所有的城市里，通常有一條街上的房屋由國王下令造得極為豪華，為他服務的大臣到各處巡視時就

---

① 這兒指牌樓。

下榻在那裏。這些大臣擁有國王賦予的權力，高於各城的統治官。在他們的語言中，這些人被稱為“大官”①。

所有被委以重任統治一個省份或管轄一個城市、掌有一定指揮權或要職的人，都不是因為有地位或因為出身貴族而被選中的，而是因為知識淵博，天性極為謹慎。如果這些人的兒子擁有足够的學識，又有理智，國王就把他們父親原有的特權和職位賜給他們，否則不允許他們為自己效勞。國王也不允許一個人把自己的官職轉賣給另一個人，因為他怕另一個人的學識不够。

國王下令各城的統治官員必須坐堂理案，從早上坐到中午，用過飯后再坐到日落。根據國王的命令，朝廷的官員每年兩次到各城巡視審案，主要察看地方官員是否盡職，是主持正義，還是作威作福、欺壓百姓。

① 這兒指欽差大臣。原文為 tacoa，拉斐埃拉·迪英蒂諾採取 Dalgado 的注釋，認為這兒指道路，“tacoa”一詞則是漢語“dao`(lu) guang 道（路）廣”的縮寫。這一注釋未免牽强附會。原文在這兒的叙述確實不太清楚。當時的葡國人力圖用葡文字母記載他們所聽到的漢字發音，漢語又有方言的問題，記載不確實是很自然的。但如果指道路的話，“tacoa”似乎應為“大道”更妥，大道又稱官道，即官府修建的大道。

倘是後者，立即撤職，換上另外的人。這些國王派來的大臣沿着城市的四周行走，觀看城牆是否損壞，並命令修繕。然後進城，詢問如何征收國王的賦税和安排城市開支。如果開支太多，就像財政檢查官一樣命令削減開支。如果被認為授權放高利貸，一經證實，立即丢官並受罰，因為他們没有權利這麼做。只有又老又窮的瞎子或瘸子才被許可，説許可的原因只是為了讓他們能够生存。

這些審案的大臣每到一城，便吩咐四處宣傳，説如果誰有冤屈，如果地方官員没有主持正義，可以到他們的衙門叫冤，他們會替他伸冤。由於這一原因，許多在職官員被撤了職，因為没有忠實地為國王效勞，欺壓或冤屈了百姓。

在所有的城市裏都有六名長官，其中一人高於其他人之上。因為城裏人口衆多，六人都負責審理案件，都是司法官。每城還另有六人負責本城或四周地區的税收。這六人中職務最高的一位每晚必須帶人在城裏巡視，以防盗賊騷擾百姓；其他人負責每晚關閉城門，並在城門内安排崗哨。城門包有鐵皮，非常堅固，有些人負責安排士兵，隨時聽從長官調派。當然各城還有一些人負責記賬，記下國王每年用在當地的開支，不論是軍餉，還是城防工事。各城的統治官和司法官這

些大官負責每月給朝廷寫公文，匯報在轄區内所發生的事。每個人寫自己的公文，以便讓國王看是否講了實話。凡是没有講實話的人，國王下令判處應有的死罪，所以官員們都不敢説謊。

没有一個官員被派往家鄉或有親戚的地方任職，這樣就不會涉嫌包庇，在司法上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

在這些大城市都有很多監獄，而且極為堅固。在我們被關押三年的那個城裏，我們被分關在六個監獄裏。在那裏坐牢的人有些是因為欠債，有些是因為謀殺或者其他罪行。在所有令人震驚和憎惡的罪行裏面，一個人殺死另一個人是最嚴重的。當囚犯少時，每年監獄的人數為 300 人，有時 400 人。有一件事使我們非常震驚，即當地人告訴我們説，僅在那個城市，當時所有的監獄裏就可能關押着 8000 多人。因為省裏的最高法庭就設在該城，所以小地方的犯人都被送到了那裏。每個監獄都有一本囚犯花名册，獄卒每晚都要清點人數。我所在的那個監獄，名册上有時是 300 人，有時是 400 人，我也包括在内。雖然我没有看到這兒的所有監獄，但是我想人數可能有他們説的那麼多。凡是犯重罪的，案子都要上報朝廷。凡是被朝廷處以死刑的，國王都授權當地官員重審案子，因為他們靠近犯罪現場。如果認為罪不該死，可以免除死罪，判以

流放、長期或者終生為國王服勞役，包括他們的子女。這一切手段和做法都是為了不殺人，除非罪大惡極。

每年接到朝廷的批文之后，都要選擇一天處決罪有應得的死囚。這往往是在一個人被關押八、九年之後。有些人因重罪被關了 20 年。他們的國王令人這麼畏懼，簡直無法形容。在他們的語言裏，他被稱作“萬歲”①，就像把他稱作上帝或國王一樣。這樣做是為了治理好國家，執行司法，因為這些人本性狡詐，面對如此威嚴的國王，因為害怕受罰，不得不守法，而非本性善良。

在他們的一些不知誰寫的古書里，記載着在某一個八年，没有寫清是八十年還是八百年，也不知是在哪個朝代，中國的國王丢失了國土，被長鬍子的白人所占據。由於這個原因，他們非常重視加固城牆，鞏固城防。

長官們檢閱領餉的士兵，並檢查他們是否善戰。對於騎兵，讓他們去野外訓練，看他們是否靈活；對於弓手，看他們是否好射手：就這樣檢查使用每一種兵器的人。凡是好軍人，根據他們的情況賜給一塊布，並

---

① 原文為 A. F.，因為記載不確實（參見頁 13 注 1），很難找到漢語的對音詞。

在頭上插上一根金葉枝或一根銀葉枝，作為榮耀的標記。對於弱者或武藝不精者，取消軍餉，痛加責駡，趕出軍營。一般來説，所有的中國人均不好戰，不善使用武器，也不善軍事歷險。他們的力量主要來自衆多的人口，以及鞏固的城防，充足的彈藥，而不是靠自身的體格强壯，天性善戰。

每年的國王誕辰，在各王國[1]和各省都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用"萬歲"稱呼國王。在這個城市和其他城市的王宫裏，都放着一張紅漆龍椅。整座宫殿都用鮮艷的紅綢裝飾，地上也鋪着紅地毯，富麗堂皇。宫殿有三扇門，通常城裏的官員坐轎從中門進出，轎子華麗舒適，比騎馬顯得更加高貴，不過他們也隨身帶上一、兩匹駿馬同行。但是在這不同尋常的日子裏，他們不走中門，只是從兩扇邊門進出，而且是步行。官員們如同其他任何人一樣，隻身入宫，不帶任何衛兵，也没有人在前面打着遮陽伺候。在紅色龍椅前，官員們跪拜七、八次，似乎國王就坐在那裏。跪拜結束後他們就回家。為了把王宫裝飾得華美異常，要求每個

---

① 今日葡萄牙南部的歐佳維地區在歷史上曾稱為王國，受轄於葡萄牙王國，所以當時的有些葡萄牙人認為，中國境内也有好幾個王國，統屬一個國王。本譯注適用於下文中的類似場合。

商人都拿出許多美麗的紅綢，凑成所需的數量。過了這一天後，再把東西還給各位物主，如果有損壞或遺失，則賠以重金。

每年正月初一，即基督教徒紀念耶穌受割禮的那一天，他們也舉行盛大的歡慶活動，持續三天，每天日夜演戲。他們熱衷於演鬧劇，然后又吃又喝。在這三天裏，他們習慣閉城歡慶，三天之内不開城門。對於這一點他們意見一致，因為他們説感到酒意正濃，所以緊閉城門，以免遭到危險。

另外的大慶日子是當國王確定其子為王位繼承人時。人們向我保證説那天要大赦所有的犯人，不論是被判死刑的還是犯了較輕罪行的，都可以獲得自由。還在我們被關押期間，就傳來消息説國王要在他還活着的時候禪位給兒子。這消息使各監獄的所有犯人都感到極為興奮，他們都盼望能獲得釋放。

中國境内各王國遼闊的國土被同一個國王分成15 個省，每個省都有一個省城，城内住着一個總督進行統治，任期三年。在這些省城裏還集中着全省交納給國王的賦税。每個省都有自己的司法權和特權，要是某個人犯了法，跑到另一個省去居住，就不能抓他。之所以會有這些特權和豁免權，是因為中國在同韃靼人和其他國王交戰，無法保障各省居民的安全，致使

不少省中的許多人投向韃靼人。

在中國的邊境同韃靼人交界的地方，築有一些城牆[1]，其堅固程度令人贊嘆，其長度相當於人們步行一個月或更長時間的行程。這是中國國王下令建造的，有很多士兵駐守在城牆的堡壘之中。城牆倚着高高的山頭，山頭用尖鎬劈開，形成牆狀，而位於山谷部分的牆基都又厚又結實，因為韃靼人既好戰又善戰。在我們被關押期間，衆多的韃靼人曾冲破堅固的城牆，闖入中國內地。國王急忙組織浩蕩的大軍抵抗，主要是運用人海戰術而不靠先進的武器，他們運用所擅長的計策和智慧，迫使韃靼人却步。因為韃靼人一路騎馬作戰，到達時已非常虛弱，很多人餓死了。中國的一名官員命令在一些田地里撒下大量的穀子，吸引飢餓的戰馬停步吃穀。當馬隊停下時，大批的人群擁上去，把對方趕跑。此外，城牆上還設有很多監視哨。

所有突出的、令人贊嘆的和值得紀念的事情，不論是已經發生的還是正在發生的，習慣被刻寫在大石碑上，立在路邊或事情的發生現場，特別是在官員們所在的各地王宮裏。王宮院子裏豎立着這些古碑，其中有很多鍍了金字。貴族和上流人士興致勃勃地閱讀

① 指中國的長城。

這些東西，議論着種種殊迹，既有歷代君主的業績，也有他們眼中的其他英雄業績。

我聽說了很多有關這些王國的國土是如何遼闊的情況，有些情況這麼少見，對於那些不太瞭解中國的人來說，事情描寫得越詳細顯得越荒謬。我承認我不能也不會說謊，我這裏所說的只是我到過的那些城市裏一般都被認為是真實的事情。

國王住在最主要的一座城裏即北京，比起其他任何城市，它的人口更多，更繁華，當地人說，如果直穿城市，要走 7 天，如果繞城一圈，則要走 13 天。有三道城牆和一條洶涌的大河圍繞城市，據說河流彎彎曲曲，幾乎圍住了整個城區。在最裏面的一道城牆内（據說城牆非常厚）住着國王。人們傳說着令人驚嘆的王家財富和建築。國王所在的每一宮都被圍城大河的支流環抱着。王宮的高大建築被畫在紙上，携帶到很多省裏供人欣賞，但這些畫不能被運出國境。王宮外有一座奇堡，入宮前要先通過奇堡的七、八扇大門，門口守衛着身材極為高大的巨人。我向當地人詢問巨人的身高，他們說有 15 拃。

人們說國王從來不出那個城，因為裏面有各種各樣的娛樂和享受，還有土地，所有的食物都產自圍牆内。國王甚至也從來不到外面的兩道城牆去。人們還

說只有那些在內牆裏面伺候國王的人才能看到他。他們都是閹人，都是貴族子弟，一旦入宮，活着就不能離開那裏。

國王有八個顧問大臣，學識淵博，兢兢業業。國王和他們一起處理所有的國事。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這些人在生前從來不走出第三道城牆。他們被稱為閣老[1]。

選擇人員擔任這一要職的過程是這樣的：當聽說國內某省有一個人學識淵博，處事謹慎，而且有口皆碑，國王就下令把他召來，賜予很大的榮譽，令他占據八席之一，以管理國家。由此可見，選擇標準不是根據地位或貴族血統，而是根據學識，以及秉公執法的品德。

根據他們的禮儀，他們在穿戴方面非常講究，不論是男子還是婦女，都穿得體體面面，整整齊齊，因為總的來說，國內盛產絲綢。土地非常肥沃，水源充分，盛產糧食和水果，花園景色奇特而鬱鬱葱葱，騎馬和狩獵的場所應有盡有。吃東西不用手抓，一般來說，不管大人還是小孩，都用兩根筷子吃飯，以講衛生。

---

① 原文為 Vlãos，據 Dalgado 考證，指 clãos 或 caláos，即閣老。

他們的禮拜寺或寶刹[1]都是些高大建築，精工細雕，造價昂貴，被稱為寺廟。寺廟建築高大的原因在於廟内的神像都非常高大。神像上面都貼着一層金箔，廟的内頂和内壁也是鍍金的。他們在繪畫方面堪稱高手，所有的木板上都有彩繪，金碧輝煌。廟壁由精繪細雕的板壁構成，做成拉門式，好像厚厚的帷帳一樣。這樣，每當廟内有慶典活動時，人們可以從四周的任何地方看到裏面的人物和動靜。寺廟和裏面的素食修行者都有規定的收入。素食修行者終身不得離廟。在他們的語言裏，教堂被稱為"廟"[2]，他們的神父被稱為"和尚"[3]。他們這些修行者不得以任何理由吃肉或吃魚，只吃蔬菜，主要是野莧和一些水果，有些日子戒食。他們不得娶妻，倘若親近女色，或做了不該做的事，就要被趕出寺廟，寺廟被送給别人，這些被趕走的人也不得再當神父。

在整個國土上，中國人不像其他異教徒那樣祈禱，只是去廟裏膜拜。所有的人都很相信妖術、預言和占

---

① 根據拉斐埃拉·迪英蒂諾的注釋，當時的西方人經常混淆"mesquita（禮拜寺）"和"pagode（寶刹；佛廟）"這兩個單詞，作者在這兒把它們當作同義詞，以區别於基督教教堂。

② 原文為 incão，根據拉斐埃拉·迪英蒂諾的注釋，即指"廟"。

③ 原文為 coxão。

卜，以至在旅行前都要去廟裹求籤詢問是否適宜出門。對於其他想知道的事也這樣做。他們那麽相信那一切，似乎親眼目睹。

初一和十五是人們習慣上廟的主要日子，特別是城裹的官員們，通常在這兩天帶着衆多的隨從去廟裹膜拜。這些人從來不强迫其他任何人按他們的方式生活，或去他們的寺廟膜拜，平時也幾乎從來不提起這事[①]。在我們所到的很多城市，我們都碰到了許多外國摩爾人，他們説來自阿拉伯，並説一口流利的波斯語。這些人由於善戰，被安排當兵，發給軍餉，但是他們被分配在城裹各個地方，不在一起，以免密謀造反。

没有任何一個當地人能够從一個省到另一個省去，除非持有總督發給的通行證。如果被查到没有通行證，就要受罰。根據聖旨，各城的統治官規定任何本國過路人在城裹停留不得超過三、四天。如果發現某人無所事事，專門從事監視的有關人員就會把他逮住，直到他講出理由，並證明自己是在做買賣，否則就要被認為是小偷，不務正業。人們通常都有活幹，或有一項職業以謀生，包括官員和貴族的子弟。在國王

① 拉斐埃拉·迪英蒂諾認為這樣寬容的態度在當時的歐洲是不可想象的。

一個弟弟居住的城裏，我們看到了幾個被囚禁的婦女，她們講緬甸語。據説是在離那兒不遠的一個地方抓住的，但是不允許我們和她們接觸。

中國人可以娶自己想要的所有女人，娶妻方式如下：想娶妻的男子向姑娘的父親送上 20 或 30 兩銀子，然後就把姑娘帶回家。如果女的做了什么壞事，丈夫就可以把她賣給另一個人，並收下賣身錢。因此，婦女是丈夫的奴隸。

貴族和所有的人都不讓自己的兒子閑着没事。有的去讀書寫字，這是最普遍的，有的去做買賣，還有身份更低的去學手藝。通常人們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官員或貴族那里，以便學會怎麼當差。官員受人崇拜，任何人想跟他們説話，必須跪在地上，把一切請求和所有想要説的話寫在紙上呈上。官員們總是根據王國的法令進行判決。不用起誓，但是當有人不想説實話時，便要對他用刑。

司法極為公正，判決的依據從來不是一方或另一方説的話，而是站在局外形成的看法，這樣就能作出公正的判決，並允許當事雙方保留權利。這樣做是因為害怕每隔半年朝廷在各城所進行的查案，要求他們提交報告，檢查他們的行為，是否冤枉某人。

在中國的內地山巒起伏，深山里有很多反民，他

們擁有城寨，自由自在，連國王本人也無法對付，因為都是高山密林，道路隱没在叢林之中。如果有幾個反民被抓住，就把他們處死，當街示衆，讓大家都知道他們是背叛國王的逆賊。

然而，對於其他壞人的處置要和緩得多，没有那麼嚴厲。如果抓到小偷，就讓他脖子上掛着臟物游街，並打上幾板。如果偷的東西達到法定的一定數量，就用針和墨水在小偷胳膊上刺字，並關押一段時間，然後放出來。如果第二次被抓住，給以同樣處置。如果第三次被抓住，就要在脖子上套上枷鎖，以示死罪，並在手上和脚上帶上鎖鏈，關押起來，等待最后判决，但往往很多人得到了寬恕。

他們的一年有十二個滿月，在記月的基礎上再記年，每三年中有一年有十三個滿月。當地人穿黑布或黑綢長袍，因為在上流人士中，穿色綢衣服被認為是不莊重的。他們也戴帽子，穿褲子和鞋子。如果不穿黑袍，誰也不敢走到一位官員或有身分的人跟前説話。如果有時身上穿着其他顔色的衣服，就在街上請求和别人换一件黑袍后，再去跟老爺説話。當地的習俗就是這樣。

奴隸或下等人與達官貴人説話時，必須把帽子拿在手上。他們不能穿黑長袍，要着短衫，並且是其他

顏色的。官員們的帽子代表一定的等級，好比我們的十字章或其他類似的物品。這種帽子不同於其他帽子，除了官員本人，任何人不得把它戴在頭上。帽子的兩邊釘有帽耳，是用馬鬃做的。國王也戴這種帽子，但據説帽上有兩個尖角向上成十字形。他們格外誇大國王衣飾的華貴，説他只穿天藍色的衣服①。在主要的節慶日子，在正月初一和每月初一，官員們穿上非常鮮艷的紅緞長袍，胸前及后背綉着一頭鹿或鷹。綉像極為自然逼真，因為他們是獨特的繪畫高手。這些衣服看來十分精美，長長地垂着，離開地面有一拃寬，而且衣袖又寬又長。靴筒是光亮的黑皮，靴底厚得像木板，是用白布做的。

官員和貴族老父如果死了父母或近親，就要穿白色的孝衣，衣料類似印度的粗黄麻布，但是更厚更粗。腰里圍一條像大腿那么粗寬的白色帶子，一直拖到地上，令人非常吃驚，衣服也拖到地上。帽子上釘着另一根帶子，比腰帶細。如果死了關係不是很近的親戚，就戴白帽，穿白袍、白褲和白鞋，比起為父母和兄長

---

① 根據中國的傳統習慣，黄為正色，黄袍為皇帝之專服，而藍袍則為小官所穿的服裝。看來原文作者在這兒的叙述有誤。

穿的孝衣，這些衣服的料子没有那麼粗厚。我的報告完畢。

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

# 加里奧特·佩雷拉的著作關於中國的一些情況(1553—1563)

綜合魯伊·洛雷羅(Rui Loureiro)、拉斐埃拉·迪英蒂諾(Raffaella D'Intino)及有關資料的介紹,加里奧特·佩雷拉(Galiote Pereira)生於1510至1520年間,於1534年啟程去印度,像當時的很多葡萄牙人一樣,既為葡萄牙王室打仗,又為自己作買賣,過着軍人和商人的雙重生活。他於1539年去馬六甲,或許從那裹去過中國做買賣。1548年他陪同大商人迪奧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去暹羅,參加了葡萄牙軍隊抗擊勃固國王軍隊以保衛暹羅首都的戰斗。同年,兩人

又一起去了中國。由於迪奥戈・佩雷拉未能在中國海岸出售所有的貨物，所以於1549年返回馬六甲，留下了兩條貨船，船上有30名葡萄牙人，包括加里奥特・佩雷拉，他們應把貨物賣掉後再返回馬六甲。

當時，朱紈（提督浙閩海防軍務、浙江巡撫）正加强海禁，加里奥特・佩雷拉和兩條貨船上的其他葡萄牙人及中國船夫被控為海盜，在福建省南端的詔安縣被捕，隨即被押往福州。由於朱紈曾上疏揭發浙閩勢家通倭漁利，因此其政敵利用他不奏而斬了船上的一些人向朝廷控告其罪，由朝廷派員調查這一事件。結果是朱紈被革職，憤而自殺。至於葡萄牙人，有四名因拒捕而殺害了中國士兵，被判以死刑，其餘人則被判處流放廣西，被分成一個個小組分散到廣西省各城。有些人通過中國商人的幫助，與在上川島經商的葡萄牙人取得了聯系，並通過支付重金，得以逃走，加里奥特・佩雷拉就是其中之一，於1553年初抵達上川島。

加里奥特・佩雷拉可能從1551年起就開始對在中國的這一段經歷作筆記，在1553年至1561年間根據筆記撰寫了報告，儘管第一稿的落款日期為1563年。當時歐洲急於瞭解中國的情況，果阿神學院的學生匆匆將這份報告抄寫完畢，寄往歐洲。此后，該文

曾多次被收入集子出版，如1563年的意大利版，1577年、1598年—1600年和1625年的英語版等，再加上其不少內容也被加斯帕爾·達·克魯斯所著的《中國情況介紹》一書引用，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一直被公認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社會模式對西方人的誘惑以及對歐洲人的思想方法所造成的最早的影響，所以被譽為《著作》。如今《著作》的原稿已不知下落，但果阿神學院學生的手抄件仍保存在羅馬，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亦有一份副本，當時所加的標題是:《在中國被囚的葡萄牙人所瞭解的關於中國的一些情況，一切都是事實，摘自加里奧特·佩雷拉所寫的一部著作，這位貴族是一個非常值得信賴的人，他曾在那里被囚禁了幾年，確實看到了這一切》。該文的葡語版初版是在1953年，最近的版本是在1992年，由魯伊·洛雷羅校注。

本文譯文譯自國立印書局暨貨幣之家於1989年印刷的《有關中國事物的報告——16世紀的作品》(Enformação das Cousas da China — Textos do Século XVI)第101頁至第129頁，該書由拉斐埃拉·迪英蒂諾作序加注。本文譯文的注釋也參照了魯伊·洛雷羅的1992年版本。

——譯者

首先要講一講中國這塊土地如何被分成13個省[①]。這些省最初都是各自分立的王國[②]，但在很久以前就歸屬一個國王所有了。我首先要提到福建省，因為這是我們開始工作的地方，是我們后來對這塊國土有較多認識的起點。福建省的第一大城是福州，歸它管轄的有另外七個大城，其中包括泉州[③]。葡萄牙人對泉州較為瞭解，因為多年習慣來它屬下的一個貨港做買賣。

還有一個省叫廣東[④]，隸屬它的也有七個城市。雖然這個省不是中國最大的省份之一，但國王對它非常關注。對於我們來說，因為它是中國離馬六甲最近的地方，也是葡萄牙人最先知道的地方，所以對它有比

---

① 據《辭海》記載，明朝"自宣德三年（1428）以後，全國的府、州分統於兩京（京師，即北直隸；南京，即南直録）、十三布政使司；但習慣上仍稱一個直隸區或一個布政使司為一省，合稱十五省"，"十三布政使司又稱十三省"。這十三個省為：福建、廣東、廣西、貴州、河南、湖廣、江西、山東、山西、陝西、四川、雲南、浙江。本文作者在叙述這方面情況時有誤。

② 參見頁（3），注釋（1）。

③ 原文為Chincheo，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在葡萄牙16世紀的文章中，該詞被用來稱呼漳州或泉州。葡萄牙人在1522年被逐出廣東后，轉向福建沿海地區作買賣。

④ 原文為Cantão，在葡萄牙語中，該詞被用來稱呼廣東省或廣州城。

較多的認識和瞭解[①]。

還有一個省叫浙江，省城是杭州，省內共有十三四個城市，其中包括寧波[②]。至於村鎮無法述說，因為數不勝數。

還有一個省叫順天府，統轄全府的是北京城，國王總是住在那裏。隸屬該城的有另外15個極大的城市。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③]，所有這些地方和鎮子的四周都圍着很多很好的城牆和護城河。

還有一個省叫金陵，省城是大城市南京，中國的國王以前住在該城，正是從這個省及浙江省開始，逐漸占領了其他省，直到所有的地方都歸屬一人統治。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隸屬南京城的有另外15個大城市。

還有一個省叫江西，江西也是該省省城的名字[④]。

---

① 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葡萄牙人於1513年第一次抵達中國，當時 Jorge Álvares 和另外兩名葡萄牙人搭坐一條暹羅帆船到過廣東海面的一個島，經考證，為今日伶仃島。從這以後，葡萄牙人以馬六甲為基地，經常光顧這一地區。

② 原文為 Liampo，參見頁（5），注釋（2）。

③ 作者在前面並沒有提到此事。根據魯伊·洛雷羅的解釋，可能是當初果阿修道院的學生在抄寫本文時，對它作了刪節或修改調整。

④ 江西省省會並不叫江西，作者在這兒的敘述有誤。

高嶺[1] 瓷器就是這個省出產的。高嶺以北沒有任何地方生產瓷器。高嶺瓷器遍布全中國的城市。比起泉州來，江西城離寧波更近，不靠近廣東，所以寧波總是有很多廉價的瓷器。到目前為止，葡萄牙人對這個地方不甚瞭解，所以很多人以為並斷言瓷器是在寧波生產的，但是這不符合事實。隸屬於江西城的有另外12個城市。

還有一個省叫貴州，統轄6個城市。

還有一個省叫廣西，統轄15個城市。

還有一個省叫湖廣[2]，我無法瞭解有多少城市隸屬該省。

還有一個省叫河南[3]。

還有一個省叫四川。

還有一個省，我無法瞭解它的名字及其轄區內的城市數目。總之是13個省。説實話，每個省都大得像一個遼闊的王國。省内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各城的事

---

① 原文為 Çulljo，西方學者認為該地無法考證，並認為是抄寫者在這兒寫錯了地名或刪除了某些字句。但是如果把 Çulljo 改成 Culljo，發音便接近“高嶺”，所以這兒當指景德鎮附件的高嶺。高嶺產瓷土，所以瓷土又叫高嶺土，廣泛用於瓷器生產。

② 原文為 Cõfu（廣湖），有誤，應為湖廣。

③ 原文為 Urnam，也可能指雲南省。

務都歸他們管。正如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①，每一個省都有一個都堂，是總督；每省還有一個察院，是主管流動法庭的法官②，其任務就是在全省巡視，主持正義。這樣，到處都秩序井然，以至我們可以老老實實地說，這是世界上可能有的統治最好的地方。

國王總是住在這個宏大的北京城，據我瞭解，北京也是這個王國的名字。這個王國如此之大，以至從這兒海邊出發去京城打一個來回從來不會少於五個月的時間。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即必須通過驛站行路，這樣來回為三個月的時間。這裏的驛馬個子小，但極擅長行路。因為中國的土地上河流縱橫交錯，所以從一些城市到另一些城市要走水路，大部分旅途是在輕快的小帆船上完成的。正如我前面說的，這個王國極大，但國王採取了一種措施，以至在每個新月，即每個月都能收到有關一切的報告，瞭解國內所發生的事情和案子。之所以能夠這樣在於採取了以下這個方法：這

---

① 參見頁 32，注釋（3）。

② 原文為 corregedor。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corregedor 是以前葡萄牙駐在各法區的法官，其任務就是監督司法管理情況。本文作者在介紹中國情況時，有時採用葡萄牙讀者容易理解的詞彙。明代的都察院簡稱察院，設御史，考察官員。御史出差在外，其衙署也叫察院。原文作者認為他們的職責與 corregedor 相同，所以有此比較。

塊土地被劃分成省，每個省都有一個主要的城市是省城，其他城鎮及地方的一切事務都向省城通報。在每一個省城都有一本月記簿，每月被送往宮廷。儘管由於路途遥遠，有些省的驛差不能在出發的當月到達京城，但因為13個省城每月都派驛差，所以每一個月都有13個驛差到達京城。有些人早到幾天，先不把文件呈上去，而是等到新月的第一天，等其他驛差都已經到了後，才把各省的文件一起呈交上去，這樣國王就能在每一個月都收到有關國情的報告。

在到達泉州之前經過了很多地方①，其中有些地方特別大。這裏沿海地帶的人口是如此稠密，以至每半里格② 之内必有鎮子、村落或店鋪。店鋪裏出售一切必需品，貨物數量充足。沿途都是人。從每棵松樹脚下都會湧出一群孩子，而原先看起來那兒不像有任何人。野外的人看來都非常貧困，而城鎮裏的人一般都穿戴得很好。

除了這些數也數不清的村鎮，還經過了兩個人口極多的城市。在到達泉州之后，大家都無法確定這三

① 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作者從這兒開始叙述他們從福建沿海被捕的地方一直到廣西流放的一路情况。

② 參見頁（4），注釋（2）。

個城市中哪一個最大。它們都是最好的城市，建有極好的城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在每一個城市的城門處都有一座橋，這些橋如此之大，我不知道在葡萄牙或在其他地方是否也有這樣大的橋。我聽一個同伴說，他曾數過一座橋的橋孔，共有 40 個。之所以造這麽大的橋，是因為沿海地帶的地勢非常平坦，當海潮來臨時，海水如此蔓延，以至必須把橋造得特別長，並根據長度盡可能把橋造得寬些。橋的中間也不比兩頭高，這樣一走上橋面，便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在橋的兩邊有欄杆，都是羅馬式的建築工藝，表現方法如此獨特，令我們驚嘆不已。而使我們最為驚訝的不僅僅是橋的用石之巨大，也包括我們一路上經過的其他很多橋竟與城門口的橋一般大，却建在無人居住的地方。似乎没有必要如此花費和亂來，因為除了過路人，没有人能看到那些橋。

這些橋不像我們的橋那樣有拱孔，而是用大石板把橋柱一根根蓋住，石板如此之長，可以把它們整個蓋住。橋柱被這樣蓋住之后，橋面就完全成了石板的。這些石橋工程如此完美，蓋住橋洞形成橋面的石板又如此巨大，令我驚嘆不已。長度最短的橋是 11 步半，很多橋超過 12 步，而且都是邁的大步子。

道路上都鋪着方方正正的石塊。有些路段由於缺

乏石塊，鋪着磚塊。在去福州的路上，必須經過一段山脈，那兒完全是用鎬劈山造路，有些地段的路面鋪設得與我們經過的平地路面一樣好。看到這些，我們認為世界上没有比中國人更好的建路者了[1]。

這兒人口稠密，所以土地利用得很好，没有一塊土地是没有被耕種的。在這兒，在我們去福州城的途經之處，我們很少見到牲畜，一路上只看到農民用於耕種土地的牛。他們只用一條牛耕地，因為這是當地的習慣，即使在其他有很多牲畜的地方也是這樣。他們做一切都憑藉智慧，而我們則全靠力氣。這兒的人糞也值錢，我們以為那是由於缺少牲畜的緣故，其實不然，因為全中國都在利用這種東西。男子們在街上撿糞，如果對方願意，就用蔬菜或柴作交換購糞。從保持城市良好衛生來説，這是一個好習慣，城市極其乾净，因為没有這些髒東西[2]。

有很多鷄，多極了。還有公鴨、母鴨[3]、猪；但山

---

① 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當時歐洲和葡萄牙的道路條件很差，所以本文作者才對中國的道路印象深刻，極為稱贊。

② 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當時，馬路髒是歐洲各大城市的特點，所以本文作者極力稱贊中國城市馬路的清潔。

③ 原文為 adem（緑頭鴨），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在 16 世紀時，這個詞被用來指鴨，有些文章的作者用該詞指母鴨。

羊及綿羊没有。論斤賣鷄及其他一切東西。兩阿拉特[①]的鷄價為兩個福林[②]，即半個銅板。公鴨和母鴨也是這個價。猪肉是一個半福林，即七個雷阿爾[③]，牛肉與猪肉同價，因為東西少。但是過了福州向北，或往内地走，就有很多牛肉，價格要便宜得多。在我們經過的這些城市，各種東西都很多，只是牛肉例外，正如前面所説的。如果是在像印度那樣的地方，很多東西作為食物都是不要錢的，因為當地的異教徒[④]不吃鷄、牛肉和猪肉，只有葡萄牙人才吃，其他的異教徒就為他們飼養這些動物。但是中國人顯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吃客，什麼都吃，特别是猪肉，而且越肥越令他們滿意。正如前面已經説過的，這是一片富饒的土地，所以物價不往上升，而且經常往下跌，跌后不再回升。青蛙的價格與鷄一樣。他們也吃其他各種髒東西[⑤]，如狗、猫、癩蛤蟆、老鼠、蛇等。

所有的這些城市都很漂亮，特别是城市入口處。城

---

① 阿拉特（arratel）為葡萄牙古代重量單位，合 459 克。

② 原文為 fom ，可能指“分”（十分為一錢）。

③ 雷阿爾（real）為葡萄牙古代貨幣，二十個雷阿爾合一個銅板。

④ 原文為 gentio，16 世紀的葡萄牙人用這個詞來稱呼除了基督教徒、穆斯林及猶太人以外的一切異教徒。

⑤ 在葡萄牙人的眼里，老鼠等都是不堪入口的髒東西，故有此説。

門又高又大，門上都包着鐵皮。城門上面建有很大的城樓，樓上甚至砌着石牆或磚牆。牆以上的部分是木建築，形成了一層層重叠的平臺，非常雄偉，集中了世界上所有的木工工藝。城門一道接一道。所以儘管没有裝備火炮，但堅固的城牆和護城河使城防似有金湯之固。

泉州市和我們所看到的其他很多城市都建有很好的街道，又寬又直。看到它們如此之直，没有任何東西凸出來，真是令人贊嘆①。房屋的基礎部分是石砌的，但是其餘部分都用木材建成。在馬路的兩旁有一些檐廊，由商人占用。除去這部分面積外，剩下的部分可以讓十五個人騎馬並行。這些城市還建有很多拱形凱旋門②，横貫馬路兩旁，所以人馬只得從拱形門下穿行。拱形門的門樓建在高高的柱子上，上面是木建築，華美异常，用瓷瓦鋪頂。門樓下面被用來出售小裝飾品，行人也在那里躲雨避陽。達官貴人的房屋大門處也有這樣的拱形門，只不過小一些。

---

① 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當時歐洲和北非的城市馬路彎彎曲曲，所以中國大城市中筆直的大馬路使歐洲人極為吃驚。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曾在中國生活傳教，他在 1584 年寫的一封信中談到了中國的城市建設，説：“似乎整個中國是由一個數學家建造的。”

② 指牌樓，因形狀有些像西方的凱旋門，故有此説。

我前面提到過“老爺們”[1]，現在我更正是“老爺”。這個稱呼相當於我們的“senhor”[2]。當有個人被其僕人稱作“老爺”時，就像在我們之中被稱作“senhor”。當我們説國王封了一個貴族時，他們就説國王封了一個老爺。

因為老爺之中也有很多種類和差別，名稱和職務都不同，所以無法一一細説。我只介紹一些主要的。

人們接受“老爺”這一榮譽和稱號的方法是被授予一條寬寬的與衆不同的腰帶，以及一面由國王特敕發給的帽子。然而，雖然都被稱作老爺，互相之間有很大的區别。被國王委以司法重任的老爺要通過學問考試[3]，擔任其他更低職務的老爺，如海上或陸上法警、負責税收或其他類似事務的人，是由上司恩准任命的。在這樣的一個城市裏有無數這樣的小官，儘管他們都載着那種帽子，都被稱作老爺，但在大官面前要下跪。

我在前面已經説過，中國的國土被分成 13 個省，每省都有一個總督，被稱作都堂，但是有些都堂統轄

---

① 參見頁（32），注釋（3）。

② 在葡萄牙語中，該詞今義為“先生”，但舊時用來稱呼君主或貴族。

③ 指中國封建朝代的科舉考試。

兩個省。這些人是最大的官。接下來是一些被稱作察院的，是掌握流動法庭的法官，在這樣的一個法區內，他們的停留不超過一年。他們帶着那麼大的權力而來，甚至可以調查都堂。因為這些省都極大，所以没有一個省的大城市會少於七個，有些甚至有十五六個。此外，還有無數的鎮子和村落。當一個察院到來時，如此威嚴並令人畏懼，可以説没有任何地方的大君主能夠與之相比。當他的一年任期快結束時，因為已走遍了全省，所以他去省城查案。查案結束之后，他已經清楚哪些人可以當老爺，這點將在下面再談。還有，在這 13 個省裏的每一個都有一個布政使，他總是住在省城，是省城的統治官，主管國王的一切税收。他的衙門是省城四座衙門中最主要及最大的。雖然他的主要職務是主管省城和全省的錢款，並負責每隔一段時間把錢送往宫廷，他也處理司法案件，如一些重大案件。

接下來住在第二座衙門裏的官員叫按察使，權力也很大，負責所有的司法之事。雖然他的官職比布政使略小一些，但是因為所有的司法之事都歸他管，所以如果有人看到他的衙門以及布政使衙門裏的人事安排及往來，肯定會説這個按察使的官職更大。

接下來住在第三座衙門裏的官員叫都司，權力也很大，特别是在兵事方面，因為其職責就是掌兵。

接下來的官員是太守[①]，居第四座衙門，並掌管全城最主要的監獄。雖然這四名官員都有權力逮人和放人，但碰到重大案件時，不經大家一起商討絕不採取任何行動。倘若涉及到人命，連四個官員一起決策也不行，不論察院巡視到何處，都要找到他請示，或向都堂請示，而他們還要多次請示最高法庭。

任命老爺的方法如下：在所有的城市里，不論是省城還是普通城市，都有很多人在學習，其費用由國王支付。學習結束后，這些人都到省城去，正如我前面說的，這時候察院也在省城，既為了這事，也為了在各監獄查案。雖然察院年年都去查案，但這些人聚集起來以選拔重要官員只是一年才一次。因為大家集中起來參加考試，所以為此準備了一些極大的屋子，應試者在那兒受到察院及老爺們的接見。不論是來自省城還是來自其他普通城市，都要到那裏去，一次次地回答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果對一切問題都答得很好，被認為有資格接受學銜，立即由察院授其學銜，不過標誌老爺身份的帽子和腰帶，只有等國王認可後才給他們拿來。考試期結束時，舉行盛大的儀式授予學銜。此后，大家在一起又吃又喝，連續很多天大擺宴席，因

① 原文為 taissu。明代稱知府為太守。

為對中國人來說連吃喝也是娛樂。各位老爺就這樣被選拔出來，以便國王任命他們擔任文職。對於其他被認為沒有資格接受學銜的應試者，命令他們再去學習。倘若認為沒有通過考試是應試者本人的過失或懶惰，就下令狠狠地打板子，並把有些人投入牢内。有一年是考試之年，我們正被關在牢里，有很多人在挨了板子後來到我們這裏，我們向他們問起挨打的原因，説是因為在被問及某些事情時，不知道如何回答向他們提出的問題。

這些老爺的工作情況很值得一看。他們在堂上審案時如此令人敬畏，一聲吆喝便使那些差人你來我去地忙乎得暈頭轉向，手忙脚亂。如果老爺要移動位置，哪怕只是移到門口，也得用一頂鍍金的轎子把他們抬來抬去。他們外出辦事及互相登門拜訪時，也都這樣被抬着在城裏走，並根據各人的情況携帶隨從。哪怕再小的官，只要是坐在這樣的一頂轎子上，前面總有兩個人吆喝開道，讓衆人回避。其實他們那麼令人敬畏，這樣做的必要性並不大。根據每個人的等級和官銜，前面有兩根、四根、六根或八根銀的或鍍銀的大頭棍棒開道。如果是大官，在這些棍棒前面還有權杖，都按順序排列，還有許多打手拿着用來打板子的竹片在地上拖着走。因為都是石頭路面，很遠就可以聽到

傳來的吆喝聲和竹片的拖曳聲。為了讓人識別，這些打手都紮着紅腰帶，帽子上插着一叢孔雀毛。他們也充當差人。老爺的後面也跟着一些人。他們手持木桿，桿上掛着長長的木牌，上面用銀色的字寫着官員的名字、等級和官銜。此外還根據每人的情況打華蓋。如果是小官，只打一頂，而且不可以用黄色的。如果是大官，打兩頂、三頂或四頂。如果是高官之一，可以用黄色華蓋，這在他們之中是極大的榮耀。如果是武官，即使官位不高，也可以用黄色的。如果是都堂或察院，外出時除了這些東西外，還有三四匹駿馬[1]及很多士兵在前面開道。還有，這些老爺以及中國所有的人都在高桌上吃飯，都坐在椅子上，和我們一樣。雖然不用枱布和餐巾，一切都非常乾凈。食物上桌時都已經被切成小塊，他們不用手拿來吃，而是根據習慣用兩根筷子吃，就像我們用調羹一樣，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不需要鋪枱布。不論在吃的時候還是在應酬時，他們都非常講究禮儀，在這方面似乎勝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同樣，根據其習慣，他們在穿戴方面也非常講究，超過一切異族及摩爾人，没有理由要來

---

① 原文為 cavalos a destro，根據魯伊・洛雷羅的解釋，在這兒或許表示“被牽着走的馬”。

忌妒我們。大官們那麼虛榮，身上穿的衣服都用最好的絲綢來襯裹。

這些老爺没有任何運動和消遣，他們的全部幸福都建立在吃喝上面。有時候他們命令去野外用箭射靶，但是先送去吃的和喝的，當士兵們射箭時他們就在一旁吃喝。靶子是一條非常大的床單，被繫在一些非常大的桿子上，如果有人射中，就從在場的上司手中接過一塊紅綢布，紮在頭上。就這樣，所有射中的人都獲得這一榮耀歸來，而老爺們則飽腹而歸。

這些中國人還非常崇拜偶像，一般來說，都崇拜老天，不論碰到什麽事情，他們都說“天曉得”，意思是老天明鑒，好比我們說“上帝明鑒”。有些人崇拜太陽，另一些人崇拜月亮，每個人各信其神，没有人會被迫信仰任何東西。在他們的廟裏有一個大大的祭壇，設在和我們教堂的祭壇相同的位置，或者形成一個圈。在那裏供着一個很大的老爺像，他在當地做過某些突出的事，所以被供在那里，受人崇拜[①]。他的右邊是

① 根據這兒的描寫，應為城隍廟。城隍廟遍布中國各地，一般以有功於當地者為該地城隍。

鬼[①]，比我們所畫的魔鬼要醜陋得多，進廟問事或求運的人也向它行禮，並說它是壞蛋，會做壞事。如果問他們人死後的靈魂怎麼辦，他們回答說靈魂是不滅的，如果在今世活得好，死後會變成鬼，如果活得不好，這個鬼就會把他們變成水牛、黄牛、狗或其他類似的東西。由於這個原因，所以他們向鬼行禮獻祭，使鬼把他們也變成像他那樣的鬼，而不變成動物。

也有另外一種廟，廟裏的祭壇和所有的牆上都供着很多神像，神像的比例勻稱，都是光腦袋，人們叫它們“阿彌陀佛”。人們說這些也是鬼，他們在天上，不幹好事也不幹壞事，是一些在今世保持貞操的男子和女子變的，而且他們在生前從來不吃肉和魚，只吃大米和蔬菜。但是這些阿彌陀佛不太受人重視，而鬼倒很重視。人們還說，如果一個人在今世做善事，老天會賜他很多塵世的財富，但如果做壞事，老天會讓他染疾得病、勞累貧困。而這一切都是在不知道上帝的情況下說的。總之這些人除了生和死，別無其他。然而，隨着他們接受道理，我們不論向他們說什么，即

---

① 原文用“魔鬼（diabo）”一詞，實際上中國人所說的鬼是指人死后的靈魂，與基督教中所說的魔鬼概念不同。根據下文的描寫，這兒可能指閻王。

使說得不很多，他們都認為不錯，認為我們的祈禱也好得多。毫無疑問，他們的身上似乎有一種物質，非常適合於接受真理的印記①。願我主大慈大悲，安排這事業有朝一日成功，不要讓這樣大的一塊土地陷入迷途。

他們認為我們的祈禱如此之好，以至我們在監獄裏時，有很多人要求我們向他們描述天上之事。凡是來找我們的人，我們結結巴巴地講了一些教義，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後來當他們在拜神像時，自己笑起自己來。我們說，如果這塊國土在一段時間内與我們保持良好關係，只要做少量工作就會使全部人皈依。我們所看到的最大的不利因素，即會對這里造成某些障礙的是鷄奸的罪孽。這種現象在下等人中非常普遍，在上等人中也不令人很吃驚。如果没有這一障礙，所做的只是擁有一位好通事，便可在很短的時間内產生碩果②，但是必須像我在前面所說的，在這塊國土和我們

---

① 這兒的真理指天主教義。

② 拉斐埃拉·迪英蒂諾認為，貝爾西奥神父和向沙勿略神父提供情況的無名氏都强調傳教士掌握語言的重要性，但本文作者輕視語言問題，斷定一名譯員足以在很短的時間内使很多人皈依天主教。魯伊·洛雷羅認為這一段文字可能經抄寫者修改過，以便明確表達當時耶穌會對中國皈依天主教的希望。

保持良好關係的情況下。

老爺和其他人習慣在朔日和望日那兩天[①] 歡聚，互相拜訪，設豐盛宴席招待對方，因為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這也是他們的娛樂。但是在互相拜訪之前，先要去拜見大官們，而大官們則去上廟，然後大家把一整天都花在娛樂上面。他們在生日那天也大事慶賀。如果一個人做生日，他的親朋好友通常到場贈送禮品或金錢，他則招待大家吃喝。遇到他們國王的誕辰時，一般所有的人都大擺酒席以示慶賀。然而他們中最重要的節日是一年開始的第一天，即二月份新月的第一天[②]。每年的事務從三月開始到三月結束，就像在基督誕生以前的哲人們所計算的那樣[③]。他們用國王的年號紀年，所以如果簽署一份契約，要說明是在“哪個國王統治的哪一年的幾月幾號簽定”的。以前的契約則指明是在以前某個國王年號的某一年。每個國王都有自己的年號。

---

① 指農歷初一和十五。

② 指正月初一。

③ 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直到公元前135年前，羅馬將3月1日作為每年的第一天。但是中國的農曆年並不是從三月份開始的，而且作者在前一句中也說正月初一是在二月份，所以作者在這兒的敘述和比較有誤。

現在我來談談中國人主持司法的方法和方式，以便大家了解這些人身為異教徒，却有勝過我們的長處，更何況我們基督徒是不得已才主持真理和法律的[①]。

因為中國的國王一直住在巨大的北京城，而國土又如此遼闊，所以正如前面已經說過的，全國被劃分成省，各省由總督或行政長官統治，就像我們的執政官。這些官員被不斷地調換，所以從來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制造陰謀。而且，為了使王國更加安全，在一個省進行管轄的老爺們都來自路途遥遠的他省，並把自己的妻兒和所有的一切都留在原籍，隻身上任。但是到了任所後，會有一切所需的東西，包括住房、家具器皿，以及聽候使喚的人員。一切都提供得如此完備和充足，使他們毫無所缺。這樣，國王既得到他們的盡心侍奉，而且還保證不會有造反之事發生。

在作為省城的每一個城裏都有四位大老爺，下屬的其他所有城市以及全省的事務都歸他們管。還有其他很多老爺，負責司法事務及税務等，並向這些大老爺匯報情況。為了監管好城市，不讓壞事發生，一般

① 拉斐埃拉·迪英蒂諾認為，葡萄牙人，或者說基督教徒們，無法解釋存在於司法嚴正、統治良好、令人贊嘆的中國社會及其“野蠻”宗教之間的“矛盾”。

來説，在每個人的管轄範圍内，所有的老爺都抓人、用笞刑或其他酷刑。出於懲罰目的而這樣做的現象在他們中間非常普遍，並不被認為是丢臉事[①]。

這些老爺採取各種措施逮捕盜賊，以至在各城、各鎮及各地罕有一個漏網者。在沿岸的海面上抓了很多人，抓住后按習慣處理，即在嚴刑拷打后被投入監獄，不幾天就死於飢寒。從我們被關押到目前為止[②]，我們看到大約有 60 多個這樣的人死去。如果有些人因為有辦法充飢没有喪命，後來就會被列入死囚名單，由國王向他們提供食物。關於這一點，我接下來還要談到。

這些人的笞具是用一些從中間剖開的竹子加工成的。不是尖利的，而是扁鈍的，用來抽打大腿，實際上是打在膝蓋窩。受刑者躺在地上，用刑者雙手舉起竹板，如此用力地向下抽打，凡是看到的人無不對他們的殘忍感到吃驚。十板下去后，抽出了很多血；如果是二十板或三十板，整個膝蓋窩都碎了；五十板或

---

① 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在當時的葡萄牙，司法不允許對某些社會階層的人採取體罰手段。

② 魯伊·洛雷羅認為，這段文字表明作者在被關押期間已開始做一些記録，後來寫本文時加以引用。作者提到的這些盜賊可能是與中國的不良之徒勾結起來的倭寇。1549 年在福建沿海的兩條葡萄牙帆船也是被中國有關當局誤認為是海盜船而扣住的。

六十板后，必須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康復；一百大板后則無藥可救，只有死路一條。這只是那些没有錢賄賂打手的人才這樣挨打。

我們認為這些老爺們有一點做得極好，就是當一個人被帶到他們面前，需要對此人提幾個問題時，就在他們每個衙門都有的那個大堂上公開進行，哪怕再嚴重的案子也是如此。每次提審我們都用這個辦法，這樣就不會有假證人，可以避免使很多人的生命、財產和名譽置於某個没有良心的書記官手中。

摩爾人、異教徒[①]和猶太人都有自己的起誓方法：摩爾人指着可蘭經，婆羅門指着三繩[②]，猶太人指着摩西五經。這樣其他所有的異教徒都各指着自己的崇拜物起誓。這些中國人也起誓，指着天，指着月亮，指着太陽，指着他們的神像。但是在法庭上不採取任何起誓手段。一個人不論根據什麼小罪的什麼小迹象而遭到逮捕，立即被置於酷刑之下。他提出的證人如果不説實話或有什么牽連，也遭同樣的命運。這樣就没有任何辦法隱藏事實真相。關於我説證人也遭酷刑之

① 參見頁（38），注釋（4）。

② 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婆羅門在胸前斜挂一根三股頭繩索，從左向右，作為入法的標志。

事，其中並不包括那些恰巧是有聲譽的正直人士，因為相信他們。至於其他不在此列的人，都是運用酷刑和笞刑的威力使他們説實話。在公開審問證人時，不但不把一個人的生命或名譽寄托在另一個人的起誓上，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即公堂上一直有多人在場聽取證詞。這樣，作記録的就不能不如實記録，不能捏造情況，而在我們國家的法庭上，證人説的話只有審問者和記録員兩人知道，這樣就可以用錢賄賂作弊。但是在這塊土地上，除了用這種方法獲取證詞外，他們也非常害怕國王。國王對他們控制如此之嚴，使得他們對他絶不採取欺詐手段。所以在主持司法方面，這些人是獨一無二的，勝過羅馬人以及其他任何一種人。

這些人，即使再大的官員，在審理一件大案和重案時，除了有那麼多的書記官在場，他們自己還作記録，他們更相信自己。

還有一件事很值得稱道，即他們在提審時耐性極好。他們這麼有威嚴，可以毫不瞎説他們就是王爺。我們這些可憐的外國人被多次帶到王爺的面前，訴説我們想幹什么，並告知其他人寫的一切都是謊言和捏造。我們甚至没有遵照他們的習慣在他們面前保持應有的姿勢。他們對一切都顯得如此耐心和忍耐，使我們大

為吃驚。據我們所知，這種情況會使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名法官和審判官忍受不了。作為一個異教徒、囚犯和外國人，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證據來贊揚他們的司法，而不贊揚我們的。因為在任何一個基督教國土上，如果像我們這樣的人被抓，素不相識，又被認為在某個方面反對他們，我不知道還有什么理由可以不成為殉難者。何況是在這塊土地上，是在異教徒的國土上，有兩個大人物反對我們①，由於他們的緣故我們才有這麼多的敵人。没有通事，我們甚至對這一切毫不知情，直到最後看到這些人被抓了起來，被撤職，名譽掃地，因為我們的緣故而坐牢。據老百姓傳說，他們中的每一個都逃不了斷頭的命運，現在請看這些人是否主持正義。

關於當地的法律，我只談我所瞭解的一些。特別是對盜賊和殺人犯，他們決不寬恕。對於被控通奸的人，無論是她還是他都要首先被抓起來，一旦證實奸情，即被判處死刑，但必須由她的丈夫出面指控。對於被卷入這種案情的男女就是這樣處理的。至於那些作為盜賊或殺人犯而抓起來的，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都被投入監獄，不多久就會餓死或凍死。如果有人因

---

① 這兒指朱紈和盧鏜二人。

為有吃的或賄賂獄卒而逃脫死命，他的罪行就被上報朝廷，從那兒傳來死刑的判決。判決公布后，當衆押出犯人，很多威風凛凛的人齊聲吆喝一聲，給他帶上脚鐐手銬，然後又在脖子上套上木枷。木枷寬約一拃，一個人戴着枷站着時，木枷下部可及膝蓋。枷板分兩半，合起來中間是個脖狀的孔洞。根據脖子的粗細調整后，就把木枷架在罪犯的脖子上，用裝置把兩半合起來，釘住。脖子後面翹起的木板有一拃長，脖子前面的木板可及膝蓋[①]。在這前傾的板上用大字寫上判決書及死罪的理由。結束這一切手續後，就將犯人投入一間很大的牢房，和其他被判死罪的人關在一起。國王向他們提供食物，直至每個人的死日來臨。套木枷是一種痛苦的折磨，套着它既不能睡覺又不能吃飯，因為雙手也被銬着，鎖在木枷下面，根本無法生活[②]。

正如前面已經談到的，在這些作為省城的城市裏，有四個主要的帶監獄的衙門，其中最大最主要的監獄設在第四座衙門裏，即太守府[③]。雖然在這種城裏有很

① 原文為“可及脖子”，魯伊・洛雷羅認為這是抄寫人的筆誤。

② 根據拉斐埃拉・迪英蒂諾介紹，這是歐洲對於“枷”最早的描寫之一。

③ 原文為 tarfu ，在這兒作為 taissu 的又一種説法，參見頁（42），注釋（1）。

多監獄，但只有在其中的三個衙門關有死囚。死囚人數這麼多，都擠在一起，我們說那簡直像養殖場，因為儘管每天都有很多人餓死凍死，猶如我們在這個牢裏經常看到的那樣，但按法律處決的一年只有一次。處決方法如下所述。

作為流動法庭法官的察院在每一年任期結束時，總是來到省城，不管囚犯是否已被判決，重新進行提審，往往有些人通過這一方式獲得上訴，因為察院説給他們判得不對。對所有的人都審查完畢后，從中挑出罪大惡極的七八人，有時多一些或少一些，根據他心情的好壞而定。使人們感到又驚又怕的是這些人都被押到一塊大空地，所有的那些大老爺也都集中在那裏。根據他們的習慣，在大事禮儀和拜祭神像後將這些人斬首。這樣的情況一年只發生一次，逃脱這一天的人可以在那個大牢房里安然度過又一年，有吃的，費用由國王承擔。我們所在的這個監獄是最主要的一個，這樣的死囚總有 100 多個，還不算其他監獄所關押的。

這個監獄和其他關押死囚的監獄是如此堅固，不要以為中國的犯人不逃，而是没有可能逃走。牢獄是一個巨大的封閉場所，四周是又高又厚的圍牆，圍牆頂呈尖形。一進入這一封閉場所，在看到牢房之前，先看到三扇大門，大門外還有另一道木圍牆，也非常堅

固。圍牆裏面有寬敞的房間，是老爺們、書記官們以及日夜看守牢房的獄卒們[1] 的住房，有一個極大的鋪着石板的院子。在這個院子的一頭就是一座牢房的開始，有着兩扇十分堅固的大門，裏面關着重罪犯[2]。這個牢房如此之大，裏面有街道和廣場，在那裏出售各種各樣的必需品。有些犯人就靠這種買賣謀生，還有一些人出租睡床。這個監獄每天都放出和抓進犯人，犯人數目從來不少於七八百。這些犯人都不帶手銬脚鐐。

還有已經被判罪的犯人牢房，要通過三扇非常矮的鐵門進去，鐵門一道接一道，通到一個很大的鋪着石板的院子。院子呈四方形，四周建成檐廊狀，中間沒有頂，就像我們寺院裏的回廊。院子里面有八間牢房，牢門是鐵的，通向檐廊。牢房内是這樣的：每間都有兩排活動木架，中間是寬寬的過道，每晚所有的犯人都躺在那裏，躺下後把脚銬在沿着過道伸展的鎖鏈上，再在身體上面壓上厚厚的木柵欄，鎖上，以至根本無法坐起來。這樣就像在鷄籠裏睡覺似的，盡可

---

① 原文為 parthianguons，疑指捕快。

② 原文為"d'omens presos por casos cruéis"，根據下文的描寫，這兒應為"d'omens presos por casos não cruéis（非重罪犯）"，疑是抄寫時漏了"não"字。

能地睡着，直到第二天有人來開鎖，才可以去院子裏或房外。在這座如此堅固的監獄裏，每座牢房裏面都有看守，外面院子裏也有，還有人提着燈籠拿着鈴鐺在四處巡邏。這些人一邊看守一邊互相應答，每夜輪換五班看守。換班時聲音如此之響，連安睡在床上的老爺也能聽見。在這座牢獄内，有些人已被關押了十五至二十年，之所以没有喪命是因為有地位的親戚在維持其生活[①]。他們一般都做鞋出售，加上從國王那裏獲得的米，超過了實際所需，便與獄卒交易，去掉他們的木枷和手銬，以便 可以生活和謀生。但是當老爺、獄卒或書記官來清點人數時，他們必須帶上全部刑具，即脖子上套着木枷，脚上和手上帶着鐐銬。如果這些人中有一個死了，要經老爺和書記官檢視。在檢視之前，屍體被通過一扇小鐵門拖到外面，這門小得只能拖出一個躺着的人。拖到門外面後，一個獄卒拿着一根包鐵皮的木棍，盡可能地高舉，對着屍體重打三棍。經這樣驗證后，才將屍體交給親人。如果没有親人，會有人將屍體抬到野外埋葬，費用由國王支付。

對於盜賊以及與已婚婦女通奸的人是這樣處理

---

① 魯伊·洛雷羅認為這是指犯人的家人親戚向獄卒行賄，保全了其生命。

的。至於那些欠債的，在證實債務之后，關押起來一直到付清為止。但是為了避免没有成效，往往被主事的太守[①] 或者老爺召去，在問清楚欠債的原因后，給他規定還債日期；如果到期不還，就用笞刑；如此反復，直至喪命。這都是在已經確認欠債的情况下。如果債主很多，就有先後問題。他們不像我們那樣先把錢還給欠債時間最長的，而是先償還最後所欠的債務，按此順序一個個地還債，這樣第一個債主就成了最後一個收到錢的。同樣，如果一個死者留下了債務，只有最後一個借錢給他的人能收到錢。據說，當把錢借給一個有能力還債的人時，並不是在交朋友，因為這比不上把錢借給一個錢很少或没有錢、要靠借款救命的人，這就是要先向這個人還債的理由，因為他所做的似乎更是出於道德，而不是出於利益。

被認為是盜賊的犯人在從一地解到另一地時，通常被裝在一個大箱子内，由一些人馱着走，費用由國王支付。具體是這樣的：箱子的大小比一個坐着的人略大一些，在此箱内放着一個小板凳，讓這些可憐的人坐。犯人被裝進箱子坐下後，上面有兩塊木板像蓋子一樣，可分別向兩邊打開，中央是一個洞，正好套

① 參見頁（54），注釋（3）。

住脖子。箱子蓋好後，苦難者的頭露在外面，身子則全部縮在箱內，因此不能動彈，也不能向兩邊轉動腦袋，不能把頭縮進去，犯人自己不能吃飯，大小便也在箱內，為此箱子另有一個洞供排便用。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路途中從來不把犯人放出箱子。如果馱箱子的人路上碰了什么，或者由於其他原因晃動得很厲害，或把箱子放在地上時手脚重了些，對於箱內的人都是很大的折磨，因為這時的脖子幾乎像縊住似的。我們的伙伴就是這樣被送到福州城的，共花了七天時間，據他們後來對我們説，在整個這段時間内，從來没有睡過一次像樣的覺。而最折磨他們的還是停下不動時。當到達後被從箱内放出時，每個人都倒了下去，站不起來。因為一路上受此折磨，不幾天就有兩個人喪了命。

我們在福州城時曾多次被提出監獄，為的是把我們送到大官們的家，讓他們及其太太們觀看我們，因為他們還没有見過葡萄牙人，他們希望瞭解我們，瞭解我們的國土和習俗等很多東西。他們把一切都記録下來，因為對新鮮的事物非常好奇。這些人對外國人非常友好，我們也受到了款待。由於我們經常被提出監獄在城里行走，看到了城内情況，所以我接着將談談這個城市。該城非常美麗，是前面提到的十三個省

中的一個省的省城。城市很大，四周的城牆非常堅固，造得很好，内外牆面都用石料砌成。根據城牆的寬度，牆内應該有土石充填。牆頂鋪着地磚，上面除了哨樓外，到處覆蓋着瓦頂，還建有樓臺，繞城一圈，使得人們可以隨意停留休息。上下哨樓的樓梯那麼寬，坡度又不陡，以至能騎馬上下，所以人們經常騎馬上下。街道都鋪設着路面，正如我在介紹其他街道時已經說過的，街上有無數的商人，每個商人都用大字把貨物寫在門板上。在集市上開店設攤的工匠，不論是幹什麼的，都把自己的行當畫在門上。集市是出售各種生活所需品的市場，貨物充足。

還有，福州全城位於水上，城内河汊縱横，河沿兩邊鋪架板塊，建得像碼頭那樣，寬寬的，亦成為馬路。為了通行之便，河面上建有很多石橋和木橋。碼頭建得如此之高，橋面又高出路面，所以橋下可通行很大的船隻和帆船。城牆在河汊入城的地段建有拱洞，也可通行帆船。但是只能白天通行，因為一到晚上，這些拱洞都放下閘門。所有的城門也都在晚上關閉。這些河汊和船隻使這個城市增色不少，我們認為它是又

一個威尼斯①。房屋都是平房，但是建築良好高大。有一些房屋在上面加蓋一層，是為了儲存貨物。這些城市如此之大，簡直令人不能相信，我認為原因就在於平房多，延伸出去，占據了很多地面。當地的城市這麼大，當地人雖然衆多，却那麼軟弱，所以我們只要花費很小的力量，就可以很短的時間內，為上帝和我們的國王做很多的工作②。

我們在這個福州城還看到了一樣很值得一看、令我們大為吃驚的東西。在這裏最大的一個衙門入口處建有一座塔，座落在 40 根整石柱上，每根柱子從上到下高 40 拃，周長 12 拃。周長 12 拃是我們中的許多人多次測量的結果。這麼大的整石可用工具來加工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所有的柱子從上到下都呈八角形，加工精致，無論在顏色、長度或者其他各個方面，都顯得匀稱和諧，互相之間好像没有差别。這東西真是令我們贊嘆不已。

我們稱這塊國土為“支那”，稱當地人為“支那

① 拉斐埃拉・英迪蒂諾引用 Boxer 的注釋，認為本文作者所描繪的福州（Funcheo）即馬可・波羅筆下的 Fuju（福州）。

② 拉斐埃拉・英迪蒂諾認為，本文作者把當地人的軟弱（缺少大炮和好戰心）與容易皈依天主教聯系起來，是否他想要通過武力實現皈依呢？

人”，我從未聽到過當地人用這些名字，我就想知道他們自己是怎麼稱呼的。幾次問起他們，他們從來不承認“支那人”這個名字。我告訴他們，葡萄牙人採用了葡萄牙國土上最古老的一個城市的名字[①]，還有其他很多民族採用王國的名字。至於他們這個王國，在印度的人都管他們叫“支那人”，請他們告訴我這個名字從何而來，是不是有一座城市叫“支那”。他們總是回答說不存在那個名字，也沒有聽說過[②]。我又問他們這整個國土的名字，說如果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去了外國，被問起是什么人，該如何回答。於是他們告訴我說，古時候在這塊土地上有很多國王，但現在國土都屬於一個國王所有；以前的每個王國都有它歷來所有的名字，這些王國現在都成了我前面所講的省；現在整個國土叫“大明”，人叫“大明人”。至於“支那人”這個名字我從來就沒能够對上號，他們也聽不懂，所以這整個國土應該叫“大明”，當地人則叫“大明人”。但是據我看來，因為這片土地與一個叫“交趾支

---

① 葡萄牙的名字 Portugal 源自 Portucale，后者是葡萄牙北部杜羅河邊一個古城的名字，后被用來稱呼全國。很多人認為這個古城就是今日的波爾圖城。

② 西方將中國稱為 China，舊譯“支那”，現在普遍認為是秦朝的“秦”這個字音（西方以前拼寫為 Ch'in）造成了 China 這個名字。

那”[1]的地方接壤，顯然爪哇人和暹羅人因為靠近馬六甲而首先聽説和知道了這個地方。“交趾支那”的人被稱作“交趾支那人”，於是，就此用“支那人”這個名字來稱呼這些人以及其他人，並把整個國土稱作“支那”，但實際上它的名字是我剛才所説的。

我還知道南京城。寫了紀念國王們曾在那兒居住，在一座房子裏有當時留下的一塊金牌，上面寫着國王的名字。名字總是遮着，只有節慶時才打開。而名字遮着時，全城的大官有責任天天去朝拜，從中可以看出這個國王多麽令人畏懼，連他的名字都要受人禮拜。不但在南京有這樣的事[2]，同樣情况也發生在各個省城。在各布政使的衙門内都有寫着國王名字的牌子，不過只有在盛大的節慶日才受人朝拜[3]。但是南京城的習俗和其他地方不同，為的是紀念以前國王在那兒居住。在這些牌子上寫着後來的那些國王的名字。

---

① 在漢語中，交趾是古地區名，泛指五嶺以南，也是對越南的别稱。根據葡語百科辭典 Lello Universal 的解釋，在葡語中，交趾支那(Cochinchina)特指越南南部湄公河下游及三角洲一帶地區。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16 世紀的葡國人用該詞稱呼今日越南北部的沿海地區。

② 魯伊·洛雷羅認為，根據上下文，這兒應是“南京”。

③ 西方學者認為這是指萬壽宫，即供奉皇帝萬歲牌的地方。

我還知道國王所在的北京城。如果要步行的話這個城市太大了，那兒的其他城市也都是這樣。要繞城一圈的話（還不包括城外市郊，市郊比城區還要大得多），像他們的跑馬也需要跑一天。我們所看到的並不算多。市郊的商人要多得多，擁有世上的各種貨物和財富。他們告訴我說四周有流水環繞，但實際上只是壕溝，溝內有很多魚，可使國王有不少收入[①]。

人們還告訴我們說，跟中國國王打仗的只有韃靼人[②]。在 80 多年前，國王和他們締約講和[③]，但是也沒有友好到互結兒女親家的地步。當問起兒女的娶嫁之事時，他們對我說，以前當中國的國王要嫁女兒時，便擺一個盛大的宴會，赴宴的有各種類型的男士；當他們在宴席上吃喝時，國王將待嫁的女兒安置在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地方，讓她從中挑選一個自己中意的。如果選中的恰巧是個小人物，那小人物就會立即變為貴人。但是這個習俗已經失傳很多年了，現在國王按自

---

① 這一段原文的敘述比較模糊，魯伊·洛雷羅認為里面一定有抄寫者的筆誤。

② 本文作者在中國時適逢嘉靖年間后半期，當時，韃靼人曾多次進犯中國北方。

③ 拉裴埃拉·英迪蒂諾認為這是指 1449 年明英宗被韃靼人（瓦剌）俘虜，后被釋放。

己的意願將女兒許給本國的顯貴之家，對兒子也是如此。

還有一件事看來做得不錯，他們異教徒能這樣做使我們大為吃驚。在所有的城市里都設有醫院，裏面擠滿了人。在整整這段時間內，我們從來没有見過一個窮人在挨家挨户討飯[①]。我們問起原因，他們告訴我們説在每個城市裏都有一座很大的建築，里面有大量的房間讓窮人住。應該知道這些窮人包括瞎子、殘疾者、老得幹不了活又没有生計的人。進去的人在有生之年都可以在這裏得到足够的米飯，其他就没有了。進去的方法是這樣的：如果一個人是病人、瞎子或殘肢者，可以向布政使提出申請，所説理由被證明是事實後，他就可以留在這種住宅内，一直到死。他還可以在里面養猪養鷄，就這樣維持生活，不需沿街行乞。

我曾説過中國的國土上河流縱横，這麽多的河流只有親眼目睹才會相信。我們越深入内地，越覺得河流寬大。我們深入内地很遠，那裏從來不見海魚運去，食鹽也因為運途遥遠而極其昂貴。然而我們只看到河岸邊的水池里滿是西鯡魚、石斑魚、鯰魚、鯛魚、鱸

---

① 魯伊·洛雷羅認為，由於在當時歐州各城市中有衆多的乞丐，所以才有這段文字，以作比較。

魚、鰩魚[1] 等，這麽多的魚令人驚嘆，何況還有很多貝類。我們不知如何解釋這一切，因為正如我前面說的這兒離海很遠。淡水貝類没有任何鮮味，魚却是味道極好，而且到處是養魚池，所以内地到處是鮮魚。

在這些河流即將入海但還没有接觸到鹹水的地方，每年三、四月份都匯聚着大量的船只，這樣的船只在中國多得無以計數，只有看見才會相信。這些漁船都在那兒捕捉小魚苗，他們從岸邊伸出杆子，張上很結實的細網，形成一個個網池。網底在水中，離水面二、三拃，網杆則高出水面一拃左右。他們把魚投入網池，也投入淤泥水草和其他供小魚做食物的東西，這樣魚就不會死去，直到有人來收魚苗。在這個季節，專門有人帶着很大的船或帆船來收魚苗。他們是用下面這種方法來裝船運魚：船上滿是大筐，凡是向外的船板都在里面襯上一層油紙，船里放着水和投進去的其他東西。這些船就這樣運着魚儘量沿河而上，每天給魚換水。船隻路經每個城市、每個集鎮、每個大地方和小地方時，因為當地人一般都有或大部分都有養魚池，就在這個季節向池裏放魚苗，當然是各取所需。

---

① 本文作者提到的有些魚生活在海中，可能形狀近似他所見到的淡水魚，也可能與下面所講的捕魚苗的方法有關。

當這些船不能再逆流而上時,就換另外一些更小的船。這片土地上河流縱橫，凡是通海的河流都採取這種做法，所以當地可以吃到這麼多的鮮魚和這麼多的水產品種，真是令人大為吃驚。這裏的養魚池不用石板砌成，而是建在淤泥很多的地方。魚苗所需的主要食物是母水牛和母黃牛的糞便，吃了後魚苗長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肥真是一件奇事。儘管這裏是在每年的三四月份捕魚苗，因為我們是在那時看見的，但後來我們知道這種情況一直都有,因為人們一直都在吃鮮魚,所以需要一直往魚池里投入魚苗。

我們就這樣經過了福建省。我們向它告别后便進入了江西，就是我前面講的生產細瓷的地方。我們來到了山脚下的一個城市[1]，該城的另一邊有一條河流，我們坐上船沿河而下，開始了我們的行程。我們看到了兩岸很多城市，集鎮和村莊，在這些地方我們下船去吃飯，購買所需的物品帶上船。我們在這里看到了這麼多的商品，特别是瓷器，是我們一路上所看到的數量最大的。因為我們的行程是沿河而下，所以馬上開始向南而行。我們感到有些興奮，因為看到我們又來到了離開很久的炎熱地區。水流帶着我們，八天的

① 拉裴埃拉・英迪蒂諾認為這兒可能是指寧都。

時間就穿過了江西。在這之前，我們曾經路過贛州府，贛州府駐着一個都堂，正如我在前面談到的，這些都堂是總督，統轄兩到三個省。前面提到的那個都堂，就是那個為了我們的原因而自縊的，就是這個省的都堂，兼轄福建，連這麼大的官吏也自縊了[①]。這個省如此之大，在事情發生近一年以后，在我們經過的很多地方人們還不知道此事。

我們到達了贛州府這個城市，這裏的河面寬得像海，因此我們覺得船隻顯得又窄又矮，非常之小。有一天，在上午九點午前祈禱開始時，我們看到河流水順着城牆嘩嘩流淌。我們一直隨着這股水流向前，到正午時分來到了一座由大船組成的浮橋前，有兩條鐵索將一條條船連起來，像這麼粗的鐵索我們從未見過。從到達后一直到下午，我們誰也無法過橋，既不能從下面過，也不能從上面過。就這樣直到晚上祈禱的時間，來了兩位老爺，各在一岸專門搭建的平臺上坐下，於是浮橋的兩頭被打開，無數的大小船只開始通行，我們估計共有 600 多條。上行船從一頭過，下行船從另一頭過，所有的船過完之後，橋再次被合上。我們獲知每天都是這樣的情況，因為這是一個主要的關卡，有

---

① 指朱紈。

很多納税的商品，特别是鹽，要從這兒經過，而鹽税是國王在全國的最大收入。開啟的橋頭部分離岸這麼近，那裏的河岸又如此陡峭，所以没有一只船不是擦着岸邊而過。如果要阻擋某條船通過，在那些平臺上的人就用一些鈎子鈎船，鈎得這麼緊，連帆船也被拉住，直到檢視完畢。這座橋一共由 112 條船組成。我們就這樣等着橋的開啟，一直等到下午，人們都來看我們，造成了很大的麻煩。觀看的人這麼多，緊緊地圍着我們，所以只要橋還没有開啟，我們至少是被迫停得遠遠的，就這樣還有很多載人的船把我們圍起來。在我們經過的其他城市、集鎮和村莊，我們總是被人如此圍觀，所以常常把自己關起來不露面。但這兒更加厲害，因為人非常多。這座橋是通向城市另一邊的主要道路，另一邊也是如此之大，只需樹起幾堵城牆就成了另一個城市。

過橋之后，我們一直沿着城市向前，直到傍晚時分，來到了流入這條河的另一條河，開始逆流而上，但還是一直沿着城牆行船，直到來到另一座由船組成的浮橋前。這座浮橋建得非常好，但也比大河里的浮橋小得多。我們在那里過了夜，又待了兩天，但是没有任何壓力，因為遠離人們光顧的熱鬧地帶。由於這條河流入另一條大河，所以形成一個夾角，城市就建在

夾角上。兩條河上排滿大大小小的船隻，大家估計有3000多條，但是這估計是很保守的，我肯定比這數字還要多。這些船大部分停泊在我們所在的這條小河上，其中有些非常大的船，是都堂去國王所在地北京時乘坐的。這塊國土上河流縱横，可以順着流入這條河的其他河北上，我們想見識一下這些船，便登上了其中的幾條，看到有的船艙壁貼有裝飾面，內有非常豪華的鍍金床，有的艙房里放着桌椅，還有厨房。一切都乾乾净净，完美無缺，使我們極為吃驚。

據我看來，廣西省的南邊是這個王國的盡頭，我們一進入這個省，總是在這南邊消耗大部分時間，看到離我們很近的高高的山脈。我問是誰住在山的後面，當地人回答説是强盜以及與他們不和的人。這條河上有很多關卡，山上也有，有很多人通過關卡，做不法的事情。

因為廣西城[①] 以及全省的城市、集鎮和村莊都位於王國的這一邊盡頭，越是深入内地，越覺得這些地方的存在是出於需要，而不是出於利益。當地土地乾燥貧瘠，却有那麽多那麽大的城鎮，正如我們沿着這條河和山脈所看到的。究其原因，據當地人告訴我們，

---

① 這兒當指廣西省的省會桂林。

以及我們所看到的他們管理這條河的辦法看，這裏是王國的盡頭，有很多無法無天的人居住在這里。

因為這裏的土地如此遼闊，擁有那麼多和那麼大的城市，其中最靠近海港的城市是廣州，所以在這條通往廣州的河上，大大小小的船隻川流不息，運載着當地所缺的食鹽、鹹魚、胡椒和其他東西。為了讓這些物品能逆流而上[①]，走完一個月的行程，所以每隔他們的一里格就設一個崗哨。他們的十里格相當於我們的一里格[②]。崗哨是這麼設的：三四條武裝大船和一些小船整晚監視，從一岸到另一岸，所以在這些哨所停泊過夜的船隻是安全的。但是離開崗哨后，必須結隊而行，互相之間靠得緊緊的。根據關卡的大小，在每一個崗哨處有 30 至 200 名哨兵。就這樣一直到梧州城，城裏駐着兩廣總督。從梧州往上是另一半路程，因為河道更加窄小，關卡更加危險，總是有四五十條船組成的艦隊來往護送其他商船，一切費用都由國王負

---

① 原文用“rio Camcim”，從讀音分析無法得知是哪條江，但根據描寫，應該包括珠江的上游西江（到梧州）和西江的支流桂江（直通當時的廣西省省會桂林）。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這兒該是抄寫者的筆誤，應為“rio acima”（逆流而上）比較妥當。

② 里格是葡萄牙古代的長度單位，一里格相當於五公里。上一句中“他們的一里格”指中國的“里”。

擔。我認為這一切組織得很好，非常壯觀，所以要在這裏寫下來，作為我在這兒看到的大事之一。

在整個這段時間内我們都在全城慢慢地逛，我看到了一些東西，認為值得記錄下來。接下來我將談到其中一些。我首先說一說我們在這兒看到的摩爾人①以及中國是怎麼會有摩爾人的。

我們在福建時曾見過一些摩爾人，他們對自己的教派瞭解得很少，只會說“摩爾人”、“穆罕默德”、“我爸爸是摩爾人”和“我是摩爾人”這些話。就憑着這些和他們可蘭經里的一些含含糊糊的詞語，再加上嚴守教規，過着日子，直到魔鬼把他們帶走。當我看到這些，並確知在中國的很多城市裏有穆罕默德教派的習俗時，我以為是有一些摩爾人途經暹羅過來，又使另一些人入了教。我們到達這個城市碰到了這些人後，向他們瞭解了情況，得知了真相。

據我們所知，這些摩爾人是以前途經北京過來的。他們坐着採用銷釘和鐵釘的有桅樓的大船②，攜帶着

---

① 參見頁（7）注釋（1）。

② 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當時東方的有些船用椰子殼的纖維縫接船板，但是葡萄牙船和其他一些船採用銷釘和鐵釘固定船板，所以本文作者在這兒特別指出了這一點。

很多貨物，來到了國王指定給他們的一個港口，正如國王也這樣對待其他與當地有貿易來往的人一樣。他們就這樣來到了海邊的一個小地方。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們使那裏最大的一個老爺成為摩爾人。他及其家人入教後，其他一些人也隨之入教。因為中國人在這方面沒有任何控制，各人信仰自己的，走自己的路，沒有人對此有什么議論。後來這些摩爾人看到有這麼多人入了他們的教，還有一個有地位的老爺在他們一邊，就開始全面嚴守教規。然而，這裏的男男女女寧肯離開父母也不願嚴守教規，所以絶對不能容忍這一點。同時，雖然大家都對摩爾人那麼友好，但當地的貴人和小人物都靠飼養業謀生。於是當地人就向大官告發那些摩爾人謀反，還控告老爺和摩爾人串通。因為這裏絶不許可任何謀反之舉，這事被報到國王那里，很快就傳來命令將老爺和主要的幾個摩爾人處決，並將其他人抓起來。後來他們被分散到其他一些城市，一直是國王的階下囚，好比我們當時在廣西城的境況。這批人中有60多個男女被發配在那裏，事隔20年后，還剩下五男四女。但是死者和生者的兒孫共有200多個，他們在當地和其他發配地建有自己的清真寺，每星期五都去聚禮。依我看來，只要經歷變故的那幾個生者尚在人世，這一切就會維持下去，因為他們比穆罕默

德本人還要摩爾化。至於兒孫，因為與其他人通婚而變化很大，已經不像地道的摩爾人了，有些人甚至還偷犯教規。我從他們那裏得知他們的家鄉是瓜馬爾罕[①]，是一片陸地，那有很多國王以及很多關於印度的消息，因為當他們看到我們的僕人是古吉拉特人時，馬上說他們是印度人。至於他們的語言，我們之中雖然沒有人聽得懂，但有他們語言中的很多詞是波斯語彙。當被問到是否使一些中國人入了他們的教時，他們對我說，就是讓他們娶的妻子入教也很費力。至於不入教的理由是不願戒猪肉和酒，除此之外沒有談到其他原因。據此我可以說，只要這塊土地上的人瞭解了我們，我們的教規在這方面又不作禁止，不用費大力氣他們就會接受我們的教規，拋棄那顯而易見的蠢舉，因為他們在拜神像時，還自己笑自己。我還得知這些摩爾人來中國時通過了一個很大的湖泊[②]，位於內陸，沿

---

① 原文為 Quamarquam，拉斐埃拉·英迪蒂諾認為是指撒馬爾罕(Samarcanda，位於烏茲別克)。該注可能有誤，請參見本頁下一條注釋。

② 拉斐埃拉·英迪蒂諾說這是指裏海，但上文說這些人的家鄉是 Quamarquam，她認為是撒馬爾罕，而撒馬爾罕在裏海的東面，故從撒馬爾罕來中國不需經過裏海。兩個注釋中有一個有誤，請參見本頁上一條注釋。

着韃靼和波斯伸展，湖的另一邊都是中國的土地，接着是一直向南沿伸的莫卧爾國土①。他們説的看來是實話，因為我們眼前的這些摩爾人的膚色與其説是白人的，不如説是一種黄褐色，好像來自比中國的北京那一帶更炎熱的地區。北京那一帶如此寒冷，毫無疑問河流在冬天都結冰，在很多河上可以通行滿載的兩輪小車。

我們在這個城裏看到很多韃靼人、莫卧爾人、緬甸人和老撾人，男女都有。韃靼人的膚色很白，是好騎手和好射手。他們在北京那一帶和中國接壤，有一些很大的山脈把兩個王國隔開。山上有一些關卡，關卡兩邊都有軍事力量和守衛部隊。是這些韃靼人在過去總是跟中國打仗，在我們被抓的第二年又打了一次②，不過在此之前已經維持了 80 多年的和平。

莫卧爾人也是白人，但即使這樣仍是異教徒。我們從他們那兒得知，他們的國土有一邊跟這些韃靼人接壤，另一邊也跟這個韃靼波斯交界。他們向我們講述了這些人的特徵，以及他們的服裝和帽子，但是我

① 指莫卧爾帝國，1526 年興起位於印度半島北部的伊斯蘭教國家。

② 根據拉斐埃拉·英迪蒂諾的注釋，這是指韃靼人於 1550 年進攻北京地區和保定府。

們一個也沒有見到。摩爾人肯定地說他們的人在國王所在的地方有很多。韃靼人和莫卧爾人帶了一種藍色的顏料來中國，價格非常昂貴，我們大家都說它就是從坎貝運到霍爾木兹的靛藍，所以這才是關於這塊國土的實際情況，而不是像我們多次所聽到的，說它北邊和德國接壤[①]。

至於緬甸人，我們在這個廣西城裏遇到了一些男人和女人，他們之中有一位女士剛到不久，頭髮還像勃固[②]婦女那樣紮着。我們中間的一位黑人婦女曾在勃固待過，她與這一位以及其她女士作了交談，話語很投機。這位剛到的女士說，依她看來，我們是要在那個城市一直住下去的，但我們不要因此而發愁，因為從那裏到她的家鄉只不過是五天的路程，而通過她的家鄉就可以到達我們的家鄉。我們便問她，是什麼道路，怎麼走。她說，頭三天我們要走沒有人烟的道路，總是在大山裏穿越，很快我們就會遇到人，再走兩天就到了她們緬甸人的家鄉。所以我認為廣西這一

---

① 根據拉斐埃拉・英迪蒂諾的注釋，中國人經常被和韃靼人混淆，所以很多書的作者都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說中國和德國接壤。的確，在成吉思汗皇帝的率領下，韃靼人曾到達德國的邊境。

② 指緬甸境内的勃固王國。

邊是王國的盡頭，而且正如我前面說的，分界的就是這些大山脈。從這裏開始，山脈是南北走向，山的西面就是緬甸人的國土，正如我在這兒說的，我們在這些人身上看到了如此肯定的緬甸人特征。除此之外，在山的南邊還有錫蘭、老撾（我們在這兒也遇到了老撾人）、柬埔寨、占婆和交趾支那。

我在前面提到過，我們在廣西省經過的所有城市、集鎮和地方都處在乾巴巴的貧瘠的土地上，但是這個省的省城兼全省16個城市之首却不是這樣。這兒土地平坦，鬱鬱葱葱，凡是叫得出名字的東西樣樣都有，唯一没有的是海魚，因為這兒離海很遠，不過鮮魚極多，魚池里總是滿滿的。

這座城市的四周圍着又高又堅固的城牆，城牆很寬，有一天我看到城裏的老爺們在城牆上面通過。他們坐在自己的轎子裏，很多人騎着馬跟着，兩人一排，這時我對自己說他們可以三人一排。這些城牆這麼高，這麼寬，又是這麼大的一個圈，如果像我們通常那樣慢慢地在上面走，永遠不會看到它的盡頭。

在這個城裏我們看到有國王的1000多個親戚住在城牆以內。情況是這樣的：他們分住在全城一些非常高大的房屋内，為了識別起見，這些房屋有着紅圍牆和紅門，這是王家的標記。這個城市如此之大，盡

管這1000座房屋占地極大，還是不十分顯眼，根據與國王關係的遠近，這些人一結婚就被安排到一塊與他們等級相當的封地裏，配上所需的女僕及下人，每到月底月初都能從統轄本城或本省的大官那里領取到非常充足的食物，一直到死既不增加也不會減少任何東西。所有這些人都終身不得任職，也絕不能掌權。因為他們無所事事，吃吃喝喝，這些人一般都長得肥肥胖胖，我們在衆人中很容易就辨認出這些國王的親戚。他們彬彬有禮，富有教養，非常和藹，我們在該城逗留期間，他們把我們帶到他們的家裏又吃又喝。如果我們不想去，或者找不到我們，他們就把我們的黑僕帶去，同桌就座。這樣的盛情的款待，我們在其他人那裏從没有得到過。這些人就這樣安居隱退，所需物品應有盡有，但是必須服從一條，即終身不得走出城門到城牆外面去。我詢問這一切的原因，得知對所有的王親國戚都是這樣處理，使得任何人都没有機會造反。在其他三四個城市里也有這樣被安排居住和軟禁的人。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會彈他們的琴，但是為了只讓他們能這樣消遣散悶，在他們居住的城市禁止其他人彈琴。當然這一禁令不包括未婚女子或瞎子，他們也彈琴，是樂手。

還有，這個國王為了王國的安全，為了保證不在

任何地方發生造反之事，除了他家裏人之外，不允許任何人被稱為“老爺”[①]，只有那衆多的官員是例外。當這些人是“老爺”時，權力的排場如此威嚴顯赫，猶如一個大王爺。而且這些人被多次調換，從來没有機會謀反。當他們在任時，俸禄很高。隱退之后，在有生之年仍有一部分收入，但是要在所居住的城市，每到月底月初從受命管理此事的人員那裏領取。所以國王主宰一切，而其他人，正如我前面説的，只能在自己的家裏稱王。在這座城市的城牆裏面還有一些很大的房屋建得像堡壘，裏面住着國王的一個外甥，是他姐姐[②] 的一個兒子。他像我前面説的其他人一樣，不能外出，只能在大門之内吃吃喝喝，伺候的都是閹人[③]，與其他任何事務都没有關係。每到逢年過節以及朔日望日，大官們都去拜訪他，還有他的那些親戚。他的名字叫王府人[④]。

這個王府人的家四周圍着圍牆，牆並不很高，向

---

① 原文為“senhor”，參見頁（40），注釋（2）。

② 原文為“irmã”，在葡語中可以指姐姐或妹妹。

③ 在魯伊·洛雷羅校注的版本裏，這一句為：“有傭人伺候”。

④ 原文為“Vão Folei”，拉斐埃拉·英迪蒂諾認為該名來自“王府”二字，並説位於桂林的該王府是當時的皇太子宫之一。魯伊·洛雷羅也認為本文作者在這兒混淆了人名和王府名。

外的一面塗着紅色。全部圍牆組成了一個四邊形，周長如此之長，有人說和果阿的全部城牆一樣長。每一面的牆上都開着一扇門，上面有門樓，是木建的，極為精緻。四扇門中最主要的一扇位於一條主要大街上，哪怕是再大的老爺，從那兒經過時必須下轎或下馬。在四邊形的中央是他的住房，我們不能入內，但是從外表看來，裏面很值得一看。人們告訴我們說，無論是房屋頂還是門樓頂都蓋着綠色的玻璃瓦。此外，圍牆內到處生長着野生樹叢，有櫟樹、栗樹、柏樹、松樹、雪松以及我們這兒沒有的其他野生樹木，形成了一個鬱鬱葱葱、獨一無二的樹林，勝於在其他很多地方所看到的。林內有很多鹿、羚羊、公牛、母牛和其他野獸，可供他在那裏消磨時間，足不出户便可以得到各種享樂。

我們認為這個城市以及我們所看到的其他城市還有一點做得極好。即雖然城里已經有了那麼多的市場，裏面什麼都有，但在大街小巷還有小販叫賣各種東西，如牛肉、猪肉、鮮魚、蔬菜、油、醋、面粉、米等，應有盡有，這樣城裏人家就不需要傭人，因為任何東西都會送到家門前。全城有無數的商人，其中大部分在城外，因為正如我在前面說的，像這樣的城市每晚都關閉城門，商人們為了做生意，更樂意待在城外。

在這條河上我還看到一種捕魚方法，我認為不能漏掉不寫。它也是使我在這條河邊消磨時間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大部分河流上有國王的船隻，船上滿是魚鷹，就在船上的籠子里孵養、生長和死亡，每月有規定數量的大米。國王把這些魚鷹船送給達官貴人，每個人送兩條、三條、四條或更多，來給他們捕魚。捕魚方法如下：當捕魚時間到時，把所有的船隻集中起來，在水上圍成一個不太高的圈子。這時在魚鷹的喉囊處已經繫上了一個頸套，從翅膀下面繫上。魚鷹都跳起潛入水中，有些在上面，有些在下面，我從來没有看得這麼眼花繚亂。當囊内裝滿魚時，每只魚鷹各回自己的船把魚吐出來，緊接着又去捕魚，直到不願再捕為止。有時候魚很大，魚鷹就把魚啣在嘴裏送回來。就這樣捕了無數的魚。等它們捕够了後，就把套子拿下來，讓它們捕一些魚自己吃。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有 20 來條魚鷹船，大部分日子裏我都去看捕魚，怎麼也看不厭，因為這個方法如此新奇，堪稱捕魚的一個新發明。



# 加斯帕爾·達·克魯斯所著中國情況介紹(1569)

加斯帕爾·達·克魯斯修士(Fr. Gaspar da Cruz)誕生於葡萄牙埃武拉,生年不詳。屬於多明我會,於1548年赴印度傳布福音,是果阿、科欽等修道院的創始人之一。於1555年9月去馬六甲,后轉赴中國,於1556年到達廣東,是出現在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但因工作没有成效,又於同年返回馬六甲。嗣後,他可能在霍爾木茲生活了一段時間。當他於1569年再次踏上葡萄牙的國土時,正趕上瘟疫流行,因為照顧病人而受到感染,於1570年2月5日在塞圖巴爾逝世。

在他逝世後没幾天，他的《中國情況詳介專著》(Tratado em que se contam muito por extenso as cousas da China)一書出版了。該書可被視作是在歐洲印刷的第一部完全介紹中國情況的專著，因為在它以前，其他公開出版的書都是在談到亞洲的葡萄牙帝國時順便談到中國的情況。此外，該書内容極為豐富，除了作者本人的觀察敘述，還引用了當時未印刷出版的《加里奥特・佩雷拉的著作》中的很多資料，本身又被當時歐洲的其他重要書籍所引用，如西班牙人胡安・貢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所著的《巨大中國最突出的情況、禮儀及風俗史》(截止十六世紀底，該書以各種文字再版了近40次)、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游記》等。這些原因都使得這部作品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從全書的二十九章中，現選譯了第六章、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譯自波爾圖雷洛兄弟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的《游記》一書第775頁至896頁，該書由阿尼巴爾・平托・德・卡斯特羅(Anibal Pinto de Castro)整理出版。本文譯文的注釋也參照了拉斐埃拉・迪英蒂諾和魯伊・洛雷羅對於該書的校注。原文每一章為一

個段落，譯者作了分段處理。

——譯者

## 第六章　廣州城

在介紹廣州城之前，我首先要提醒讀者，在中國所有的豪華城市裏面，廣州城是其中許多不那麼豪華的城市之一，特别是在房屋建築方面比其他很多城市要差，儘管擁有的人口更多。所有去過内地城市的人都這麼説。

作了這個提醒后，我接下來要説，廣州城的四周圍以又高又厚的城牆建造得非常好，看起來彷彿是新的，但中國人説已經有 1800 年的歷史了。牆面非常乾净，没有破洞也没有裂縫，更没有要倒塌的迹象。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是，城牆的基部用石塊砌成，有一人多高，再往上是磚塊，磚塊用的土幾乎就同瓷土一般，所以才這麼結實。我在馬六甲建造一座小教堂時，只有用一把丁字鎬狠狠一擊才能把類似的一塊磚（從中國帶去的）打碎。還要補充一點，在這個城裏和其他

所有城裏，都有國王[①] 委任的一個官員專門負責城牆保養之事，並為此獲得優厚的俸祿。每年，當法區的司法長官[②] 來省裏視察時，像召見其他官員一樣，也召見這個城牆官，以便瞭解他是否盡職，是否兢兢業業，如果發現他有什麼過失，或草率疏忽，就罷他的官，並給予處罰。如果需要修繕城牆，財務官員[③] 必須提供所需的一切費用，否則城牆因他的原因而得不到修繕，他也要受罰。由於這個因素，所有城市的所有城牆都依然保持完整，得到良好的修繕。這個城靠城內一邊的城牆比城裏的房屋略高一些，所以更加涼快。城牆周長 12350 步，共有 83 個堡壘。有些葡萄牙人看到這城牆後，說它的規模與里斯本的城牆差不多，但另外一些人認為比里斯本的大。步數和堡壘數是仔仔細細數出來的。也有些人根據堡壘之間的距離估算步數，但是因為它們互相之間的距離並不等同，有些相距遠些，有些相距近些，所以無論如何，估算的數字不會準確。

像其他所有的城市一樣，這個城市有一條河，城

① 參見頁（3），注釋（1）。
② 這兒當指察院，參見頁（34），注釋（2）。
③ 這兒當指布政使，下同。

市沿河而建，幾乎建在河谷裏。城四周沒有河的部分挖有寬寬的壕溝，裏面注滿了水。在壕溝和城牆之間還有一段距離，可以通過一大幫人。挖溝取出的土被堆在壕溝與城牆之間，所以這部分的牆基就比其他地方高出許多。但是這個城的城牆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利之處，即在與河背對的那一邊，在城牆和壕溝之外有一個小山頭，從山頭上可以看到位於城牆内的全城。

城牆共有七扇門，個個門洞都非常宏偉、高大、堅固，造得非常好。門洞上面有雉堞，不是正方形的，而是階梯形的。在城牆的其餘部分沒有雉堞。門洞處的城牆厚度達 12 步。所有的城門都從上到下覆以鐵板，在它們的前面還有另外的吊門，非常結實。吊門平時總是吊著，一旦需要也可以放下。

在所有的門洞處都建有護牆。在沿河那一旁，城郊房屋沿河伸展，每一堵護牆都有三扇門，一扇開在正前方，兩扇開在邊上。兩扇邊門可以通向沿牆而造的馬路。護牆的高度和裏面的城牆差不多。護牆的正門如同裏面的城牆門一樣，也有吊門，但護牆的邊門不大。在對著田野的那一邊，沒有城郊房屋，護牆只有一扇門，不開在城牆門的正面，而是開在邊上。

城內所有的馬路都直綫般伸展，非常直，絕對没有高低不平或者彎彎曲曲，其中主要的大街比里斯本

的鐵商新街[1]更寬。所有的橫巷都像大街一樣筆直，所以不論是竪街還是橫巷都不彎曲。條條大街小巷的路面都鋪設得很好，伴着路旁的高宅大院向前延伸，路面中間略低，以便排水。在主要的馬路上建有橫跨路面的拱形凱旋門[2]，高大雄偉，把馬路裝扮得非常漂亮，也使城市顯得更加華貴。位於主要馬路兩旁的房屋都帶有檐廊，在檐廊下和拱門下有很多商販在出售各種各樣的東西。

當地統治官員的衙門入口都非常華麗，有又高又大的雕刻門樓，門樓正門有幾扇大門，大得像城門，門上繪着兩尊巨人像，手上拿着棍杖。我曾在一個供奉神像的寺廟裏看到四個巨人像，是根據一些真人的身材仿制的，據説這些人正在為國王守衛韃靼那兒最弱的關卡。他們的肢體粗大，個子可能有十二或十三拃之高。

在衙門内靠街的一邊，對着正門有一個不太大的門廳，沿街建了一堵高度恰好的牆壁，這樣，當大門敞開時，街上的行人便不會看到裏面的情況。除非處理公事，這扇正門平時不開也不用。正門開着時，衙

---

① 在 16 世紀時，鐵商新街是里斯本最熱鬧的商業街。

② 指牌樓，參見頁（39），注釋（2）。下同。

門內的主要官員以及與他們同樣尊貴、或比他們更尊貴的人都從這扇門進出。在這扇正門的一旁有另一扇大門，比正門略小。這扇旁門是供衙門或牢房裏的辦事人員進出。當正門關閉時，它的兩扇門板上橫貼着一張紙，上面有衙門老爺的手迹。每當要重新打開這扇大門，必須有一個官差給門衛拿來老爺寫在一塊白板上的同一手迹，如果沒有這一手迹，門衛不能開門，否則要受到重罰。

進入這扇正門后，有一個很大的幾乎正方形的院子，差不多可供一匹馬奔跑。院子中間有一條走道，比門略窄，從大門處一直通向院子盡頭的一個很大的平臺。走道上鋪着方石板，帶有齊腰高的欄杆。接近平臺的門樓時，走道的路面高了起來，與平臺只差一級臺階。走道兩旁的地面比它低，要通過臺階走下去。這條中間的走道在他們的眼裏顯得如此神聖，以至除了衙門內的主要官員和另一些像他們那樣尊貴或比他們更尊貴的人外，任何人要在上面行走都是非法的。來衙門辦事的其他人進門之后要轉向一旁，通過臺階來到大樹成蔭的院子裏，到院子的盡頭再走上通向平臺的臺階，即前面提到的那個平臺。

平臺很大，在平臺的深處有一級臺階，寬度與平臺一樣。走上臺階往裏是一個很大的檐廊，非常高大，

全部是木雕，地上與外面的平臺一樣鋪着方石塊。在檐廊的中間，靠着正面牆放着兩把椅子，椅子前有兩張桌子，互相之間略為分開。靠左手的椅子歸衙門的主管官員坐，靠右手的那把空着，是留給比他地位更高的官員的座位。在這些椅子的兩旁有兩個平臺，繞到主管官員的背後，相當寬，一溜兒各放着五把椅子，椅子前面放有五張桌子。這些桌椅與主管官員之間保持着相當大的距離，並且位於他的視綫之後。在主要官員處理重要公事時，這些桌椅可供 10 名助手使用。

從檐廊往裏是許多寬大的房間，供主管官員及其助手以及其他所有的官差和官員使用，他們的人數非常多，我們接下來還會談到。在院子的每一邊都有很大的牢房和房間，房間供很有權威的獄長們和日夜監視犯人的看守使用。但是，不管是牢房還是官差的房間，或者主管官員的房間，都不外露，因為無論做什麼都是關着門，有門衛日夜守着。

在廣州有四所這樣的衙門，屬於四個主要的官員。在每個省的省城有五個這樣的衙門，但在廣州只有四個，因為廣東總督也是廣西總督，他不住在廣州，而是住在其中一個省的邊遠城市，以方便在兩省來往處理事務。除了這些主要統治官員的衙門外，在廣州還有其他很多官宅，屬於另外一些小官員，雖然不像這

些衙門這麼豪華，但都很大，特別是屬於監獄總長的，非常大。

在廣州城牆與河背對的那一面有一座高塔，後面部分全部封閉，以免在裏面走動的人被城外山頭上的人看見或窺視。高塔與城牆平行，顯得又窄又長，全部由漂亮的樓臺構成，從樓臺上可以看見全城以及河那邊的田野，供統治官員們消遣。在其他城市也有類似的樓臺供人們消遣，它們的建築獨特、美觀，數目也很多。

普通人家的住宅外表一般不豪華，但是裏面很值得一看，因為牆壁一般都白得像牛奶，好像是上光的紙。地上鋪着石板，接地處的板壁約有一拃寬被漆成紅色，或近似黑色。壁板都非常光滑，大小一致，加工及安裝得很好。所有的板壁都好像上過光，漆上顏色或保持着白色。有些白木板如此漂亮，如此悅目，帶着一種幾乎像錦緞般金光閃爍的光輝，如果漆上顏色反而玷污了它們。說實話，我從來没有見過那樣漂亮的木材。

屋子的後門通向一個院子，院里有青翠的小樹和花壇，還有一個極美的小水池。院內有閨房的入口處，還有一個面向院子敞開的檐廊，那裏有做工非常精致的橱架，上面覆蓋着裝飾用布，安放着他們的神龕，供

着用木或泥做的神像。這些神龕的華麗程度或多或少地展示着每個人的財力。

所有的屋子都蓋着非常好的瓦頂，比我們國家房屋的屋頂更好、更堅固。因為不但瓦片做得好，瓦土的質量也好。在下面接水的瓦片比較寬，不太長；在上面蓋住這些接水瓦的瓦片比較窄。在沿街的屋頂邊緣塗上白石灰以作裝飾。他們在很多年內都不需要換瓦，因為瓦土好，做出的瓦不像我們的瓦那樣有孔眼或粗糙不平，而是非常光滑，質量很好，再加上瓦片鋪放得很平穩，垃圾不會在上面堆起來。很多房屋的裏面都很漂亮，但是樓房很少，絶大部分是平房。

在城中有一座供奉神像的廟，有高塔，還有圍牆，關於這些我們將在下文中提到。在他們的清真寺里高高地供着可蘭經，上面是尖塔圓頂。

城牆外面的城郊部分面積很大，有很多住家，所以有些葡萄牙人認為可與里斯本的城外部分相比，但我和另外一些人認為没有那麽大，雖然它比城内部分面積大，住家也更多。

人口非常多，有那麽多人進出靠河一邊的城門，以至没有人能够阻斷人流。進出的人一般都大聲喧嘩，叫嚷着給挑擔的人讓路。城裏的統治官員命令調查每日的食品消耗量，結論是光是猪肉就要五六千頭猪。要

不是有很多人吃黃牛肉、水牛肉、鷄及大量的魚，猪的消耗將達一萬或一萬一千頭以上，所以菜市場和馬路上熙熙攘攘，有很多青蛙、海鮮、水果和蔬菜出售。在這兒可以大致看到廣州有些什麼人，是否可跟里斯本相比。

城牆外的房屋和城牆内的差不多，街道也像城牆裏面的那樣布局，直綫伸展，其中絕大部分路面都鋪設得很好。有些街道很寬，也有拱形凱旋門，但是不多。不論在城牆外還是城牆裏，在有些街道的兩旁有樹可遮陽，沿着房屋伸展。城牆外所有的街道兩頭都有街門，有規定的門衛。每天晚上，門衛要特別注意把街門關上，如果疏忽大意，就要受重罰。每條街上都有一個法警和一個牢房，法警要麼把在夜間幹壞事的壞蛋抓起來，要麼為他的所作所為而付出代價，别無選擇。所以每條街上都有人通宵守夜。守夜人按地段分組，每晚分成六班。為了表示他們未睡，他們要敲鼓，每條街上都有一個鼓，並整夜都點着一盞燈。天一黑，城門都要關上，並在兩扇門板上貼上一張紙，上面有大長官的手迹。太陽升起時開城門，由同一個長官吩咐給所有的城門送去寫在一塊白板上的手迹後才開啟。每一扇門都有一個軍官，他是一個正直的人。每個軍官手下都有幾個士兵，晝夜看守每扇城門。

關於廣州的其他方面，除了一些個別情况外，可以説與全中國都一樣。

## 第七章　關於内地的一些樓房

正如我在前面已經説的，中國的許多城市比廣州城更豪華，優點更多。在它們的城門洞上甚至城牆上都有石砌或磚砌的樓臺，堅固高大，造得很好，上面還有頂，非常漂亮，把城市打扮得更美麗，也使城市顯得更加華貴。很多城市的城牆很寬，以至可以在上面並排通過三、四個人。在有些地段還鋪有地磚。全部城牆上都建有帶檐的樓臺，所有的堡壘都帶有高高的樓臺和樓臺頂，建築完美。官員們常去那裏消遣。堡壘造在城牆和樓臺之上，每個裏面都能住人。

在福建的省城福州城里，在財政官[①] 衙門的大門口有一座塔很值得一看。塔建在 40 根八角形的柱子上，每根柱子都用整石雕成，周長 12 拃，高度可能有 40 拃左右。葡萄牙人無法測量柱子的高度，但他們估計可能有這個高度。柱頭上嵌入並連接着很多又粗又

① 參見頁（85），注釋（2）。

長的樑，樑上面是一個又高又美的塔，帶有華麗的樓臺，建築精緻。然而塔本身的建築並不令人感到驚異，因為在全中國有無數類似的建築。只是塔基很值得一看，因為是用這麼多這麼粗的柱子組成的，根根柱子都一樣，都是由整石雕成的一件作品，每一件都令人贊嘆不已。

在很多大城市裏，特別是從當地統治官員下船的碼頭直到財政官員的衙門，馬路如此漂亮寬敞，可以並排通行 10 個或 15 個騎馬者。馬路兩旁的屋子都有檐廊，屋子裏住着各種各樣的商人，在檐廊下出售各種各樣的水果和其他很多東西。在每個城市的大街和主要馬路上都有這種檐廊，其用處就是我剛纔所說的。

在豪華大城市的王府街道和主要馬路上，都有很多極為壯觀的拱形凱旋門，相比之下，廣州的凱旋門很少，也不壯觀。在這些豪華大城市裏，凱旋門不但壯觀，而且非常華麗，建築精緻，以至葡萄牙人（他們作為囚犯被送往內地）認為每一座的建造費達 3000 克魯扎多。凱旋門座落在八根又粗又高的柱子上，柱子一對一對地排列，橫跨馬路，形成三個拱門，其中中間的拱門比兩旁的大。柱子上面的木門樓非常獨特和華麗，頂上蓋着瓷瓦，形成了一個極其優雅和漂亮的檐頂。這些拱門造得如此之寬，以至門樓下可以容

納許多人避陽躲雨,所以那裏有很多小販在賣水果、小裝飾品和其他小東西。雖説在有些地方門樓建在木柱上，但在更多的地方，柱子用優質石塊精雕而成。這些拱形凱旋門使城市顯得更加壯觀、華貴和美麗。當新官上任或中國人過節時,這些凱旋門被飾以彩綢。晚上是過節的重要時刻，人們在上面掛起很多燈籠，燈籠又大又漂亮,外面糊着紗,紗上畫着美麗的圖案,透出裏面的燈光，看來妙不可言。這樣在夜間，張燈結彩的凱旋門顯得格外漂亮。

這些凱旋門是當地的主要統治官員建的，以便人們永遠紀念他們，所以在門樓上有他們的題銘。似乎這種表示紀念的發明是從羅馬人那兒學來的，還有官場禮儀、治國法律、在高桌子上吃飯、以及其他亞洲人所沒有的一些類似做法。似乎奥維德[①] 被流放到塞塔斯人中時，被安置在塔納斯河[②] 地區，是他教會了他們這種政治生活和習俗，因為他在《悲歌》中説："我被流放在塞塔斯蠻族中，我受益非淺，因為我讓他

---

① 奥維德（前43—后18）是古羅馬詩人，著名作品有《愛的藝術》（又譯《愛經》)、《悲歌》、《變形記》等。曾在羅馬學習法律，因觸犯奥古斯都大帝，在公元九年被流放，死於流放地。

② 洛雷羅認為，塔納斯河即多瑙河。

們學會了羅馬禮儀。”

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建在河邊。如果河床不太高，河水也不急，河上便建有造型十分美麗、雕刻十分精緻的石橋供使用。如果没有事先選擇好地點，深深打下橋樁，橋便不會造成拱形。通常是橋樁一根接一根，上面鋪着又大又厚的石板。葡萄牙人量了量，認為有些有 11 步、有些有 12 步長。這些橋都很寬；因為河床寬，所以這些橋也很長。葡萄牙人數了數一座橋一邊的橋樁，認為有 149 根。因為橋樁没有構成拱形，橋面平平的，一眼就可以從一頭看到另一頭，一覽無隱。橋兩邊的橋欄雕刻得非常精美。這些橋是城裏的主要集市，出售各種各樣吃的東西。在中國有一件事令人贊嘆，即在中國各地有很多橋造在無人居住的地方，但其造價及工程本身並不亞於沿城所造的橋，都非常昂貴及非常精緻。

在某些城市，河床高，河水湍急，特別是會發洪水，那些石橋經受不住，便造木橋。木橋的橋基是一條條木船，構成雙行道，木船之間用粗大的鐵索連起，兩旁設有做工精美的木欄杆。葡萄牙人數了數一座木橋的木船，認為有 120 條。這些橋也是城裏的主要集市所在地，那裏什麽都有賣，特別是吃的東西。有很多載滿食物的船隻停在橋的兩邊，船主出售他們帶來

的東西。當嚴冬到來時，河水洶涌澎湃，這些木橋便被拆除，一排木船沿河的一邊停靠，另一排木船靠在河的另一邊，於是就成為人行道船。管橋者必須提供這些船為本城服務，服務費用從國王的公共稅收中支付。這樣的橋在全中國還有很多。

在有些城市，幾乎條條街都是河流，河街的兩邊有用石塊砌成的平臺供人們公用。每條河街上都造有非常好的橋供通行，中間則是繁忙的船隻來往，駛向各處。在河水入城的地段，城牆上造有非常好的門洞，裝着鐵栅欄門，以便在夜間鎖上。其他從陸路進城的道路上都鋪着石頭路面。但當地沒有我們在第六章中談到的那種石磚塊。

在所見的大山或小山間，凡是有路的地方都是人們用鎬劈山平整出來的道路，造得非常好，在必要的地段還鋪設了路面。這些路堪稱是中國的優良工程之一，而且這種情況在中國很普遍。在靠近緬甸和老撾這一邊的很多山脈中，路被挖成一級級的臺階，山頭被挖成一塊平地，上面建有一座高塔，塔頂與山脈的最高點一樣高。塔非常堅固，有人在一座塔的門洞處量了量塔壁，其厚度達六尋①。這一帶有很多類似的建

① “尋”是古代測量單位，一尋相當於 2.2 米。

築，在其他地方也應該有。

有些富裕農夫的住房座落在一些没有圍牆的村子裏，當人們遠眺那些掩隱在緑林之中的房屋時，出現在眼前的仿佛是葡萄牙的莊園建築，高大宏偉。到處都有很多這樣的房屋，好似無人居住，但走近一看，發現那些村子都很大，有很多住家，街道狹窄而井然。村莊里的房屋都很高，有三四個樓層。人們看不見屋頂，因為牆壁一直向上延伸，高出屋脊。屋頂建得很好，鋪有水管把水引到牆外。這些屋子堅固結實，有精緻的石製大門，入門處有一個門廳，圍以又高又結實的牆壁。這些屋子之所以造得如此堅固，並建有這些門廳，是因為有時盜賊們會結伙搶劫這些没有圍牆的地方，而這些人很富有，所以房屋要建成而有防範功能以安置自己的家人，抵禦盜賊[①]。這些屋子的前廳很寬敞，裏面有做工和雕刻都很好的大橱櫃，但比較起來，其結實耐用勝過漂亮精緻。還有一些靠背木椅，每把都非常結實，工藝精細。主人做這些椅子的目的就是要經久耐用，傳子傳孫。

---

① 這兒似指閩西、粵北一帶的客家土樓。客家人是來自中原的漢人。因當地山高林密，盜匪出没，加上時常發生土客之争，客家人的住宅就成了以防禦為首位的堡壘式建築。

# 第八章　王親國戚以及富麗堂皇的大城市中統治官員的住房

上面已經介紹了廣州城的統治官員的衙門是多麽豪華，而在中國的一些大城市中，相對來説，廣州還是最不豪華的城市之一，因為很多城市在豪華方面超過廣州，不僅在於城市建築本身，而且也在於當地統治官的衙門比廣州的更勝一籌。

在這些豪華的大城市的統治官吏的衙門裏，一進門就是兩個又寬又長的院子，每一個院子都大得可以讓馬奔馳。院子里花草茂盛，有很多果樹，中間是高高的走廊讓統治官員行走，在走廊兩旁，有通道供前來辦事的人員和官差行走。一般來説，這些衙門裏面都有很大的房間，是統治官及其助手們使用的，還有很大的牢房和獄長及看守們的房間。裏面有很大的帶水池的菜園，池中有很多魚，養魚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消遣，而是為了吃。這些衙門如此之大，其占地面積並不亞於一個名副其實的鎮子。

在廣西城（我們曾在前面説過它是廣西省的省

城)[1] 國王的親戚擁有1000座房屋居住，它們比當地統治官的衙門更豪華更漂亮，其標誌是有着紅圍牆和紅門。有個曾親眼目睹這一切的人說，有個叫王府人[2]的是王后的親戚，他的華厦如此之大，猶如一個大鎮。房屋的布局呈正方形，有四扇門對着四條極其壯觀的大街，門上面都有高高的門樓，帶有非常漂亮的樓臺。圍牆之内是鬱鬱葱葱的大花園，有很多果樹和大水池，池裏有無數的魚兒，既供消遣，也供食用。有各種各樣的花壇，種着粗莖菊、石竹花以及其他香花異草。圍牆之内還有野生樹林，裏面有野鹿、野猪以及其他野獸供狩獵。總之在大門之内各種娛樂消遣應有盡有，因為他從來不能離家外出，一方面因為地位顯赫，另一方面因為有王法規定。國王這樣做是為了保證王國安全，不讓王親國戚有謀反的機會。每到逢年過節，當地所有的統治官員都必須去拜訪他，向他鞠躬行禮。國王的其他親戚有時出門在城裏走走，但是絕對不能走出城牆，因為如果離城，立即被抓，並被毫不留情地處以極刑，即死刑。他們之所以居住在廣西，也因為這裏是王國的邊緣地區，在這個地方，即使他們想謀

---

① 指桂林。

② 原文為 Vã Folim，參見頁（79），注釋（4）。

反，也不能成大氣候，因為國王把王國安排得不容許有造反之事發生。在全中國没有一個人有爵位，因為國王的這些親戚以及所有有王家血統的人，一結婚就被安排隱退。根據他們與國王親戚關係的遠近，安排他們的婚姻，配給下人、隨從以及陪伴他夫人的女婢，並給他們家裏的所有人、他們本人以及他們的夫人都規定足够的月金，每月從國王的公共稅收中按時支付。對有王家血統的人都是這樣管理和安排，使他們什麼都不缺。

統治各地的官員是王國的主要官員，根據每個人的能力和所任的職務，發給一定的俸禄，使他們本人及家裏人什麼都不缺，但也不使他們有很多積餘，以免藉此富强起來。至於遺産，要麼他們没有，要麼很少，不足以使他們富强起來。還要補充一點，即他們一般都很會花錢，沉溺於舒適的生活，大吃大喝，故而一般都不從俸禄里省錢積蓄。國王通過這種種手段來治理國家，使得王國内不會發生造反之事。

王親們的住所一般都是深宅大院，很有氣派，圍以高高的圍牆，内有水池、菜園和緑林。因為他們不能離開本城，所以在家裏安排了一切娱樂活動。當地的統治官員如果經過這些貴族的家門口，不論是騎馬還是坐轎，都必須下來行走以示敬意，直到過了他們

的門口。當官員的隨從經過時，不能像往常那樣大聲吆喝開道，而是謹慎地、無聲無息地經過。有個叫加里奥特·佩雷拉的貴族是個有信譽的人，他是阿拉約洛斯[①] 大長官的兄弟，在廣西城裏當過囚犯。我聽他說，雖然城裏王親們的住宅這麽多、這麽大，但因為城市本身如此之大，似乎這些宅院在城裏只占了一小部分面積，不足以令人驚嘆。他把這些都寫在他的一本游記裏，我從中摘録了很多寫在這裏。總之，這個城市如此之大，已顯不出這些住宅又多又大。這位先生是親眼目睹的，看來不會說謊，所以人們通常所說的北京城和南京城是如何宏偉壯觀,看來也是事實。據說如果有個人騎着馬穿越兩端城牆内的城區，要從日出一直穿到日落，因為它們是王城，是全中國最重要的城市。

有王家血統的人往往都懂音樂,彈得一手好琴,並樂此不疲。因為運動很少，沉溺於舒適的生活，他們一般都腦滿腸肥，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優越，態度温和，侃侃而談，很有理智，很有禮貌，很有教養。

在這兒必須指出，鑒於這塊土地上的政府如此專注謹慎，如此兢兢業業維持和平，杜絶一切可以造反

---

① 地名，在葡萄牙阿連特如地區。

的機會，所以從現在起，中國會在很多年內穩定而有把握地進行統治，享受和平，没有內戰。

## 第九章 關於當地的大船和小船

因為當地有很多木材，價格便宜，又有很多鐵，價廉物美，所以有無數的大船和小船。到處是無邊的松林和其他樹林，故而一個人即使不太富有，要造一條大船或者擁有一隻小船還是容易的。

出於行船的需要，有船能帶來很多好處和收益，因為沿海不但有衆多的島嶼可通船，而且有很多地帶可靠岸航行。此外，在全中國的內陸也可行船，因為到處是縱横交錯的河流，又多又寬，灌溉着土地。甚至在王國的邊緣地區也有水路，可坐船去那裏。在沿海地帶，任何一個軍官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召集起二百、三百甚至一千隻所需的船隻來打仗。在沿河兩岸，所有的小村落旁都泊滿了大船和小船。

在流經廣州的河中，沿河半里格[①] 長的地方停靠着無數的船隻，看到這種景象真是令人贊嘆不已。然

① 參見頁（4）注釋（2）。

而令人更為贊嘆的是，幾乎在全年內，這個船群從來不變小或減少密度，因為如果有三十條、四十條或者一百條船在一天內起航,那麽同時也有這麽多船抵埠。我説船群從來不變小或減少密度，也是因為雖然有時或多或少有些變化，但總是保持着那壯觀的景象。還有，所有進出船隻都滿載貨物，這完全表現了當地人的富有及物産豐富。這些船運來了大量貨物，如布帛、食品及其他物品，有些運往内地，有些從内地運出來，其中没有一樣東西是來自國外或運往國外的。與當地的大批量交易相比，葡萄牙人和暹羅人所帶走的商品是那麽少，幾乎等於没有帶走，也根本不引人注目。因為除了葡萄牙人和暹羅人所帶走的，没有其他貨物被運出國，而中國的東西那麽多，每年只運走五條船的絲綢和瓷器，就彷彿什麽也没有從中國拿走。這説明當地物産豐盛、財富巨大，只靠自己就能生存。胡椒和象牙也是葡萄牙人運走的主要物品，雖然在生活中它們並不是必需品。廣州的這種貨物交易在内陸的所有城市裹都有，正如我在前面所説的，城市幾乎都沿河而建。中國人有個共同的説法，足以證明這個王國的富庶。他們説國王可以用中國的船組成一座橋，一直通到離中國近500里格外的馬六甲。這話雖然聽來不可能，但作為一個比喻，説明了中國的强大以及中

國可以提供的船隻之多。

中國的大船叫大帆船[①]，是戰船，就像我們的大船，有高高的艏樓甲板和艉樓甲板，以利他們作戰。因為他們不用炮，為了奪得敵船，所用的全部策略就是盡量靠近敵船，包圍它，然后接舷。在進攻時先向對方拋撒很多石灰，使對方的眼睛看不見。接着從艏樓甲板、艉樓甲板及桅樓上射出很多經過烘烤的尖木條，都是很硬的木頭，充當短矛。他們也扔大量的石塊。他們採用的最主要辦法就是破壞敵船的幹舷來控制對方，使對方暴露在他們的視野之下，無處藏身。為了進入敵船，要用長矛及大刀進攻，所以他們的肩帶上都掛着長矛和大刀。

還有一些大帆船是運貨的，雖然很大，但是沒有戰船高。不論是戰船還是商船，在船頭上都有兩枝很大的槳，每一枝都有四五個人划。這些人沿着船邊排列，那麼巧妙地划着槳，使帆船前進，幫助帆船進出港口及進攻敵船與之接舷。這些槳被稱為櫓[②]。在所有的大船上都用這種櫓，不用其他的槳。

---

① 原文 junco，來自馬來語 jung，指當時中國和日本的一種大帆船。

② 原文為 Lios lios。

另外一些船比大帆船短，叫“班公船”[①]，每邊有三枝槳，很容易划，能運很多貨。還有一種小船叫“零艇”[②]，每邊有六七枝槳，需不停地划槳，載貨量也很大。

在這兩大類船舶中，“班公船”和“零艇”因為輕便，常為盜賊所用。划槳時人站立着，每枝槳兩個人，一邊一個，一推一拉地划。大帆船上的櫓則每枝需四到六個人搖。他們也使用一種船體很長的船，類似我們的划槳長體帆船，但没有槳及船首冲角，可以裝很多貨。他們把船身造得這麼長，是為了讓滿載的船能在内河順利航行，因為有時河床並不深。他們還有很多種類的船，在這兒就不必一一細說了。

還有很多窮人的小船，船上住着丈夫、妻子和兒女[③]。除了自己的船，他們没有其他住處。船的中間部分有頂，用來擋雨遮陽。“班公船”、“零艇”以及類似我們的划槳長體帆船的船都有木頂覆蓋。在大船的頂

① 原文 bancão，指當時中國的一種輕便船，魯伊·洛雷羅認為該詞來自馬來語 vankan。

② 原文 lantea，可能來自馬來語 lantei，魯伊·洛雷羅認為該詞來自漢語的 ling t'ing（零艇？）

③ 這是指中國廣東、福建、廣西一帶以船為家的居民，被稱為“水上居民”或“疍家”。

棚下面有很多非常舒適的休息室和房間，但在這些窮人的小船上，條件很差。他們在船上養豬、養鷄，還布置了小小的菜園，完全是一個極其貧困的安身之處。男人們在城裏找活干，以便幫助維持這個小小的家；女人們則在船上活動，找一根能觸到河底的長竹竿，在竹竿的一頭綁上一只藤籃，捕撈河鮮，就這樣靠着自己的才智，也靠着給人擺渡來幫助維持自己的安身之處。不過，這些窮人並不像葡萄牙的窮人那么窮，也没有穿得那麼差。

還有一些大船，上面裝着一家兩口子的全部家當。這種船有很好的艙房，他們的船都帶有寬大的邊翼，用竹葦編成，跟船身一樣長，裏面關着兩千或三千只鴨子，具體數目大致根據船的大小而定。有些船是主人的，船上住着他們的僕人。他們是這樣放養鴨子的。天亮時給所有的鴨餵一些米飯，但不讓它們吃飽。餵完之後，打開一扇門，門口有一座竹葦橋通向河面。看到鴨子爭先恐後地涌出來，因為那麼多而使得有一些爬到了另一些的身上，出來後立即占據了一大片水面，真是一種奇觀。整整一天直到晚上，鴨子都被放養在稻田裏。稻田的主人給放鴨人一些賞錢，因為鴨子吃掉了稻田中的野草，對稻田進行了清除。天黑時，放鴨人敲響一只定音鼓，雖然有好幾條船在一起，但鴨

子能够根據鼓聲認出自己的船，返船歸巢。因為總有一些鴨子没有及時歸巢，所以到處是野鴨，甚至家鴨。當我看到每條船上有這麼多鴨子，而且都一樣大小時，我認為它們不是母鴨或母鷄孵出來的，因為如果是這樣，就不可能在一天、兩天或十五天內同時孵出這麼多鴨子，就會有些大，有些小。我便打聽是怎麼孵出來的，他們告訴我説有以下兩種辦法。夏天，把兩千或三千只蛋放在糞便里，天氣和糞便的熱度會使雛鴨出殼。冬天，編一大片竹葦笆，放上那幾千個蛋，在下面燒上一堆不太旺的火，溫度均勻地連續燒幾天，直到雛鴨出殼。這樣孵出的鴨子都一般大小。每條河裏都有很多這樣的放鴨船，所以當地人能吃到很多的鴨。

看到條條河裏無數的船只來來往往，有的揚帆，有的划槳，真是一件令人非常高興的事。舉目遠眺，稻田一望無邊，遠處的很多船兒揚帆駛來，似乎是船帆在破土而來，直到互相靠近人們才看見巨大的船體，而在此之前，只看到船帆。同時人們發現河流有很寬的支流，這些船是通過支流駛來的。有些船載着統治官員，有高高的船艙，裏面的房間建得非常好，金碧輝煌，富麗堂皇。船艙的兩邊有大大的窗子，窗前挂着用絲綫和極細的細棍編成的網簾，這樣裏面的人可以看到外面的一切，而自己却不會被外面的人看到。勃

固[1] 貴族的船非常富麗豪華，但是看到過那種船和中國船的人都說中國船更勝一籌。

在靠近老撾和緬甸一帶的河流中總是有很多警衛船和哨船，因為這一帶是王國的邊緣地區，一般有很多盜賊。從那裏到廣西城是整整一個月的水路，這些船都停泊在河水的分流處。因為大河有許多支流，所以到處都停着許多這樣的船。在這些船的停泊處，有兩條小船因為非常輕便，晝夜在兩個哨所之間航行。大船上的人輪班值哨，在小船上、輕便船上或大船上警戒。過往的船隻總是結隊而行，以便在武裝船和巡邏船未趕到之前能互相保護。如果船隊開到某個哨所時天黑了，就在那裏停泊，直到天亮後，再由小船把他們安全護送到下一地段的哨所。就這樣，一段一段地由小船護送，直到抵達安全港口。從兩廣總督居住的梧州[2] 直到廣西省的邊緣地帶是最危險的地區，一直保持着由四五十條武裝船構成的幾支艦隊。所有這些警衛船和哨兵的費用都從王國的公共稅收中支付。從這兒可以看到中國統治得多麼好，多麼注意商人和行人的一路安全。

---

① 參見頁（76），注釋（2）。

② 原文為 Doucheo。

# 第十章　關於土地的利用和人們的職業

中國的土地幾乎都得到很好的利用。因為人口密度高，人口過多，人們又揮霍，非常講究吃、喝、穿以及家裏的其他服務，特別是非常能吃，所以人人都工作謀生，大家都尋找各種方式方法賺錢，以維持吃及龐大的開銷。懶漢在當地非常讓人討厭和憎恨，這一點也十分有助於這一良好風氣的形成。誰不勞動不得食，一般來説，沒有人向窮人施舍。如果有個窮人向葡萄牙人乞討，葡萄牙人又給了施舍，其他中國人就笑他，諷刺他，質問他：為什麼你要施舍給這個無賴？只有一些小丑會獲得賞金，他們登上一塊高地，把人們招徠過去，説起笑話，以便人們賞給一些東西。

他們的神父及教士[①]一般都受到討嫌和蔑視，因為他們認為是不可救藥的懶人。為此，無論什麼小過失，統治官員都命令狠狠抽打他們，不予原諒。有一次，一個官員當着一個葡萄牙人的面抽打他的一個教士，葡萄牙人便問為什麼如此虐待他們的神父，如此

① 這兒當指和尚或道士。

瞧不起他們。他回答說，這些人都是不可救藥的懶漢、無賴。有一天，我和一些葡萄牙人進入財政官員的衙門，去談關於一些被關押的葡人釋放之事，因為這案子對國王頗為重要，所以歸他管。有很多人進來看我們，其中有一個是他的神父。當官員說請坐時，大家都急急忙忙跑了出去，神父和其他人一樣快跑，擔心會挨鞭子。

從上可知，懶漢在當地受人討厭，不掙錢的人没飯吃，所以每個人都要尋找謀生的方法。人人都工作以謀生，因為各人自由掙來的錢可以自由享受和花費，而一旦死去，所留下的財產屬於兒孫，他們只要交納物權稅就可以了。對於地裏的收成以及所經營的商品所徵的稅也不重。最重的稅是已婚者或有家室者所交的人頭稅，他們每年要為家裏的每個人交兩個碼子[①]即 60 雷伊斯。除了該交的稅，他們不會被奪走其他任何東西。個人的財產以及其他一切可以自由擁有的東西，他們都可以自由享受。所以大家都工作謀生，種田耕地。

從占婆（我在前面說過，它與交趾支那接壤）到

---

① 原文為 maze，根據魯伊·洛雷羅的注釋，該詞原自馬來語的 mas，為重量單位，一個 maze 相當於一兩的十六分之一，即一錢（銀子）。

整個印度，有很多土地没有得到利用，任由荆棘雜樹叢生。一般説來，人們很少有興趣掙錢積蓄，因為只能掙到暴政所奪不走的那一點點錢。他們所擁有的只是國王願給的那部分，僅此而已。當國王知道手下的一個官員有很多錢時，就命令把他抓起來，那麽虐待他直到他拿出所有的積蓄。所以在那一帶，有很多人一天或一個星期只掙幾個銅板，而且在没有把掙來的錢吃完和喝完之前，也不去幹活。這樣做是為了一旦暴君來，找不到可拿走的東西。所以正如我在前面所説的，在印度的很多地方有很多土地荒蕪。這與中國的情況不同，因為在中國每一個人都能享受自己的勞動果實。在中國，只要是播種後能長出果實的地方，無論是長什麽，都會得到利用：高山地帶長着非常美麗的松林，不適合種糧食作物，但在樹與樹之間還儘量地種着一些蔬菜；在旱地和硬地上種小麥和蔬菜；在沿河泥濘的低窪地裏種水稻，這些地塊又多又長，其中有些田地甚至一年兩收到三收。只有那些交通隔絶而且不能種植的高高山脈才未加利用。

當地東西，不論是什麽，再不值錢，也不扔掉。骨頭——不論是狗的還是其他動物的——被用來做耳環，或作為象牙的代用品進行雕刻，以裝飾桌子、床或其他美麗的物品。不管是什麽破布，都不扔掉，因

為無論是細布還是粗布，只要不是毛料，就可以用來做薄紙或厚紙。他們還用樹皮、竹葦或絲綢做紙。帛紙被用來寫字，但用得最多的是綾羅綢緞。甚至人糞也得到利用，需要用錢購買，或用蔬菜交換，並且要上門掏糞。他們要付錢或付相等價值的東西，對方才允許他們打掃厠所，當他們背着糞把它從城里帶走時，一路上氣味難聞。為了減少臭味，他們把糞桶的外面打掃得很乾净。再説，雖然糞桶没有蓋子，但當地和城裏是被打掃乾净了。有些城市里用有蓋的桶裝糞，以免臭味外逸。這些糞用來澆菜園，他們説施了這種糞以後，眼見着蔬菜往上長。他們把糞和土混在一起，放在太陽底下發酵，就這樣利用人糞。

他們善用巧計，不死用力氣。他們只用一頭牛耕地，但把犂做得那麼好，很容易就翻開了土，儘管犁溝不像我們這兒的那麼粗深。一條船再大，裏面的水再多，但是因為水泵做得那麼巧妙，以至於只要一個人坐在上面，兩脚像走梯子似的連續踩動，很快就把水抽乾了。這些水泵像水車一樣有很多部件，每一個部件都有一塊兩拃長的木頭，其中約一拃長的地方加工得很好。在這塊木頭的中間插入一塊方板，幾乎有一横掌寬。再把一塊塊木頭嵌插連接，使之靈活折動，並將榫眼都封閉得很好。每個部件的方板都一樣大小，

水就在方板的寬度之內流動，方板之間能容多少水，水泵就能抽多少水出來。

中國人也採用機關操縱木偶進行表演，就像在葡萄牙，有些外國人把木偶帶來挣錢，中國人為了同一挣錢目的也這樣做。他們還馴養夜鶯，教它們表演，馴鳥的人則穿着各式男女服裝，做出各種動作和鬼臉逗樂。只有這種鳥才被養在精緻的鳥籠里啼唱。一般把雄鳥和雌鳥養在不同的籠子里，為了讓鳥啼唱，要將雄鳥和雌鳥分開，使它們互相感覺得到，但是見不到。這樣雄鳥就開始放聲高歌，兩只鳥亦會整年不息地啼鳴。我有一對鳥，在十二月份就像在四月份一樣啼唱。人們用蛋黃裹着米飯餵鳥，略乾一些，使它們誤以為是小蟲子。

前面我提到當地人不向窮人施舍，可能有人會問，那麼那些因為癱瘓、肢殘或眼瞎而不能勞動謀生的窮人怎麼辦呢？我認為應該滿足這些人，回答這個問題。

值得指出的是，當地也為盲人安排工作，讓他們代替騾子推磨磨面。有磨的地方通常放置兩個磨，安排兩個盲人，一邊一個，可聊天解悶。我看到有兩個瞎子一邊打轉推磨，一邊摇扇子，同時友好地交談着。女盲人充當花娘，有女傭給她們打扮，為她們涂脂抹粉，並為她們保管錢物，不讓亂用。這樣就解決了盲

人的生活問題。

關於殘疾者和癱瘓者，如果没有近親，或者近親不能提供其生活所需，没有能力進行撫養，或在當地没有親戚，財務官員就命令把他們收入國王的醫院，因為在所有的大城市裏都有國王設的大醫院，内有很多病房，設在一個大圍牆裏面。醫院裏的官員必須向這些卧床者提供一切所需，所以每個醫院都有國庫撥給的充足費用。至於不需卧床的殘肢者，每月發給一些大米，再加上在醫院裏餵養一些母鷄和小猪，就足以維持生活。所有的這些物品都按時發給，而且因為這些醫院一般收的都是不治之症者，所以他們在有生之年都可以享受這一切。所有由財務官員命令收入醫院的人都被列入花名册，醫院的官員每年都要報告花在貧窮病人身上的開支。如果認為官員有什麼過失，或在本職工作中疏忽大意，就毫不留情地給予懲罰。

## 第二十章　關於被判處死刑的人和其他有關司法方面的情況

如果要審訊或訊問有些證人，老爺們就當衆進行，在場的有其衙門裏的司法官員，以及其他一切有必要

在場的人。這樣做是為了不能作假，也不能在審訊方法上使奸，當然也包括紀錄在內。首先分開訊問證人。如果證詞有矛盾，就把他們同時傳來，當着一個人的面向另一個人提問，甚至由他們爭吵相罵，以便從他們之間的話語中弄清事實。如果這樣還不能弄清真相，就狠狠抽打折磨他們，以便通過各種辦法瞭解所調查之事的真相。他們不採取發誓的方式，因為他們對自己的任何一位神靈都不敬重。然而他們敬重高貴的人的證詞，認為這些人不會輕易說謊。如果查詢一件重大事情，或有關重要人物，即使有很多書記官在場紀錄，但是因為老爺們不相信其他人寫的東西，而只相信自己寫的，所以他們自己還要親筆紀錄問案過程。

有時，有些老爺受了重賄或出於深厚的友情，要將某個犯人釋放，抓另一個來頂罪，這時不難找到一個壞蛋，用打板子來威脅他，或者用錢物收買他去送死，或者用花言巧語欺騙他，告訴他是件小事，給他一些好處，讓他頂那個要釋放的人名字，讓罪責和懲罰落在無辜者的身上。如果有時連這種方法也不能開脫罪犯，就想法賄賂所有的司法人員，把他作為在牢中喪命的犯人之一。但是，倘若不是獲得極大好處，或出於極深極重要的關係，這種方法一般不予採用。為了避免有時發生這種不正當的事，當有些人因要案被

捕，或者犯人結有讎敵，就在文書裏寫下犯人的所有特徵，並讓他在文書的下款署名，這樣，上面提到的種種奸計就無法採用了。

如果有個人因債務被捕，並承認欠債，就給他規定還債期限；如果到期不還，就狠狠打板子，並再次規定還債期限；如此反覆，倒霉的家伙甚至會死在板子下。如果找不到欠債者本人，就由親戚們代他還債。倘若有人要搬家，搬到另一條街上或者另一個地方生活，就要敲着一個盆沿街走，一邊大聲訴説要搬家了，如果欠人什麼東西，請債主在他搬離之前去找他，以免受損。如果在搬家前没有這樣高叫進行通知，鄰居們就要被迫償還他的一切債務。

所有因偷盜或殺人而被捕的罪犯，不是在牢獄中餓死，就是死於每年復審案子時的打板子。如果有人得以逃脱這個下場，因為有辦法吃飯、禦寒、並在挨打后痊愈，就會根據落在每個人頭上的命運而踏上死亡之路，我們接下來將要提到這一點。所有已經被判處死刑、並由國王確認死刑的罪犯，每月都有國王發給的一點大米，靠這點米，以及在監獄裏學會的做綢緞鞋子的本領，或想其他辦法維持其有生之日。所以，在被判處死刑前因缺乏生活必需品而死去的人多於在被判死刑後死的人，因為對死刑犯的處决很慢。如此

之慢，以致犯人們要麽在被判後很多年才被處決，要麽自然死亡。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採取了如下的處決辦法。

正如我在前面一直提到的，察院猶如大法官，每年來地方調查官員們的行為，並處理其他事務，以利於各省的統治。他吩咐把各監獄的死囚名單及其案卷拿來，與省裏的幾個主要老爺一起審看。在仔細審看之後，他們從中挑選出他們認為是該死的幾個人，有五六個，或者略多一些。他們在深更半夜作出這一決定之後，立即通知有關牢房做準備，讓這些人赴死。曾被關押的葡萄牙人證實說，當命令到達時，牢房裏一片嘈雜喧鬧，仿佛地獄裏的魔鬼都在那裏走動，因為犯人們個個都非常擔心死運會降臨到自己頭上，所以無法平靜下來。當所有被決定處決的人都準備就緒後，老爺們再次聚會，復審他們認為罪大惡極的這些人的案卷，看看是否有什麽情況可減輕其罪責，不至於判處死罪。當確認這些人罪在不赦後，老爺們吩咐開三炮，這是把犯人押出牢房的信號。這時再一次進行復審，然後再開三炮，這是把犯人押往刑場的信號。這時還要對犯人進行最後一次復審，然後再開三炮，這是下令向每個死刑者行刑的信號。有時，在犯人們被押往刑場後，老爺們又吩咐把其中一二個犯人押回牢

房，因為發現有些情况應該能赦其罪，使之免死。同樣的情况也發生在這最後一次之前的幾次復審中。

當要執行死刑時，因為不是尋常事，偶而才發生一次，所以城里籠罩着極大的恐懼，人人都非常害怕。所有的商店都關門，什麼都不賣，也沒有人做活。將被處决的人被推入一個圓形的灰堆[1]，只有雙手被捆住，有人拿好東西餵他們吃喝。然后敲響了鐘聲，鐘很大，是用鐵鑄成的，在城裏造成了一片嗡嗡聲，這是正在行刑的信號。行刑之后，死屍被拋在刑場直到接近日落時分。那時商店才開門，開始做買賣。

處决時如此憐憫和緩慢，打板子時又如此殘忍和輕率，任誰也不能得到原諒而免打。如此笞刑，當然應該是一種足以讓人改邪歸正的懲罰。用作刑具的竹板下端是扁平的，有近四指寬，然后往上逐漸變窄，一直到打手手握的把柄部分。竹板幾乎有一指厚，因為在那裏有些竹子長得像人腿那麼粗。鑒於在葡萄牙有很多人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只是斗膽加以肯定。那裏的竹子有八九十甚至一百拃高。竹板用長到齊胸高（指一般中等個子）的竹子做成。用刑時用板子抽打臘部，受刑的罪犯趴在地上，伸直雙腿，雙手反綁在背

---

① 原文為 roda de cinza，意思不太明確。

後。這種抽打非常殘酷，第一板下去就使血湧了出來。有兩個打手，一個站在這一邊抽打這條腿，另一個站在另一邊抽打另一條腿，兩人都打一下才算一板。兩板下去，被打者已經不能自己行走，由人抓着胳膊和腿抬下去。五十板、六十板下去，很多人喪了命，因為臑部已經變得粉碎。司法的主要目的不是把人處死，否則不會像上面所說的那樣緩慢而謹慎地進行處決。但是因為有很多死囚（我們在下文中還要提到），有很多可憎的盜賊被捕獄，察院們就命人狠狠懲治他們，責打每人四十五十或六十大板，很多人因此而喪命。當進行這種懲治時，他們先把竹板放在水缸里浸濕，以便可以抽打得更凶些。當打手們根據命令用刑時，老爺們心平氣和地聊着天，邊吃邊喝邊剔牙。這種抽打是那麼殘酷，以致滿院子都是血。當抽打結束時，拖着他們的一條腿，像拖羊似的拖到牢房里，非常殘忍。打手們在抽打時，一邊還大聲數數。這些因重罪而坐牢的囚犯們趕上進行這種懲治時，如果誰手上有段繩子，他們會選擇上吊自盡，免得活着受這般酷刑。一些曾被關押的葡萄牙人告訴我說，有一天，他們所在的牢房裏有 40 個人上吊自盡，他們都情願先死以逃避板子。他們告訴我說繩子很短，偶而會找到一根，只够捆住脖子。他們把繩子套在插入牆中的一根木棍上，

因為木棍位置低，他們儘量往下躺倒，直至窒息。之後，其他的人拳打脚踢，撲到第一個自盡的人身上爭奪繩子。

如果有人自殺，或死在牢房裏，根據中國的法令要把死屍扔在茅房里，在那兒待上三天。那兒有耗子吃他們的肉，有時，一些飢餓的中國犯人也吃他們的肉。三天之後，一位司法官員和一位書記員以及幾位差役去那裏，用繩子把死者的脚套住，拖到靠近田野一邊的外牢門。到了那個門之後，官員命令用鐵皮包的棍子重打三棍死者的臀部。然后書記員進行記録，如該犯因何罪被捕入獄，死於獄中，根據法令，已經在茅房陳屍三天，並對其作了各種常規檢查，没有發現生還的迹象，確定已死，命人將其扔入垃圾堆。於是獄長把記録保存好，當察院來時，呈上這份紀録，以便解脱其對該犯的責任。他們在每個死犯身上都作這種檢查，以便不讓任何人裝死逃跑。一個誠實的葡萄牙人曾被關押，他説，在他所在的監獄每年有 2000 個左右的犯人死去，有些餓死，有些凍死，還有些死在板子下。

當全省各地的犯人被押往省城時，每人手上都有一面小旗子，上面用大字寫着為什麼被捕的原因。他們命犯人高舉旗子，以便所有的過路人都能看到和讀

到他的罪行，這樣告誡各位，不要犯類似的罪行。

## 第二十一章　關於中國的監獄和牢房

中國的監獄非常簡陋，特別是關押已被判處死刑的或犯下死罪的犯人牢房。所有的監獄都非常堅固，每個省城有13個監獄，其只有6個關押死囚。僅在廣州，就有15000多個犯人。在每個監獄里，只是為了死囚，就有120個人擔任看守，在他們之上是一個老爺，任他們的長官，或擔任巡邏督察官。

監獄是一個巨大的封閉形建築，四周圍以高高的石牆。在進入牢房之前，有三扇緊閉的門，每扇門都有門衛看守。在石圍牆裏面，還有另一堵非常堅固的木圍牆。從三扇門往裏，是負責監獄的獄長老爺的房間，一間間都很大。從這些房間往裏是一道大圍牆，圍着大大的一個果園和一個菜園，內有極大的魚池。在老爺居住的房間入口有一個寬敞的院子，地上鋪着方石塊。

在這個院子的一頭是一座牢房的開始，關着的兩扇牢門並不十分結實。這個牢房關押輕罪犯，如此之大，以致裏面也有街道和廣場，犯人就在那裏出售各

種東西，包括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他們把東西從外面帶進去賣，很多人靠此謀生。有些人在那裏出租睡床，租給需要床又付得起租金的人。這個牢房的犯人數從不少於800或900，每天都有人進出。

除了這個牢房之外，還有另一個關押重罪犯或死囚的牢房，裏面關着很多犯人，要通過三道鐵門進去，鐵門一道接着另一道。通過這三道門後，就來到一個非常大的方院子，地上鋪着方石塊，四周是檐廊，猶如回廊。這個院子有八扇鐵門，每一邊兩扇，通向八個既寬又長的房間。每個房間中間是過道，從門口一直通到盡頭。過道兩旁各有一個不高的平臺，而位於平臺之間的過道上則有兩條鐵索，由非常粗的鐵環組成①。每晚都把犯人鎖在鐵索上，犯人們背朝下，鐵索從胸前經過。在犯人和犯人之間有一個很粗的鐵圈，鐵索從鐵圈里穿過來，把他們壓得那麼緊，以致曾在那裏關押過的葡萄牙人說，在最初的幾天裏，由於不習慣，當第二天早上被從鐵索上放下來時，臉上全無血色。當犯人被鎖在鐵索上後，再在他們的上面安放一

---

① 原文“duas correntes com duas cadeas mui grossas”，魯伊·洛雷羅認為這或許是第一版的印刷錯誤，應為“duas correntes com cadeas mui grossas”，“correntes”意“索鏈”，“cadeas”意“索環”。

個木栅欄，緊緊鎖上。栅欄下面只有一個很小的空間，只够容身。如此關押，他們絶對不能動一動。然而，儘管如此關押，晚上仍然看守得很嚴密，牢裹牢外都有看守。牢外的看守向牢裹的看守應答，牢裹的看守整晚都在數犯人，聲音大得連躺在床上的獄長也能聽見。他們輪班看守，每晚分成五班。白天他們也點一次犯人數。無論哪個看守，略有疏忽，或被認為睡着了，立即受到毫不留情的重罰。牢房這麼堅固，看守又嚴密，所以在中國從來没有一個犯人逃出過牢房。在中國之所以有這麼多犯人，是因為人口過多，很多人缺少生活必需品，便去當盜賊。所以他們才想出了各種方法謀生，以便生活有着落。

除了上面提到的關押和看守辦法外，所有的重案犯脚上都帶有脚鐐，手上有他們稱為"手枷"[1]的刑具。手枷猶如手銬，但是用厚木塊做成，木塊上有兩個洞，用來套住手，這樣，一只手伸不到另一只手的后面，什麼也做不成。有些人賄賂獄長，於是在給他們戴手枷時做點小動作，使他們能够抽出一只手來。所有的人都想方設法從手枷上抽出一只手來，為此各顯神通，但是必須小心，不能讓獄卒看到他有一只手在外面，否

---

① 原文為 chuca.

則就要受到重罰。已經被判處死刑的犯人脖子上套着木枷，長到膝蓋。枷板塗成白色，上面寫明為什麼被判死刑。

所有的死囚在天亮時被從鐵索上解下來后，全部到外面的檐廊下去。一般來説，他們都會做鞋，特別是綢緞鞋，綢緞是一種絲織物。他們靠此收入以及靠國王給死囚發的米(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了這一點)維持生命。至於那些還未被判刑的犯人，因為餓得厲害，絕望得盡其所能而自殺。有些牢房的頂没有對好，有些犯人没有衣服禦寒，就凍死了。犯輕罪者一般挨板子，根據其罪行大小決定抽打次數。也有些犯罪者被游街示衆，脖子上套着木枷。這是一塊厚厚的方木板。木板約有三拃多寬，分成兩個部分，可以開合，中間有個脖子般粗細的洞，以便套在脖子上。在木枷板上寫着游街者的罪行，根據其罪行游街三到四天。有些重罪犯實在無以為生，有時會獲得一個大老爺的許可去城裏乞討。於是，他們被十分小心地帶到菜市場行乞。

有兩種刑具，一種用於手，另一種用於脚。手刑具是一些一指粗、一拃長的木棍，圓圓的，上面有洞，穿着兩根繩子，把手指夾在木棍之間拉緊繩子，木棍就會磨起骨頭來。我曾看到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受刑，

真是讓人憐憫。之所以給他動刑是因為讓他看守一座房子裏被司法當局抓住的一個年輕人，而那人趁他不注意逃走了，所以把他抓起來，同時尋找逃犯。這還是最輕的刑法。脚刑非常麻煩、厲害，因為有兩塊方木板，大約四拃見方，一邊用鉸鏈連起，另一邊穿着繩子。用木板夾住踝骨，再用木槌在上面敲打，木板就會磨出骨頭來。

## 第二十二章　關於國王的婚姻，各國使節，以及每月國王如何瞭解在全國發生的一切事情

國王不和本王國以外的任何人結婚，並安排自己的兒女與他的其他親戚成親。曾經有過一個古老的風俗，但現在沒有在他們之中保留下來。根據這個風俗，當國王想要娶媳婦嫁女兒時，便舉辦一個盛大的宴會，邀請所有的重要男女人士出席，於是男士們帶着兒子、女士們帶着女兒前來赴宴。國王的兒子被帶到女人群中，他最中意的姑娘就成為他的新娘。自然，國王的女兒被帶到男人群中，她最鐘情的小伙子就成為她的丈夫。所以，每個來赴宴的人都儘量地把自己的兒女

打扮得漂漂亮亮。

為了保持他的偉大形象和權威，國王從不外出。王宫大門裏面是一道道高大的圍牆，内有很多大房間以及很大的菜園、花園和果園。園子裏有很多水池，池中養着很多魚。裏面還有樹林，林中有野猪野鹿供狩獵。總之大門之内樣樣都有，他想要的娱樂應有盡有。除了閹人[1]，没有任何一個男人能見到他或向他通報。國王也通過他們下命令治理全國，所以他們都通曉王法。作為標志，他們的帽子上有兩根用絲綢做成的帽耳，向上翹起。老爺們的帽耳是横的，這可以從來自中國的印花布上看到。

國王想要多少女人都可以。大門之内的一切服務都由女人承擔，所以女人非常多，還有很多閹人。除了這些人，大門内没有其他人。國王的第一個兒子將繼承王位，不論他是國王的哪個女人生的。至於其他兒子，國王讓他們結婚，並在結婚的同時把他們安置到他們所喜歡的一個城市，在那裏應有盡有，足以保持與王子地位相稱的生活。但是結婚以後，他們就再也見不到父王的臉，也不能離開所居住的城市，與我們在上面提到國王的親戚時説的情況一樣。

---

① 指太監或宦官，下同。

所有由外國國王或君主派到中國的使節，都從國王那裏得到很多禮物和恩惠。他們被授以老爺的帽子和標誌，所以在當地有很大的特權。他們可以笞打和懲罰中國人，但不能碰老爺，不管是小老爺還是大老爺，否則會引來許多麻煩。這就是為什麼費爾南・皮雷斯・安德拉德在擔任駐華使節時，中國人起而反對他，結果他雙手抱着腦袋逃了出來，還丟了幾條船。因為他不守慣例，要在中國和中國人身上執行司法，得到饒恕之后，又想把手伸向老爺們[①]。大使及其隨從的財產免稅，還向他們提供住房以及在當地生活期間的一切必需品。任何人，甚至老爺，都不能絲毫損害他或他們的東西。有一天，一個老爺要笞打一個暹羅人，

---

① 根據魯伊・洛雷羅和拉斐埃拉・英迪蒂諾的注釋，原文作者在這兒搞錯了人。葡萄牙的第一個赴華使節是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他於 1517 年乘坐費爾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ires de Andrade）指揮的船隊到達廣東。至於作者在這兒提到的事發生在 1519 年至 1520 年期間，犯事的是費爾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的弟弟西芒・德・安德拉德（Simão de Andrade）。他指揮另一支葡萄牙船隊於 1519 年 4 月到達中國沿海，在中國國土上樹起一個絞架，絞死了船隊的一名水手，而中國的法律是不允許私人行刑處決的。此外，他態度傲慢，飛揚跋扈，曾下令在珠江口的某個島嶼建造一座堡壘，而當廣東的地方官員上葡萄牙的船巡視時，接待的態度亦不恭。

因為他去一個牢房給關押在那裏的葡萄牙人送口信。當時在場的一個差役告訴他這個暹羅人是使團的，於是他向暹羅人致以問候，讓其平安離去，並求其以後不要再做類似的事情。所以説，他們對使節及其隨從非常尊敬。

因為中國如此之大（正如我們在一開頭就向大家説明白的），所以國王採取那樣巧妙的一種方式統治全國，可以在每一個月都能瞭解到全國發生的一切。具體的瞭解方法如下：各省内所有有關司法和軍事的事務、所有的新聞以及所有應該通報的情況，都由各地的老爺們和其他的人向布政使通報，而布政使又把一切都寫入報告呈交都堂，都堂每個月都必須派郵使去朝廷，帶去寫給國王的書面報告，報告在那個月裏所發生的一切。月份是按月亮周期計算的，所以各省在派遣郵使時，都必須讓郵件在每月的月初之前到達朝廷，以便在每月的第一天[①]向國王呈上各省的報告。儘管有些省離京城很遠，郵件無法在一個月之内抵達朝廷，但他們採取一些辦法進行協調，使得國王在每個月都能得到各省的報告，當然由於有些省份近，有些省份遠，所以有些報告寫的時間比較早。

---

① 這兒指農曆初一。

至於傳郵的方式和我們一樣。當郵使要到一個地方時，吹響隨身攜帶的號角，以便每隔一段距離而設的驛站都為他準備好驛馬。驛站官員聽到號角必須為他準備好驛馬，他們做此事如此兢兢業業，就跟做其他事一樣。要過河時，他吹出短促的號聲，船很快就給他送來了，正如有一次在我去廣州途中，在一個叫江門[①] 的地方所見到的那樣。

有時候，有些老爺使壞，為了有利於自己而隱瞞了一些情況，不讓國王知道。但一旦國王得知，他就倒了大霉，會受到重重的懲罰。我們將在下文提到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我在印度和中國時，人們告訴我說，有時候中國的國王派不為人熟知的親信去全國各地，察看官員們的工作情況，看是否有些新聞或變化沒有讓他知道，或者有些事情必須採取預防措施。因為國王如此小心地統治自己的王國，而且治理得那麼好，使得如此巨大的一個國家保持和平團結，所以多年來沒有任何一個外國能侵入中國，占有中國的東西。相反，是中國征服了別國，使得很多國家和人民服從於中國那杰出的統治。

---

① 原文為 Caamão。

# 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

## 若奧・德・巴洛士所著《亞洲》(節選)(1552—1614)

若奥・德・巴洛士(João de Barros)生於 1496 年,卒於 1570 年。他生前深受葡萄牙王室信賴,長期從事海外貿易的管理工作。同時他又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歷史學家,寫過小說、語法書等,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亞洲》,又名《亞洲年代》,叙述葡萄牙東方帝國的歷史。全書分成四個年代,其中《第一年代》和《第二年代》分別發表於 1552 年的 1553 年,《第三年代》發表於 1563 年,《第四年代》發表於 1614 年。

從《第三年代》的第二編中,現

選譯了第七章的兩節。摘自里斯本薩·達·高斯達書店於 1945 年出版的《亞洲》一書第 251 頁至第 259 頁。該書由安東尼奧·巴洛士（António Barros）選編、作序並校注。原文的每一節為一個段落，譯文作了分段處理。

——譯者

## 中國的轄區划分和官員設置
## 中國的古老組織

這 15 個地區或省份中都有一個城市是該省的省城，省內所有的城市都隸屬於它。同樣，在同一轄區內，集鎮隸屬於城市，鄉村隸屬於集鎮。關於任何事務的請求，不論是涉及國事和司法，還是有關財務和戰事，都應向省城提出，那裏住着省裏的主要統治官員。他們稱首席官員為都堂，他負責有關國務和司法管理之事；管理財務的叫布政使[①]；負責戰事的總官員叫總兵。這三人中的每一個手下都有一大批官員，和他們一起在各自的衙門各司其職。根據排列，這些衙

① 原文為 concam。

門中有一所是城裏的主衙門。在每月的某幾天裏，三人聚集在主衙門内，通報每人所遇到的主要大事。這是一種咨詢方式，以便聽從最成熟的意見來對事務作出決定。官員們在那城裏的任期不超過三年，而且在他們的任期内，往往事先不露點滴風聲就把他們突然調離原職務，改派他處。這還算是對犯小過失者的處理，因為犯重罪者都要受到懲罰，甚至以這種突然方式被處死。

這個巨大的帝國的國王[①] 或君主，從自己周圍的人中挑選一個自己特別信任的，讓此人飲酒三杯（這是他們那裏表示效忠宣誓的方式），然後把他派往其中一個省會。國王授給此人那麼大的權力，以至他可以根據人們罪責的性質，不通過國王而進行懲治：他雖然帶有君主簽署的命令，但命令中只是吩咐大家服從他，並沒有提及他所去的地方，因為這地方只是由國王口頭向他説明，以免别人從起草命令的官員那裏打聽到消息。他帶着這些權力出發，來到自己的目的城市，不暴露自己的身分，觀看打聽那些官員是如何履行職責的。在瞭解了每個人的行為之后，在三個官員

---

① 作者雖然在這兒稱中國為帝國，但仍然按自己的習慣將皇帝稱為國王。參見頁（3），注釋（1）。

開碰頭會的那天，仿佛某個前去申訴的人，他出現在他們面前。他拿出聖旨，他們從自己的座椅上退下來，站在他的面前。他走上自己的位置，而他們則等着聽對自己的判決。不管犯多重的罪，判決都被立即執行。這個被他們稱為察院[1]的高官也任命其他新官員，政績好的官員被派任省內更重要的職務。

這個帝國的君主還有另一個統治辦法，即司法官員不能由本地人擔任，必須是外地人。正如在葡萄牙王國任用"外地法官"[2]一樣。這樣做是為了執法公正，不顧及親朋關系。但軍官必須是本地人，這裏的人說，對於家鄉的熱愛會使他們更努力地保衛她。

正如希臘人認為其他民族都是蠻族一樣，中國人說他們有兩只眼睛可認識世上萬事，至於我們歐洲人，在對我們進行傳授以後，我們就有了一只眼睛，而認為其他人都是瞎子。

---

① 原文為 cenim，即察院。參見頁（34）注釋（2）。

② 在唐阿豐索四世統治期間，在葡萄牙出現了外地法官（juízes de fora da terra 或 juízes de fora parte），與本地法官（juízes leigos da terra）相對。唐曼努埃爾一世在王國各地到處都安排了這些法官，為其規定等級，並由國庫支付其俸祿。外地法官由國王任命，相當於今天的法區法院之法官，而本地法官則由當地民衆推舉有錢的德高望重者擔任，其中很多人沒有法律知識，甚至是文盲。

# 中國人的習俗

婦女們的模樣姣好，很注意保養。男人們對女人們的妒心甚重，所以婦女很少露面。如果婦女要外出，就要坐在用絲綢裹得密密實實的轎子里，在傭人們的包圍下，由男人們抬着走。雖然男人一般都有兩三個老婆，但只有第一個老婆被視作正房。

不論是她們還是他們，都嬌生慣養，非常講究穿着及傭人的服侍，並在吃喝上面花費大量金錢及時間，因為頓頓都是宴會，長達整日整夜，連佛蘭德人① 和德國人也自嘆不如。在那些宴會上有各種奏樂的、玩雜技的、演喜劇的、說笑話的，以及一切能使他們高興的娛樂。餐具是再乾凈不過的，因為都是細瓷餐具。也有用金銀杯盞的。吃任何東西都使用按他們方式做成的叉子②，哪怕吃最小塊的食物也不用手抓。但有一點與這兒的宴會不同：哪怕家里有 50 個客人，也是每

① 佛蘭德是中世紀歐洲一伯爵領地，包括現比利時、法國、荷蘭等國部分地區。

② 這兒指筷子，下同。

兩個人一張小桌子。每上一道菜，都要換上新的毛巾、盤、刀、叉和匙。因為妒心重，他們不讓自己的女人入席一起吃，因此在宴會上服務的自然都是單身女子，她們以此謀生。她們幾乎都會説笑話，所以全部餐桌服務都是在插科打諢中進行，由她們或為此專雇的侍者説笑。至於他們自己的女人，因為不入這些宴席，就和她們的女友在內屋另擺宴席，除了一些彈唱的盲人，其他男人不得入內。

一般來説，貴族的住房都很大，有院子、廊房、花園等。至少在我們的人所見到的廣州城和沿海地區，房屋都是平房。聽説在靠北的省份里有樓房。在幾乎大部分省份或地區(這是他們的稱呼)，特別是沿海部分，河道縱橫交錯，一部分是淡水河，另一部分是深入陸地的海水河。沿海地區非常平坦，似乎是潮泛區，然而事實却是當地人辛勤建設，把居住的地方安排得像灌溉的果園。

當地有那麼多船在河裹航行，好像住在水上的人和住在岸上的人一樣多。因為船就是船民的家，所以他們把船的一部分遮蓋起來，就像房屋一樣，把老婆、孩子和財産安頓在裹面。在有些季節，船的另一部分也遮蓋着，用來載客。河流都又長又寬，使得船隻能够雙向航行，來來往往。幾乎每條河上都有另外許多

像店鋪一樣的非移動船，它們具有岸上城區應有的一切特點。

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

#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所著《游記》（1580年完稿，1614年出版）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生於1509年，卒於1583年，一生動蕩坎坷，充滿傳奇色彩，正如他自己所說，“曾13次被俘，16次被賣”。他出身貧困，自小在貴族家里當差。懷着發大財的願望，他像當時的其他冒險家一樣，於1537年去印度，直到1558年才返回葡萄牙。整整21年中，他走遍了東方各國，經歷了無數的奇險之事。他曾巨財在手，也曾一貧如洗。他做過海盜、商人，參與了暴力行為，也任過葡萄牙東方帝國的官員，深受上層人士的信賴，

甚至還陪同沙勿略神父去日本傳教，出資建造了日本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並在1554年參加了耶穌會。1556年，他要求退出耶穌會，並在兩年後踏上了回國之途。回國后，他多次要求在宮廷任個閑職，但未獲批准，失望之極，他隱退到里斯本對岸的阿爾馬達居住並成家育兒。他可能從1569年起開始撰寫《游記》一書，叙述旅途奇聞。據他自己説，寫書的目的是為了能給子女留下一本書，但是毫無疑問，其用意也是為了向大家介紹東方，讓西方人了解他們知之甚少的東方。

該書於1580年完稿后，為人們競相傳抄閱讀，但正式出版是在1614年，即他死后31年。據説在出版前，不僅當時的宗教法庭對該書進行了檢查删改，而且耶穌會也删去了其中反映作者與該會關係的内容。該書出版后，很快被譯成西班牙語、法語、荷蘭語、德語及其他語言，在當時所造成的影響堪與塞萬提斯的名著《堂吉訶德》相比，在葡萄牙文學史上亦占有突出的一席。他鄉異國的風俗習慣以及作者傳奇般的遭遇使西方耳目一新，但人們更多地把它看成是一部融真實與想象於一體的小説，認為若是作為一部旅行紀録，則其内容不實，特别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年代矛盾，地名不清，距離錯誤，引用的外國文字意義不明。有人甚至將作者的名字 Fernão Mendes Pinto 改

成："Fernão, mentes? Minto"，即"費爾南，你在説謊嗎？我在説謊。"因為就書寫及發音而言，葡語單詞"mentes（你説謊）"與"Mendes（門德斯）"以及"Minto（我説謊）"與"Pinto（平托）"都只差一個字母。

但在今天的葡萄牙和西方世界，《游記》一書正在引起學者們越來越大的興趣，被認為是一部獨一無二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學、歷史和思想意義。美國學者麗貝卡·卡茨（Rebecca Catz）認為，在一個宗教法庭肆意扼殺人們思想的年代，《游記》大膽辛辣地諷刺了葡萄牙的宗教和政治機構，譴責了作為葡萄牙海外帝國生命綫的十字軍思想。也有不少人認為：1572年，葡萄牙偉大詩人卡蒙斯的史詩《葡國魂》（又譯《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問世，當卡蒙斯從正面歌頌葡萄牙人勇敢的印度之行及海外大發現時，門德斯則從反面及側面補充了這一段歷史。就其內容來説，亦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游記》一書雖然有夸張部分，所描寫的仍不失為事實。很多人把書中模糊不清的地方歸罪於宗教法庭和耶穌會人士的删除。也有很多人認為，任何人在回憶幾十年前的經歷時，記憶出些差錯是很自然的，但並不能因此而否定全書的內容及意義。在其1972年的博士論文中，麗貝卡·卡茨寫道："在世界文學藝術的巨著中，《游記》是最被人們誤解的作品之

一。”

從全書的二百二十六章中，現選譯了第八十八章至第九十九章、第一百零五章至第一百一十四章。譯自瑪麗婭·阿爾貝塔·梅內雷斯（Maria Alberta Menéres）的校訂本，由阿佛羅迪特出版社（Ediçóes Afrodite）在1971年出版。在這些章節中，作者不吝筆墨，詳細介紹了當時中國的豐富物產、豪華建築及各種風俗。作者特別提到中國的社會安定，司法公正，市場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勤懇勞作、愛好和平。至於批評方面，則集中在宗教方面。葡萄牙歷來是一個天主教國家，當年進行海外擴張的目的之一就是傳播天主的福音，所以一個生活在那個年代的葡萄牙人對非天主教的其他宗教進行攻擊，是很自然的。

根據作者在書中第七十一章至第八十七章的敘述，在1542年5月14日（當指陰曆五月十四），在葡人安東尼奥·德·法里亞（António de Faria）的帶領下，近150人，（其中包括作者、一個神父和一個中國海盜兼嚮導）乘坐兩條快船，從鎮海出發，要去一個名叫加雷鋪（Calemplui）的河島行動，因為據中國嚮導說，那裏有中國17個國王的陵墓，裏面金銀成堆，而除了僧人，無人防守。他們沿着海岸北上，進入一條大河，溯河而上，路上驚險迭起，船上屢有減員，但

一路上始終未引人注意，在83天後悄悄到達了該島。當天晚上，他們即上島，就近將一座廟宇洗劫一空。原以為這次行劫神不知鬼不覺，第二天可以深入島內，搶劫陵墓，但實際上被人發覺了。他們匆忙逃遁，起錨行船，沿河而下，但在南京灣(enseada do Nanquim)遇到風暴，僅14個葡人幸免一死。餘生者偽稱是遭到海難的暹羅商人，一路行乞，想步行到南京，然后從南京搭船去鎮海或廣東，但在一個叫泰堡(Taypor)的地方，被當地總兵以不務正業流民罪逮捕，並押解到南京，又從南京被押到北京，最后被判流放 Quansi（可能指甘肅）。自被捕后，仍有同伴陸續喪命，只有9人得以幸存，其中包括作者。就這樣，作者得以深入中國內地，見識了中國的情況。

但是必須指出，由於作者到過的地方太多，所稱見聞的事物太多，接觸的又是當地方言，記録或記憶難免不準，再加上成書之時是在事發近40年以後，離今天亦是年代久遠，所以書中用葡萄牙字母記載的很多中國地名人名今天無從可查，亦有不少見聞讀來似是天方夜譚。希望中國讀者運用自己的歷史知識來分析確定這些描寫的可信程度。

譯文中的譯注參照了麗貝卡·卡茨在1989年翻譯的英譯本中的注釋。為方便閱讀，在翻譯時亦將太

長的某些段落分隔成較短的段落。

——譯者

## 八十八　南京城的宏大以及我們如何啓程去北京

拿到信函后，我們便於次日凌晨出發，仍像上面所講的那樣戴着刑具。我們繼續那每天行程不定的旅途，因為在那個季節河中水深流急，波濤洶涌。日薄西山時，我們在一個名叫明哈古村[①] 的小村莊靠岸夜宿。押送我們的知府或地方行政長官[②] 是當地人，這裏是他成親生子之地。知府在這裏逗留了三日，處理一些公私雜務。三天後，知府與夫人及家眷一起上了船，我們便繼續我們的旅途，同河中還有很多船，駛往帝國的其他省州。雖然我們被鎖在船板上划槳，不能走動，但沿海兩岸城鎮村落中那壯觀的景色仍然映入我們的眼簾。從不多的所見所聞中，我將選擇講述

① 原文為 Minhacutem。

② 原文為 chifu ou alcaide，葡語單詞 alcaide 指當時葡萄牙的地方行政長官，作者用這個詞來說明知府的職務。

一些情況。

我先從我們的啟程地南京講起。南京位於北緯三十九度又三分之一的地方，座落在 Batampina 河畔[①]。這個河名在他們的語言里意“魚花”。據他們説（后來我也見到了），這條河發源於韃靼一個叫佛斯迪爾[②]的湖泊，離韃靼王帖木爾[③]居住時間最長的撒馬爾罕[④]相距 9 里格[⑤]。

……

言歸正傳，南京位於魚花河畔，地勢較高，四周的田野盡收眼底。這裏氣候涼爽宜人，長達 8 里格的城牆環繞全城，因為城寬 3 里格，長 1 里格。城裏的建築一般為平房或二層樓房，但官員們的住宅均為平房，四周有圍牆和壕溝，溝上建有石橋通向門口。門

① 南京座落在長江邊。根據作者在下文中的敘述（即他們溯魚花河而上，直到北京），“魚花河”當指大運河。作者在這兒的敘述有誤，把長江和大運河視作一河。

② 原文為 Fãostir。

③ 原文為 Taborlão，即 Tamerlão（塔梅爾蘭），是歐洲人對帖木爾的稱呼。帖木爾自稱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創立了帖木爾帝國，都撒馬爾罕，1405 年擬東侵中國，途中病死罷兵。

④ 原文為 Lançame。

⑤ 參見頁（4），注釋（2）。

口有拱門[①]，富麗堂皇，造價不菲，檐頂裝飾華麗多姿，整體看起來頗為排場壯觀。統治各省份和各王國[②]的察院、按察使、海道、都堂、總兵等人的衙門則建有六至七層的箭樓，樓頂流金溢彩，金碧輝煌，樓內有兵器庫及他們的內室，裏面有珠寶，還有用綾羅綢緞裝飾的家具以及難以計數的精陶細瓷。在他們眼中，這些瓷器猶如寶石般珍貴，不能流出王國。這不僅是因為當地人比我們更看重這些東西，而且朝廷明令禁止向外國人出售，違者將被處以極刑。但薩塔馬斯[③]的波斯人不受此限，他們被稱為薩非人[④]，他們獲特權可以非常昂貴的價格購得少許瓷器。

中國人告訴我們説，全城有 80 萬居民，24000 所官宅，62 個大廣場，130 家屠宰場，每家有 80 個肉鋪。城中的街道馬路多達 8000 多條，其中最繁華的有 600 條，沿街兩邊都有又粗又圓的黃銅杆做柵欄。他們還告訴我們説城中有 2300 座帶塔的建築，其中 1000 座是寺院，均係裝飾華麗的建築，其鐘樓内置有 60 至 70

---

① 這兒當指牌樓。參見頁（39），注釋（2）。

② 參見頁（17），注釋（1）。

③ 為波斯薩非王朝國王，1521 年至 1576 年在位。

④ 即薩非王朝。

口用金屬或鑄鐵製做的大鐘，鐘聲大得嚇人。城中還有30座既大又堅固的牢獄，每座關押2000到3000個囚犯。每座牢相當於一座慈善院，在所有的民事和刑事法庭為窮人安排訴訟代理人，並進行施舍。所有繁華街道的入口處都建有拱樓[①]，樓下的大門日落而閉。其中大多數街道設有清澈的水池，而街道本身非常豪華，生意興隆。每到新月和滿月之日，全城逢集，各地趕集的人趨之若鶩。集上的食品非常豐富，無論是水果，還是肉類，凡是能够想象得出的物品，應有盡有。這條河裏的魚類數量及品種非常之多，特别是鯔魚和鯛魚極多，簡直難以形容。出售活魚時，一般用葦條串在魚嘴[②] 上提着。除了鮮魚外，海產的乾魚及鹹魚亦大量存在。中國人告訴我們，當地還有萬台織機，所產絲綢運銷全國各地。

城市被堅固厚實的石牆圍繞，城牆上開有130座城門供人出入。每座城門都有吊橋，懸挂在護城河上。每個門口都有一個門房和兩個手持長戟的士兵把守，注意出入的行人和車轎。城牆上的12座石堡與我國的幾乎一模一樣，堡上樓塔高聳，但未部署火炮。當地

① 參見頁（145），注釋（1）。

② 原文為魚鼻。

人稱，該城每天為國王帶來2000兩白銀的收入，相當於我國的3000克魯扎多，這在前面已多次提及。關於王宫的情況我隻字未提，因為除了外表，我們從未看到過裏面，所知的都是聽中國人所講的。他們講了那麼多，我恐難複述，故在這裏暫不介紹，也因為後面我還將介紹在北京王宫中的所見所聞。坦白地説，儘管只是介紹所見所聞中的小部分，我已經對此感到擔心。我並不是擔心目睹過中國其他壯觀景物的人會對我的描述感到詫異，而是擔心那些没有見過這塊國土的人，會根據他們在自己家鄉所見到的那一點點東西，對與自己的管窺蠡測和孤陋寡聞不相吻合的事實提出疑問或乾脆矢口否定[①]。

## 八十九　抵達坡家寨[②]前的見聞經歷以及城中寺廟的雄姿

我們繼續溯河而上。在最初兩天，沿河兩岸既無

---

① 本文作者非常擔心自己的介紹會被孤陋寡聞的人認為是瞎説。

② 原文為 Pocasser。根據麗貝卡的注釋，阿爾曼多·科爾特松(Armando Cortesão)認為此地似指鎮江。

繁華市鎮，亦無值得一提的高大建築，雙目所及，只是無數的小村莊，擁有二、三百個居民。從村莊的外表和房屋的簡陋程度來看，居民們似是漁民和靠勞動為生的窮人。極目遠眺，映入眼簾的是大片松林、栗林、柑桔林和樹林，一片片的小麥、水稻、玉米、小米、大麥、燕麥、瓜果菜蔬、亞麻和棉花，以及達官貴人家的圍牆，圍著花園和豪華住宅。沿河兩岸還有那麼多各種各樣的牲畜，以至我完全可以說，這種景象酷似埃塞俄比亞或普列斯特·若奧[①] 國土上的風光。遠處的山頭上有很多當地人的寺廟，檐頂流金溢彩，外觀莊嚴、氣派、雄偉，即使遠遠望去，也令人賞心悦目。

上路后的第四天，我們到達了一個規模相當大的城市，叫坡家寨。該城比廣州大一倍，有堅固的城牆環繞，城牆上的箭樓和堡壘幾乎與我國的完全一樣。城牆前的河邊有個碼頭，約有兩炮的射程之長，用兩排鐵柵欄緊緊封住，出入口安裝着結實的大門，供人員

---

① 原文為 Prestes Joaõ。從中世紀起，在歐洲就傳說在東方有普列斯特·若奧所領導的强大國家，那裏住着天主教徒。在 1486 年和 1487 年，葡萄牙國王若奧二世兩次派遣使者尋找這一國土，直到抵達了埃塞俄比亞，開始用這個名字稱呼埃塞俄比亞的皇帝。

進出以及帆船和其他船隻卸貨用。接着，這些船在這裏裝上各類商品運往全國各地，主要是銅、糖和明礬，其中明礬是大宗商品。在快到城盡頭的一塊空地上聳立着一座雄偉的城堡，上面建有堡壘和五座箭樓。據中國人說，當今國王[1]的父親曾將俘獲的一個韃靼王囚禁在其中最高的樓上長達九年，直至韃靼王服毒自盡。毒藥是韃靼王的部下派人偷偷送入的，為的是不向中國的國王支付所索的贖金。

在這個城裏，知府允許我們九人中的三人跟着四個持戟的公差（相當於我們的法警）上街乞討。我們仍然戴着刑具，他們帶我們去了六七條大街，人們所施舍的東西，不論是衣服還是金錢，價值都超過了20多克魯扎多，此外還有很多肉食、米面和水果。根據當地的習慣，我們和四個公差將這些東西對分。

在這裏，他們帶我們去了一個廟，當時正值廟神的拜祭日，人山人海。據說這裏以前是王宮，當今國王的爺爺就在此宮誕生。因為王后在分娩后死去，所以就被葬在她分娩的那間屋子裏。為了表示對她的紀念，這些殿堂被改成這個廟……

整座建築，包括殿堂、花園、果園以及大門內所

① 當時的皇帝是明世宗嘉靖皇帝。

有的一切，均建在空中，座落在 360 根石柱之上。每根柱子都用一塊整石做成，足有一個水桶那麼粗，高 27 拃。這 360 根柱子以一年的 360 天命名，每天輪着大事慶祝，廣為施舍，屠牲獻祭，伴之以鑼鈸、歌舞和其他慶祝形式。每根柱子所代表的神名牌就放在裝飾華麗的神龕里，前面懸掛着一盞銀燈。八條繁華的大街在這些石柱的底部延伸，街道兩端設有黃銅柵欄，裝有大門，外來的香客和看熱鬧的人不斷進出，絡繹不絕。

安葬王后的空中殿堂形似圓形小教堂，從上到下覆蓋着銀箔，各種各樣的裝飾精工細雕，所下的工夫遠遠超過東西本身的價值。殿堂中央有一個比例適中的圓形祭壇，在 15 級臺階之上，四周圍繞着六排銀柵欄，帶有鍍金接頭。祭壇的最高處放着一個大大的圓球，球上有一只銀獅子，獅子的頭上頂着一只三拃見方的純金盒子，據説盒中裝着王后的遺骨，愚昧無知的香客視此為聖物，對其頂禮膜拜。在祭壇的四周有同樣比例的四根銀樑，位於整個建築之上，體現了整個殿堂的雄偉，上面懸掛着 43 盞銀燈、7 盞金燈。銀燈代表王后死於 43 歲，金燈象征着她生育了 7 個兒子。一走出這個殿堂的拱門，就是十字殿堂的入口處，有八根橫樑穿越整個屋頂，上面也懸掛着許多又大又

美的銀燈。中國人告訴我們説，王國内最尊貴的婦人，如察院、海道、都堂和按察使等的夫人，都出席了王后的葬禮，為了表示悼念，命人在此懸掛銀燈，據説共有 253 盞。

整座房屋（幾乎與里斯本聖多明戈教堂的規模相當）的大門外有六排長長的巨人塑像，將房屋圍了起來。巨像比例適當，每尊都有 15 拃高，用青銅鑄造。有些手持長戟狼牙棒，有些背插板斧，整個場面顯得聲勢浩大，雄偉壯觀，使人百看不厭。

在這一大群塑像之間（中國人稱共有 1200 座）盤踞着 24 條巨大的青銅蟒蛇，每條身上都端坐着一位婦人，手持寶劍，頭頂銀冠。據説這 24 位婦人都被賜封為“王后”，蔭及后世，因為她們都為王后殉葬，願在另一個世界以自己的靈魂侍奉王后的靈魂，就像在世時身體力行服侍王后的鳳體一樣。她們的同代人都以此為榮，並將此作為貴族的徽飾。

在這六排塑像外面是一圈鍍金的凱旋門[①]，上面挂滿了銀鈴鐺，隨風不停地發出響聲，聲音之大，吞没了人的説話聲。凱旋門之外，便是兩排呈同一比例的黄銅栅欄，把整個建築圍繞起來。栅欄頂端有位於

---

① 指拱門式建築，似指牌樓。參見頁（39），注釋（2）。

圓球上的獅子，這是中國國王的徽記，關於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説過幾次了。在廣場的四角有四個青銅妖魔，其體態之怪，身體之大，面目之猙獰，超出常人的想象，因此我以為最好不置一詞，因為我覺得並承認自己既無學識亦找不到詞彙來加以説明形容。然而隱瞞一切，隻字不提，似乎又不合情理，所以我根據自己的浮淺理解略作介紹。

廣場入口處右面的妖魔被中國人稱為烟洞深處的吞骨蛇，據傳名叫路西非爾[①]，模樣則是一條變形蛇。其胸部生有七條蛇，條條都醜陋恐怖，體色為黑緑相間，渾身像箭猪一樣長滿了一拃多長的刺。每條蛇的口中還横叼着一個好像昏死過去的女人，她們的頭髮披散在腦後。妖魔巨大而變形的嘴裏咬着一條蜥蜴，身體一半在口外，長及30多拃，粗若酒桶。妖魔的鼻子、鼻孔和嘴唇鮮血淋淋，把腦袋以下的身體部分都染紅了。其雙手攥着一頭大象，如此用力，以至大象的五臟六腑都從口中被擠壓出來。這一難以想象的場面如此獨特，如此逼真，令人心驚肉跳。

這個妖魔20多尋長的尾巴盤繞着另一個變形妖魔，就是我前面講的座落在廣場四角的四個妖魔中的

---

① 原文為Lúcifer。

第二個，模樣為一個身高100多拃的男子。中國人稱其為吐甘帕羅①，據說是那條蟒蛇之子。他除了面目異常醜陋，還把雙手放在口中，把口撐得猶如一扇大門。口中凹處有一排牙齒，兩尋多長的黑舌頭吐出口外，樣子也極為可怖，令人毛髮悚然。

在另外兩個妖魔中，一個是女人的模樣，叫那德爾高②。她身高17尋，周長6尋，臉龐和腰部齊粗，有2尋多長，與身體比例恰當。鼻孔噴出大量濃烟，口中不斷向外噴射火花，不是假火，而是真火。據說是在她的腦袋裏面不斷燒火，以便向人們表示她是火球女王，在世界末日到來時，她將燒毀地球。

第四個妖魔的模樣是一個蹲着的男子，他正鼓起兩腮使勁吹氣，腮幫子因此而變得像鼓足風的船帆一樣。他的身材也是異常巨大，面目猙獰可怕，令人不敢正視。中國人稱之為烏贊給那勃③。據說他專在海上興風作浪，在陸上摧樓毀房。百姓紛紛向其慷慨施舍，以免他對自己使壞。大家還心甘情願地作他的信徒，每

---

① 原文為 Turcamparó。

② 原文為 Nadelgau。

③ 原文為 Uzanguenabó。

年上貢一個碼子[①]，相當於50雷阿爾[②]，為的是使他不把自己的船沉没，也不加害於船員，也不帶來其他各種各樣的災害，這些盲從者確信每一次災害都能造成1000個死者。

## 九十　榮濟樓[③] 的所見所聞及抵達前后

次日我們告别了坡家寨重踏旅途，來到了另一個叫西嶺溝[④] 的城市。該城規模也很大，很繁華，房屋建築很好，圍繞着磚砌城牆。城牆外是護城河，城的兩頭有兩座用土石充填建起的堅固壯觀的城堡，上面的箭樓和堡壘幾乎與我國的一樣。入城處設有吊橋，用粗大的鐵索吊起懸在空中。每座城堡的中間有一座五層高的箭樓，裝飾多彩多姿。據中國人説，兩座箭樓

① 原文為 mas，參見頁（111）注釋（1）。

② 參見頁（38）注釋（3）。

③ 原文為 Junquileu。根據麗貝卡的注釋，阿爾曼多·克爾特松認為這是位於今日江蘇省泛水和寶應之間的一個小鎮（曾用英文寫為 Wei－Ch'ueh－Lou）。在1557年出版的《偉大的阿豐索·阿爾布克爾克的評論》一書也提到了這個地名。

④ 原文為 Xilingau。

裹存放着該按察使司[①]歲入中的15000皮科[②]銀子，是當今國王的祖父下令存放的，以紀念他的一個兒子在此樓上誕生。這個兒子叫Leuquinau，意思是“同樂”。他最終遁入空門，被當地人視為聖人，死後葬在一座紀念濟亞瓦拉特爾[③]的廟裹，即海魚神廟。這些愚昧之衆説該神制訂了律法和規章，聽起來荒誕不經，令人驚愕不已，我將適時再作介紹。

該城以及上游相距五里格的另一個城市是這個王國大部分絲綢的產地，據説是因為當地的水質使染料色彩鮮艷，勝過其他任何地方。據説當地共有13000台織機，每年為國王帶來30萬兩白銀的收入。

我們繼續逆水而上，次日午後時到達了牲畜成群的寬廣田野，牧群中有牛、公馬和母馬，不少人騎在馬上放牧，這些牲畜是為了出售給商人的，像其他肉畜一樣運到屠宰場宰殺。

---

① 原文為anchacilado。明代曾把省稱為布政使司，按察使是各省提刑按察使司的長官，主管一省的司法。參見頁（31），注釋（1）。

② 原文為pico，古代重量單位，合61公斤多，故一萬五千皮科當合九十一萬五千多公斤。

③ 原文為Quiay Varatel。根據鹿貝卡的注釋，達爾加多（Dalgado）認為Quiay一詞來自馬來一爪哇語，表示“尊敬的”，亦被放在神名的前面。

過了這片可能有 10 至 12 里格長的田野，我們來到了一個叫槳濟樓的鎮子，四周由磚牆圍繞，牆頂上有尖狀物，但没有雉堞，也不像我前面提到的其他地方那樣有堡壘和箭樓。在鎮邊靠河的地方，我們看到有幾間陳舊破落的屋子建在水中粗粗的木樁上，就像我們的河邊庫房。屋門前的小小空地上立着一塊石碑，四周用紅緑兩色的鐵柵欄圍着，四根光潔精緻的石柱頂着一個飾有黑白細瓷磚的圓拱頂。在石碑上面嵌有五枚小口徑炮彈和兩枚鑄鐵彈，仿佛是半個球體。在石碑的正面按中國的習慣刻着一行金字：

馬六甲王叔特拉諾森·穆德達[1] 在此安葬，在神還未向海上盜獅阿爾布克爾克艦長復讎之前，他就被死亡奪去了生命。

看到此碑文，我們大家都無比吃驚，忙問是怎麽回事。在場的中國人中，一位看上去最有身份的人答道：

這里安葬的人自稱是馬六甲國王的使臣，於 40 年

---

① 原文為 Tranocém Mudeliar。根據鹿貝卡、阿爾曼多及巴洛士各自的解釋，此名分別為 Tuan Nassim Mudeliar、Tuan Nossim Mudeliar 及 Tuam Mahamed，其中 Tuan 在馬來語中相當於英語的 Lord。

前來到這裏[①]，向太陽之子[②]求助。因為一些來自天涯海角某個無名國土的人從海上到那裏，侵占了馬六甲[③]，並犯下令人難以置信的可怖罪行。這些事都被記載在一本專門印就的册子上。經過近三年在朝廷奔走，呼籲求救，終獲察院允準，但命運却使他在一日吃晚飯時吹風得病，九天後就與世長辭。他似乎對未完成使命感到痛苦，便在墓碑上寫明自己的家系，以便直到世界末日到來之前，當地人都能知道他是何人，為何而來。

不久我們便離開此地，繼續溯河而上。河水到此不如啟程地南京那樣寬闊，但兩岸的村落、莊園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稠密，每隔一箭之遥的路程必有房子，或

---

① 應為"於三十年前"，因為馬六甲在1511年被葡萄牙人攻占，距離當時三十來年。參見本頁譯注（3）。

② 中國的皇帝歷來被稱為"天子"，但本書作者一直用"太陽之子"這一稱呼。

③ 根據史載，一支葡萄牙艦隊在瓦斯科·達·加馬（Vasco da Gama）的指揮下，於1497年從里斯本出發，繞過好望角，於1498年抵達印度，又於1499年返回里斯本，從此開闢了海上印度航綫，着手建立東印度帝國。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於1503年被派往印度任艦隊指揮，自1509年起任總督，戰績赫赫，先後征服了霍爾木兹（1507）、果阿（1510）、馬六甲（1511）等地。

是寺廟，或是農家。向前再行兩里格，便到了一處由粗鐵柵欄圍起來的廣場，中央矗立着兩尊巨大的青銅塑像，一男一女，倚靠在水桶般粗、七尋高的鐵鑄柱子上。兩個龐然大物均高 74 拃，雙手放入嘴中，面部腫脹，好像在吹氣，眼漏凶光，使觀者不寒而慄。男的叫濟亞辛加大羅①，女的叫亞邦卡巴土爾②。我們向中國人詢問兩尊塑像的含義，他們回答說，男的使勁鼓起腮幫子，正在吹地獄之火，折磨那些生前不肯向他布施的人的鬼魂。女的則是地獄的門神，她允許生前慷慨的施主們逃向一條名叫奧世樂太③ 的清涼河中躲藏，使得魔鬼不能加害於他們。

我們中的一位對如此的愚昧和盲從忍俊不禁，笑出聲來。在場的三四個和尚（即他們的僧人）惱羞成怒，對押解我們的知府說，我們嘲弄了神靈，如不嚴懲我們使神靈滿意，他的靈魂一定會受到兩位神靈的狠狠折磨，永遠别想出地獄。這一威脅嚇壞了知府，立即命人將我們 9 人五花大綁，用雙股繩索鞭笞，每人 100 多鞭，打得我們鮮血直流。從此以后，我們再也不

---

① 原文為 Quiay Xingatalor。

② 原文為 Apancapatur。

③ 原文為 Ochileudai。

敢嘲笑所見之事。在我們抵達這裏時，見有12位和尚正在為兩個惡魔般的巨像燒香，從他們的銀香爐里散發出沉香和安息香的氣味。他們高聲不齊地禱告着："我們伺奉你，請你保佑我們。"另一群僧人則在一旁高聲應答："作為好人，我們向你發誓。"

就這樣衆人在廣場上繞行，參差不齊的高叫聲此起彼伏，持續了整整一個小時。同時，廣場外鐘樓上的鐘聲不停，鼓鈸聲震耳欲聾，的確令人膽戰心驚。

## 九十一　我們如何到達三邳台[1]並偶遇女天主教徒

從這個廣場向前，我們又逆水上行了11天。這一帶的城鎮、村落、城堡如此之多，互相之間的距離在很多地方還不到一箭之遥。視界之内，莊園寺廟的高院大牆比比皆是，檐頂流金溢彩，如此氣派華麗，令我們大家都目瞪口呆。就這樣我們來到了三邳台城。

由於知府夫人染上了重病，我們在該城滯留了五

① 原文為Sampitai。疑指今日江蘇省北部的邳縣，歷史上該地曾屬下邳縣及邳州。

天。經知府批准，我們上岸沿街乞討，但仍像以前那樣被鎖着。當地人對我們慷慨施舍。他們對我們的模樣感到好奇，將我們團團圍住，詢問我們係何方人士，屬哪個王國，家鄉如何稱呼等。我們像往常一樣回答說：我們是暹羅王國人，因海上遇暴風雨而迷路，從鎮海[①]漂泊到南京的一個港灣。儘管目前處境悲慘，昔日均是巨賈富商。

人群中有一位婦女，聽了我們的話語，便說：

"這種事不應大驚小怪，因為常在海上勞作的人，大多難逃葬身海底的厄運。所以我的朋友們，既然我們是上帝用土做成的[②]，那麼最好最保險的還是重視土地，在陸上勞作。"

像對待窮人一般，她邊說邊向我們施舍了兩個碼子，並一再勸告我們，不要再進行長途旅行了，因為在旅途中，上帝所許可的生命是那麼的短暫。緊接着，她解開身上穿的紫色緞襖的袖口，卷起袖子，讓我們看刻在胳膊上的一個十字，刻得很好，猶如摩爾人的火印。她問：

"你們中是否有人見過這個被信奉真理的人稱為

---

① 原文為 Liampó，參見頁（5），注釋（2）。

② 根據《聖經》，上帝用土造了人類始祖亞當。

十字的記號？或者聽到過這種叫法？”

一見到十字，我們大家都誠惶誠恐地雙膝跪地，有些人還眼含熱淚，忙不迭地說見過。聽了這話，婦人發出一聲歡叫，雙手高舉，高聲喊道：“我們的在天之父，聖名永在。”這是用葡萄牙語說的，旋即又講中文，似乎只會說這一點葡文。她急切地要求我們告訴她我們是否是基督教徒[①]。我們一邊齊聲稱是，一邊抓住她的胳膊，親吻上面的十字，並將她未說完的天主經禱告詞補充完畢，以使她確信我們說的是實情。

聽了這些，她明白我們確是基督教徒。她熱淚盈眶，向在場的衆人告别，對我們說：

“來吧，你們這些來自天涯海角的基督徒，跟我這個信奉基督的姐妹走吧。家父在這裏流放時生育了我，從家父那方面算起，說不定我還是你們中間某個人的親戚呢！”

當她邁步帶我們去她家時，押解我們的公差執意不准，說知府命我們在城裏乞討，否則立即返船。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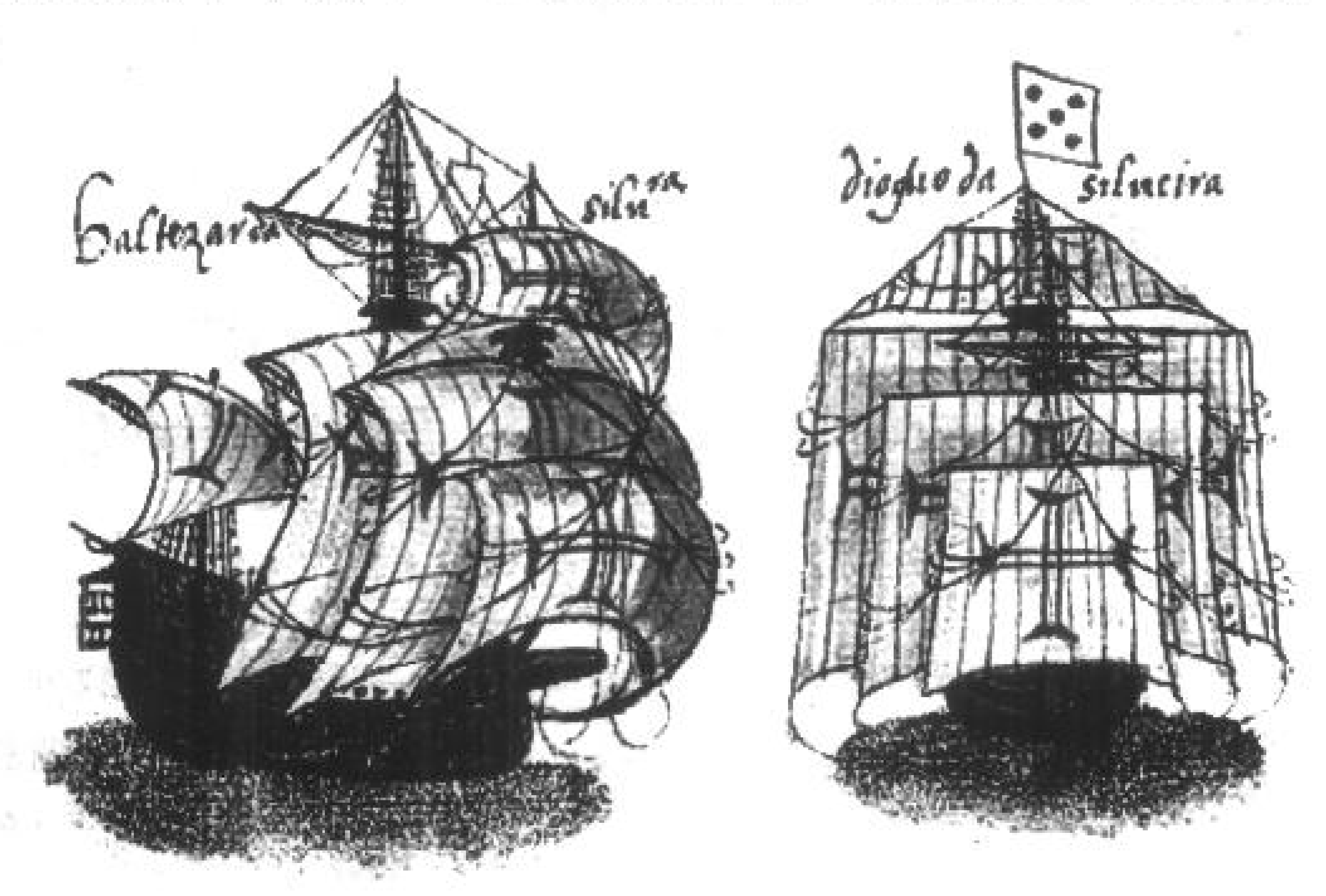
① 在這兒，基督教（葡語為 Cristianismo）是指奉耶穌基督為救世主之各教派的統稱，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等，與佛教、伊斯蘭教並稱為世界三大宗教。不是在中國通常所指的基督教中的新教（葡語為 protestantismo）。這一注釋適用於本書中用同樣說法的其他地方。

們這樣說是出於自己的利益，因為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我們所獲施舍的一半歸他們。他們作出要把我們押回船的樣子，婦人見狀忙說：

“我非常理解你們，知道你們不願吃虧。你們自有你們的道理，因為除了當差所有的，你們没有其他收入。”

她把手伸進口袋，取出二兩白銀塞給他們，他們因此而歡天喜地。經知府批准，她帶我們到了家裏。在這五天内她一直和我們在一起，對我們款待如賓，充滿同情心。

婦人向我們展示家中的一個神龕，裏面有一個鍍金木質的十字架，一些蠟燭臺和一盞銀燈。她說自己



叫伊內斯・德・雷利亞，她父親叫托梅・皮雷斯[①]，曾是我國派去見中國國王的使節。由於我們的一個船長在廣州造反，中國人就認為他是間諜，而不是自己所稱的使節，將他以及隨行的12人逮捕下獄，施以笞刑和拷打，5人當即喪命，其餘人被發配流放，散落在各地，並都相繼慘死。唯一的一個幸存者叫瓦斯科・卡爾沃，是我國的阿爾科切特人[②]。這些她曾多次聽父親說起，邊說邊流淚不止。他父親有幸被發配到那個地方，因為稍有財物，便娶了她的母親，並使她母親成

① 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生於1465年，曾是藥劑師，長期為葡萄牙王室服務。於1511年赴印度，先后在馬六甲、爪哇、印度居住。后被任命為赴中國大使，遞交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致中國皇帝的一封信。使團在1517年到達廣東，等待赴京的消息。一說由於西芒・德・安德拉德的為非作歹（參見頁128注釋1），使團人員被囚禁，從此失去消息。但拉斐埃拉・迪英蒂諾認為，雖然有這些不利因素，使團仍獲准在1520年赴京，1521年明武宗駕崩，按規定使團需退回廣州，等待新皇召見。但主要由於馬六甲親王赴北京告葡人血腥征服馬六甲，葡人是海盜、間諜等，明廷下令禁止葡人在華貿易，托梅・皮雷斯一回廣州，便作為人質被逮捕，以要求葡人放棄馬六甲，同時被捕的還有瓦斯科・卡爾沃。1522年，另一支艦隊到達中國海岸，結果發生海戰，又一批葡人被俘。皇帝下令處決了其中大部分人，只有少數人幸免，其中包括托梅・皮雷斯，瓦斯科・卡爾沃、克里斯托翁・維拉等。

② 阿爾科切特（Arcochete）是離里斯本不遠的一個小城。

為基督教徒。在婚后 27 年的共同生活中，兩人篤信天主教義，並使很多人皈依基督教。如今在那個城裏還有 300 多名教徒，每逢星期天便聚在她家做聖事。我們便問她做聖事時說什麼，如何祈禱。她說，衆人只是在她的那個十字架前跪拜，雙手高舉，眼望蒼天，口念："我主耶穌基督，你是真正的上帝之子，聖靈使你在聖母的腹中得到孕育，以拯救有罪之人。請饒恕我們的罪孽，使我們能進入你的榮耀之國，有幸瞻仰你高高在上的顏面。我們的在天之父，聖名永在。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義，阿門。"隨后，衆人逐一親吻十字，互相擁抱，四散回家。大家和睦相處，互相之間毫無怨讎。因為她父親留下的其他禱告詞被當地人偷走了，所以他們只會剛才說的那一些。我們說，我們剛才聽到的一切都很好，但在啟程前，我們將給她留下其他很常用的禱告詞。她說：

"請你們這樣做吧，來彌補你們向這麼好的一個上帝所欠的一切，上帝已經為你們、為我、為大家做了那麼多事！"

說完，她便讓我們鋪桌子，用豐盛的飯菜招待我們，一連五天，天天如此。知府之所以同意我們去她家，也是因為她給知府夫人送了重禮。她還請求知府夫人說服丈夫善待我們這些獲上帝關注的人。知府夫

人滿口應允，並對重禮感激不儘。

五天中，我們曾為教徒們做了七次聖事，他們因此而顯得非常興奮。克里斯托翁·博拉略給他們做了一本小册子，裏面用中文抄寫着天主經、聖母經、信經、聖母頌、戒律和其他很多常用禱告詞。我們就此辭別了衆教徒和伊內斯·德·雷利亞。根據這幾天我們在她家裏的觀察，她確實像個真正的基督教徒。衆教徒們施舍給我們 50 兩白銀，這在後來面臨困境時派上了用場，下面我還將提到。伊內斯·德·雷利亞私下也送了我們 50 兩銀子，再三請求我們在禱告時請求主保佑她，我們也看到這確實很有必要。

## 九十二　中華帝國的起源以及首批居民的來歷

離開三邳台城后，我們沿河而上[1] 來到了一個叫雷金堡[2] 的地方，這裏有 10000 至 12000 個居民。從

① 原文為“沿着 Batampina 河”，參見頁（144）注釋（1）。當年作者等人應該是沿大運河北上。

② 原文為 Lequimpau。

外觀看來，房屋建築頗好，四周有城牆和護城河環繞。護城河外有一排極長的房屋，是一個有 30 座火爐的作坊，冶煉大量銀子。銀礦石採自五里格外的土森嶺[①]，用小車運來。中國人告訴我們說，各礦常年共有逾千名採礦者，每年給國王帶來 5000 皮科[②] 白銀的收入。人們還向我們講了許多奇聞軼事，不在此一一羅列贅述。

太陽快落山時，我們離開了這裏。第二天下午到達了兩座隔河相望的小城，互相之間的距離為四分之一里格，即河流的寬度。兩座城一座叫巴貢[③]，另一座叫納高[④]，從外表看都不大，但城中建築却很講究，石砌的城牆既厚且寬。

這里有許多寺廟，飛檐尖頂，金碧輝煌，上面有不少題詞銘文，造價不菲，看上去令人賞心悅目。我將把當時及后來聽到的有關這兩座城市的傳說作一介紹，以便大家了解這個帝國的起源，因為從古至今，還沒有作家提到這些。

---

① 原文為 Tuxenguim。

② 約合三十多萬公斤，參見頁（155）注釋（2）。

③ 原文為 Pacão。

④ 原文為 Nacau。

據介紹中國列王的 80 部編年史中的第一部第十三章記載（我曾多次聽人讀這部編年史），在 639 年的洪水泛濫后，有一個叫關帝坡口[①] 的地方，根據其氣候，應位於北緯六十二度，相當於我們這邊德國的緯度。當時那裏是一塊領地或小王國，君主叫杜邦[②]。據説杜邦雖年輕未婚，却熱戀着一個叫南佳[③]的女人，和她私下生育了三個兒子，為此，寡居的太后感到甚為不快。王國的重臣權貴們多次要求君主成親，但他一概拒絶，所提出的一些理由又不能令大家接受。於是，在太后的唆使下，他們不改初衷，步步逼緊。為了不做違心之事，杜邦遁入空門，到地藏[④] 廟出家為僧，意欲就此把自己和南佳的長子合法化，讓他繼承王位。地藏似乎曾是羅馬人的神像和教派，如今在中國、日本島、交趾支那、柬埔寨和暹羅仍然盛行，我曾在這些地方看到過很多地藏廟。杜邦在退位書中宣布這是他的最後心願，但他那五十歲的寡母却堅持不允，並説，既然她的兒子想在宗教中度過一生，導致王位無合法

---

① 原文為 Guantipocau。

② 原文為 Turbão。

③ 原文為 Nancá。

④ 原文為 Gizom。根據麗貝卡的注釋，該詞來自日語的 Jizoo，相當於漢語的 “Ti—tsang”。

策划暴動造反使他不得安寧。於是他派遣了一支由 30 條船組成的船隊，載着 1600 名官兵去捉拿南佳等人。

南佳得知后，召集衆人商議，决定走為上計，因為兒子年幼，自己又是婦道人家，且人少力單，赤手空拳，缺乏一切必要的條件以抵禦衆多强敵。她吩咐查點人數，結果是總數不過近 1300 名，其中還只有 500 為男丁，餘者皆是婦孺。面對這麽多人，河中却只有三葉小舟和一條連 100 人也容納不了的大船。南佳深知這些船不能載上所有的人，便開始尋找其他能滿足這一需求的辦法。史書説她再一次召集衆人商議，向大家説明堪憂的處境，請衆人發表意見。衆人面面相覷，坦言没有能力馬上回答這個問題，然而，根據在遇到類似困境時所慣用的古老方式，他們可以擲籤求問，籤落到誰的身上，誰就把神靈傳到他心裏的話講出來。為此他們需要三天的時間，三天内全體戒食，聲淚俱下，齊聲乞求大慈大悲的上主救命，他們深信上主手上定有妙計。南佳和所有的人都决定採用這個辦法，它作為當時的最好選擇而獲得了通過。南佳傳令，三天内如有進食者立即斬首，為的是要通過净身與神靈相通。

繼承人，她將設法予以補救。隨后，她便與 26 歲的僧人四佬[1] 完婚，並力排衆議，讓其宣誓為王。

杜邦立即得知了母后的所作所為，明白她這樣做是為了剥奪他兒子的繼承權，不按照他的退位書做，便決意重返塵世，奪回王位，並為此而不遺余力。

太后和四佬擔心事情的發展最終會使他們喪命。便秘密調集了自己的一些手下人，據説是 30 個騎兵和 80 個步兵。他們在一天夜裏襲擊杜邦的住地，將他及手下一並殺死。然而南佳和三個兒子以及娘家的幾個親人却得以逃出虎口，並乘坐一條小槳船，沿河而下，來到 70 里格外的一個地方上了岸。隨后，又有一些人去那裏和他們匯合。他們在河邊的淺灘上蓋房築堡，並給當地起名為“貧勞年成”[2]，用我們的話來解釋就是“窮人的收成”。他們想在那里耕耘土地，自食其力以度餘生。據書中同一章記載，從這裏往下當時無人居住。

南佳在貧窮、悲慘中度過了五年。暴君四佬不受百姓擁戴，一直擔心南佳的三個兒子長大后，會奪回他篡奪的王位，或者至少會為了自己在王國内的權力，

---

① 原文為 Silau。

② 原文為 Pilaunera。

敵船，你們要在流水聲中向前行駛，你要小心注視着黑夜，因為他在你到達河口之前會向你指點地點，你要在那裏建立家園，長期居住。該地的名聲將到處傳揚，世世代代的外來人將在那裏奉上自己的聲音和血肉，贊頌他的仁慈，這些歡呼聲猶如正直忠誠的幼童的吶喊聲一樣，令他無比歡娛。”

說完這些話，小孩倒地氣絶。南佳和衆人見狀（如果確實如此）驚愕不已。

我多次聽人講的這段記載還説，此事發生五天後的一個清晨，人們看到有30條排列整齊的船向下游駛來，但船上空無一人。據説（中國人對此深信不疑），船隊前來是為了要在可憐的南佳、她的兒子以及和她在一起的其他人身上實施暴君四佬的殘酷計划。一天，船隊在一個叫加代八水[①]的地方夜泊時，一片黑雲在船隊的上方形成，雷閃電鳴，頃刻之間，傾盆大雨從天而降。雨水的溫度極高，落在當時還未睡着的人身上，燙得他們直往河裏跳，不到一個小時，便全部死亡，因為據説雨點一旦碰到肉體，便燙得他們疼痛難熬，直入骨髓，而且没有任何衣服或拉來遮體的東西能擋住雨水。

---

① 原文為Catebasoi。

# 九十三　齋戒以後所發生的事情以及所獲得的成功

三天的苦行結束後，大家開始擲籤求問。連續五次，籤子都落在一個與可怖的暴君四佬同名的七歲小孩身上。大家都感到迷惑不解，憂慮重重，因為在他們之中再沒有另外的人叫四佬。在敲鑼燒香中，衆人獻上了祭品，完成了整套儀式，以謝神施恩。然後，大家命令小孩高舉雙手，講出擺脱困境的妙計。據説小孩雙眼盯住南佳，説：

"可憐軟弱的女人啊，帶着你的痛苦和憂悒，面對凡人智慧向你所能提出的一點計策，如今你顯得更加焦急不安，不知所措。你屈伏在上主的手下，發出謙恭的嘆息，拔啊拔，或者説，盡力把自己的心從世間的迷霧中拔出來。你雙眼緊盯着蒼天，從那裏將能看到在養育你的正義面前，一個無辜痛苦者的祈禱會產生多大的力量，因為在你發出謙恭的嘆息，向他表示自己軟弱無能的那一刻，那上面馬上將戰勝暴君四佬的勝利贈予你。世人之主通過我——他的一個螞蟻——要你許一個諾。他要你讓自己的兒子和家人登上

"弟兄們，朋友們，我們的新家園將在此石上建成，朕將朕的名字刻在它的上面，因為從今以後此城就叫這個名字，所以朕以朋友的身份請求諸位，並以國王的名義命令大家，就以此名稱呼本城，使後人永志不忘，直至世界末日到來。六三九年八月初三，在萬物之主向世人表示了對人間罪孽的厭惡並以天河之水流瀉大地以昭正義后，新王北京在此建城，並以其名命名此城。正如死去的那個孩童在預言中宣告的那樣，在這城裏，要讓世世代代的外來人贊頌應該如何敬主並適當地祭主。"

如今這段話仍然刻在該城某一城門的拱門上方的銀徽上。該門如今叫豐民國泰門[①]，是主要的城門，常年由 40 名持戟的士兵和一名長官把守，以示對預言的尊重和紀念。而其他城門僅有四人把守，以注意每天進出的人員。據史書記載，由於新君主是在八月初三為該城奠基的，所以從那時至今，中國的君主習慣於這一天在百姓面前公開露面。露面儀式如此隆重盛大，排場如此豪華不凡，連其中的一小部分我都恐怕講不全，更不要説介紹所有的情況了，所以我不想在此涉及自己没有把握進行介紹的事情。

---

① 原文為 Pommicotai。

南佳承認這確是一個難解之謎。她淚流滿面地從神靈手中接受了這一恩惠，並和衆人一起感謝他的保佑。她與三個兒子及衆人登上了 30 條大船，沿河而下，隨着嘩嘩的水流向前，在 47 天以後到達了現今北京城的地方。南佳和衆人一起上了岸，决心在此定居。出於對心腹大患四佬的擔心，他們在那裏修建了最堅固的城堡，用石塊充填打成排樁，詳情后叙。

## 九十四　中國四大古城的創始人及北京城的宏大

據史書説，南佳率衆人上岸後僅五天，便立其長子為那些人的君主，以便了結一樁心事，也減輕自己一直以來的工作負擔。衆人都向南佳的兒子表示臣服，他在當天下午就圈定了修城堡的地點。在下令迅速挖掘的第一條護城河完工后，他在攝政母后、兩個弟弟以及一些重臣的陪同下走出帳篷，身着節日盛裝，第一次在百姓面前公開露面。他在衆人的陪伴下走來，其隨從拿着一塊他早已吩咐刻鑿好的石頭。當走近挖開的地基處時，他非常高興的用雙手拿起石頭，然后雙膝跪地，雙手舉向空中，對在場的衆人説：

的孫子忽必烈王[1]在82年后又修建了第二道城牆。兩道城牆的周長共為60里格，每道30里格，即城長10里格，寬5里格。據記載，兩道城牆上共有1060座圓形垛樓和240座堅固、寬敞、高聳的箭樓。樓頂色彩繽紛，光彩奪目。每座樓上都有蹲在圓球上的鍍金獅子，這是中國國王的徽記，象征着他是占據世界王座的獅王。城牆外是一條深10尋、寬40尋的城壕，河中有許多帶槳的船，上面有蓬，猶如房屋一般，裏面出售各種各樣所能想象到的東西，除了食品，還有其他所有能叫得出名字的商品。

中國人告訴我們説，此城四周共有360座城門，正如前面所説的，在每座城門口總有四個衛兵把守，他們手持長戟，注意着出入的一切。那裏還有一些官署，猶如市政廳，内有按察使和司法人員。走失的小孩也被送到那裏，以便他們的父母前往尋領。

---

① 原文為Jumbileitai。據記載，金朝統治者於1151年在燕京規划設計和擴建新都，分為外城和内城，起名中都。中都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率領的蒙古騎兵攻陷後，被火焚毁，成為廢墟。成吉思汗的孫子元世祖忽必烈於1267年開始在中都東北建都，於1285年基本建成，於1290年全部完工，歷時23年。新都名大都，即北京城的前身。明成祖朱棣在1406至1420年間營建了北京宫殿城池，隨後正式遷都北京。

這第一位國王在奠基之時所說的一番話，被中國人視作不容置疑的預言。後來，他的後人立法規定，除了使臣和俘虜，嚴禁夷人踏足該國，違者予以嚴懲，所以違者一旦被抓，便被到處放逐。對於我們九人就是這樣處理的。

北京城就像我簡單介紹的那樣被修建起來了，南佳的長子北京是國君，他使這個帝國有了居民。他的兩個弟弟一個叫巴貢，另一個叫納高，他們後來創建了另外兩座城市，也分別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至於他們的母親南佳，據史書記載是南京城的創建人。南京是該國的第二大城，其名源自南佳，沿用至今。

據史書記載，從那時起，這個中華帝國的王位世襲相傳，從一些國王傳到另一些國王，一直到某一年代，根據我們的紀年，似是公元 1113 年。至此，北京城遭外敵入侵、蹂躪及摧毀已達 26 次。然而當時人口衆多，且王室財力雄厚，於是當時統治的國王西西邦[①]就花了 23 年的時間建造了第一道城牆，至今仍在。他

---

① 原文為 Xixipão。

呼這個國家，因為事實上所有表示疆土遼闊的名字都對其適用）名勝之地的第五本書記載，曾有一個國王叫克里斯納高達高泰①。當地人習慣用國王的年號紀年，在他統治的一年，似乎相當於公元528年，因為就腹地與遼王國②交界的森西納博③的歸屬發生爭端，國王與韃靼人發生了一場戰爭，結果大敗韃靼，占領了這片土地。然而，韃靼人在八年后重整旗鼓，與友邦結盟，卷土而來，據說攻占了32個要地，其中包括大城市鼓吉樓④。

中國恐怕難以禦敵，與其談和，接受了一些條件，即放棄對爭議之地的權利，並向韃靼人帶來的聯盟軍賠款白銀2000皮科⑤,以此平息了戰事,太平了52年，這都是書上說的。

然而當時在位的國王擔心昔日之事重演，再有其他聯軍來犯，難以抵御，所以決定修築城牆，封閉兩國的全部邊界。他召集百姓入朝，宣布了自己的這一決定，衆人皆稱這樣做很對、很有必要。為了完成這

---

① 原文為 Crisnagal Dacotai。

② 原文為 reino dos lauhós。

③ 原文為 Xenxinapau。

④ 原文為 Ponquilor。

⑤ 約合十二萬二千多公斤，參見頁（155）注釋（2）。

在適當的時候，我將對這座名城的宏偉壯觀之景作一描述。我現在之所以匆匆談了這些，只是想概述一下這個帝國的起源和創建過程，以及北京城的創建人。無論從規模、文明程度、富裕水平和財富來看，還是從其他值得提及的各個方面來講，北京城都堪稱世界都市之都。此外，我亦想略述一下這個帝國的第二大都市南京以及前面提到的巴貢和納高兩城的起源及創建。巴貢和納高城中都有豪華壯觀的廟宇，分別安葬着兩城的創建人。墓棺用綠白相間的雪花石膏制成，鑲嵌着金子，底座是銀獅子，四周布滿油燈香爐，各種香氣襲人。

## 九十五　修築城牆[①]分隔中國和韃靼兩個帝國的國王以及附屬監獄

在敘述了中華帝國的起源、創建以及巨大北京城的城牆后，我認為應該儘可能簡要地介紹一下令人同樣驚嘆的另一景物。

據介紹這個帝國或王國（或者可用其他名字來稱

---

① 指萬里長城。

更堅固。

人們稱此為長安城牆[①]，意思是“堅固的防禦”。這一城牆以同樣的方式沿着綿延起伏的山脈修建，如碰到陡峭的山巔，便用尖鎬把山巔劈開，形成天然石壁，這樣，比起只是城牆本身，這一工事顯得更加堅不可摧。要知道，在這一帶只有這堵在山巒之間延伸的城牆，别無他壁，而且山脈本身也構成了石壁。在長達315里格的距離内只有五個出入口，均是韃靼的河流流經這裏時造成的。河水泅涌澎湃，一泄而下，穿越腹地，行程500多里格，最后流入中國海和交趾支那海。其中水流最大的一條河，經桂河口，從索爾瑙[②]（一般稱作暹羅）王國入海。國王在五個出入口都派有駐軍，與韃靼駐軍對峙。中國人在每一處駐軍7000，其中步兵6000，騎兵1000，軍餉開支巨大。駐軍大部為外族人，如蒙古人、占婆人、波斯的霍拉桑人[③]和杰齊拉人[④]，以及居住在内陸各王國的臣民，因為中國人[⑤]的確不善戰，除了缺乏實戰經驗外，他們好戰心

---

① 原文為Chanfacau。麗貝卡認為這是指“山海關”。

② 原文為Sornau。

③ 霍拉桑在今天的伊朗東北部。

④ 杰齊拉在今天的巴格達以西北。

⑤ 這兒當指漢人。

麼重要的工程，百姓們在工程期間共為國王提供了 25 萬人員，其中 3 萬人是通過檢查的工匠，其余是輔助人員。在準備好建造這一重大工程的一切所需後，就開始動工了，據史書記載，兩國邊境在 27 年後全綫封閉。同一本書中還說，從城牆一端到另一端的距離是 70 碼[1]，按四里格半一碼的比例計算，共有 315 里格。工程期間，共有 75 萬人員在工地上勞作，其中三分之一由百姓提供（正如前面說過的），三分之一由僧侶和安南各島提供，另外三分之一由國王以及親王貴族和察院、按察使等朝廷命官提供。

我曾幾次見到城牆並丈量過。一般來說，高六尋，其中牆身部分寬 40 拃；但四尋以下的牆基像充填凹地似的夯土建成，外面覆以灰泥混凝土，幾乎比牆身寬一倍，如此堅固，一千門炮也不能轟開。沒有建堡壘，但是建有一些雙層哨樓，底部為黑木柱，他們稱之為 caubesi，即“鐵木”。每根木柱都粗似酒桶，而且非常高，哨樓座落在上面，似乎比座落在石頭和石灰上面

① 原文為 jau。根據麗貝卡的注釋，該詞源自馬來語單詞 jauh，是長度單位。通常一碼等於三里格，但作者在此處認為一碼等於四里格半。按一里格相當於五公里或十里計算，作者筆下的長城全長為三千一百五十里。

# 九十六　抵達十字架地之前的沿途見聞以及安放十字架的原因

我已經離題很久了，現在言歸正傳。在告別了巴貢、納高后，我們又逆水而上，仍像前面所講的那樣被鎖着。我們到達了一個叫明都[1]的城市，它比另外兩座城市都略大一些。往內陸方向，距城約半里格處，有一個面積很大的鹹水湖，湖中有很多鹽田。中國人說該湖水起水落，與200里格外大海的漲潮退潮一樣。該湖每年給國王帶來10萬兩白銀的收入，還只是交納的三分之一的湖鹽產量稅。除此之外，該城的絲綢、樟腦、食糖、瓷器、朱砂、水銀等物產極為豐富，也每年使國王收入10萬兩白銀。從這個城市往前約兩里格，座落着12棟形似庫房的長形建築，裏面有很多人在冶煉加工銅液，鐵錘敲擊的聲音震耳欲聾。如果說當地有什麼可比作地獄，那就是這個工場。為探明如此噪聲的原因，我們尋聲而去，結果發現每棟房內有40座火爐，每邊20個。還有40個巨大的鐵砧，每個

---

① 原文為 Mindo。

不强，還缺少一些武器，特别是缺少火器。

城牆全綫還設有 320 個哨所，每處 500 人，共計 16 萬人，再加上差役、衙役、按察使和察院的衛兵以及管理維持這些人的其他人員，常年人數高達 20 萬人，這是中國人告訴我們的。對於這些人，國王只需提供糧食，無需支付餉銀，因為他們所有的人或大部分人是被流放發配來此的。下面在介紹北京專門關押流犯的大牢時我還要談到這一點。北京的流犯牢也是一座宏偉壯觀、令人贊嘆的建築，那裏常年羈押的囚犯超過 30 萬，以供修築長城所需，他們全部或大部分 18 至 45 歲之間，其中不乏貴族、富翁和社會名人，他們犯了重罪，被送到流犯牢，以替代原來應得的懲罰。 們像在無期牢獄裏一樣，等待着被發配去長城服役。到了長城後，根據察院們制訂通過的戰爭條例，他們可以獲得上訴。察院們在這方面和其他所有方面擁有與國王同樣的權力，每個察院在自己的法庭上擁有真正的、且帶有神秘性的最高權力。

一種依賴關係，他們稱之為“神依”[①]。我曾幾次去勃固王國，曾在那裏看到一個類似的廟宇，當地人將廟裏的神稱為吉諾科吉納納[②]，即“最偉大的神”。這座廟是以前中國人占領印度時建造的。根據他們的紀年，似乎是從公元1013年到1072年。從中可知印度只被中華帝國統治了59年，因為印度征服者的繼承人奧克西瓦高[③]認為手下人流血太多，得不償失，所以主動放棄了印度。

在上面提及的30間房屋裏有大量的鍍金木質神像，還有很多用錫、銅、黃銅、鑄鐵和陶瓷做的神像。數量如此之多，使我不敢計數。

再往前行了不到六、七里格，一個方圓似超過一里格的大城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但城中樓屋皆坍塌於地，一片廢墟。我們向中國人詢問其中原因，回答說，此城以前叫Cohilouzá，意“田花鎮”，曾繁榮一時。約142年前，一位外國人來到此地，一同前來的還有暹羅

---

① 原文為Bijaporentesai。

② 原文為Ginocoginana。

③ 原文為Oxivagão。據史書記載，成吉思汗曾在1221年為追擊花刺子模王子扎蘭丁而入印度，在印度河邊擊敗對方軍隊。成吉思漢的繼承人是窩闊台（Oxivagão?）

鐵砧周圍都有 8 名漢子在有節奏地捶打，動作如此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每棟房內常年有 320 個工匠，按此計算 12 棟房就有 3840 人，還不算從事其他工作的人員。

當我們詢問每年加工的產量時，人們回答說，每年在 11 萬至 12 萬皮科之間，其中兩成歸國王，因為礦山是他的。出礦的山脈叫 Coretumbagá，意"銅河"因為從發現銅礦至今已逾 200 多年，採之不竭，反而越採越多。

沿河再往前近一里格，有一個很大的廣場，用三排鐵柵欄圍住。我們看到那裏有三十間房屋，分成五排，每排六間。這些房屋也很長，建得很好，帶有高聳的鐘樓，大鐘用金屬或鑄鐵制作。屋樓精雕細刻，木柱流金溢彩，正面的石壁上雕刻着豐富多彩的圖案。押解我們的知府同意我們在這個廣場上岸，因為他曾許願要到這個廟裏拜祭。這個廟的神叫 Bigai Potim，意"11 萬神之神"。人們說"Corchó Fungané ginaco ginaca"，意思是說這個神比其他一切神都要强大。這些可憐人的愚昧在於他們認為萬物皆有自己的造物主，都保留着造物主的特點，而這個神將衆神從腋窩娩出，衆神猶如從父親那裏接受了他的特點，對他有

侍奉崇拜、並用鮮血作犧牲拜祭的衆神都是虛假的，是魔鬼裝扮來騙他們的塑像。聽罷這番話，和尚們勃然大怒，大喊大叫誰不去取柴和火來燒他就不得好死。大火迅速點燃，開始猛烈地燒起來。他手划十字，口中説了幾個詞（講故事的人記不起是什麼詞，但都寫在書上），大火隨即熄滅。衆人看到這一奇迹，不禁喊道："這個人的神功十分强大，值得世人尊崇。"挑唆鬧事的幾個主要和尚之中的一個聽了這話，又看到人群開始后撤，便向聖人扔去一塊石頭，並説："誰不照我這麼做，夜蛇將用火舌吞噬他。"其他和尚應聲仿效，聖人當即被石塊砸死，屍體被抛入河中。但水流停止不動，聖人的屍體便連續五天停留在河中，没有被冲向下游。這一奇迹使得當地很多人依照聖人的教法行事，至今人數仍然不少。

在中國人講故事的同時，我們的船拐了一個彎，眼前便出現了一小塊空地，四周緑樹環繞，中間聳立着很大的十字架，用石頭刻成，十分精美。一眼望去，上帝給我們的感覺實在找不到言語來表達。我們全體跪地乞求知府恩准我們上岸觀看，但固執的家伙不予同意，説下一個夜泊地路途遥遠，不能耽誤。為此，我們大為失望。但是仁慈的主使我們奇迹般的如願以償。當我們費力地划槳已經前行一里格多時，主使懷有身

孕的知府夫人在那個時刻腹痛不已，即將臨盆。他不得已讓我們返回原處。這是一個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村莊，叫西番溝[1]，就靠在有十字架的那塊地邊上。上岸后知府找了一處屋子安頓夫人，九天後她死於難產。

我們全體則來到了十字架前，跪拜在地，淚流滿面，表示了我們應有的恭敬。村民們對我們的舉動十分驚愕好奇，蜂擁跑來，也跪在地上。他們舉起雙手，也不住地親吻十字架，並用抑揚頓挫的語調説道："Cristo Jesus，Jesus Cristo，Maria micau vidau，late impone moudel"。用我們的話來説，就是"基督耶穌，耶穌基督，瑪利亞童真受孕，童真分娩，是童真聖母。"我們邊哭邊答，確實如此。他們問我們是否基督教徒，我們説是的。他們聽了非常高興，把我們帶到家中，非常友愛地招待我們。原來，他們都是基督教徒，並且是接待聖人的那位織匠的後裔。我們向他們詢問其他人所講的故事是否確有其事，他們便娓娓講述了事情的全部經過，還出示了一本印刷的書，書中記載了我主通過那個聖人在當地顯示的各大奇迹。

書中説聖人叫馬特烏斯·埃斯坎德爾[2]，原是西

① 原文為 Xifangau。

② 原文為 Mateus Escandel。

奈山上的隱修士，原籍匈亞利，是一個叫布達的地方人。書中還說聖人被就地安葬，安葬後九天，在他遇難的"田花鎮"大地猛烈顫慄，居民們驚恐萬分，傾城逃往野外，在帳篷里棲身，無人敢進入房屋。和尚們慌忙出來平息百姓的怒火，因為衆人齊聲喊到："定是外國聖人要向和尚們討還血債，因為他說的都得到了驗證。"和尚們斥責衆人的議論，讓大家不要那麽説，否則就是大罪過。還讓大家不要害怕，因為他們會去請求黑夜之神濟亞迪瓜冷[①] 下令大地不再顫慄，否則不予上供。於是和尚們都去夜神廟做法事，該廟還是當地最大的神廟，但百姓中則無一同往，因為害怕進城。據説在地震次日的晚上，所有這些魔鬼的手下都去廟裏燒香拜祭，舉行傳統的儀式，這就使上帝有機會主持正義，予以懲罰。當晚近 11 點的時候，上帝使大地再一次震動，如此猛烈，將所有的廟宇、房屋、城牆以及城裏的一切建築物都夷為平地。和尚們全部喪命，一個不剩，據書上記載，總數超過了四千名。隨後，地面開始四處冒水，全城被淹在水中，留下了一個百尋深的湖泊。

他們還向我們叙述了其他很多不尋常的細節，令

---

① 原文為 Quiay Tiguarém。

所有的人都大為吃驚。從那以後，這個地方就被稱作Fiunganorsé，意思是“天罰鎮”；而原來這個地方叫Cohilouzá，意思是“田花鎮”，這在前面已經説過。

## 九十七　離開豐吉寧樓[1] 後的所見所聞

離開一片廢墟的“天罰鎮”後，我們來到了一個叫豐吉寧樓[2] 的大城。這兒物産豐富，樣樣都有。很多人衣着華貴，騎着馬或步行。河裏船舶雲集，有帶槳的小船和張帆的大船。由於知府想在這裏為夫人舉行葬禮，我們在此滯留了五天。為了夫人的亡靈，知府不但向我們大家提供衣食，解除我們的摇櫓划槳之苦，而且還給予我們隨意上岸的自由，並且上岸時可以除去頸鏈手銬，這對於我們簡直是一大解脱。

離開此地後，我們繼續溯江而上，兩岸衆多的繁華城鎮和巨大村落不時映入眼簾。它們都有堅固寬厚的城牆，沿着河邊有城堡座落在岩石之上，還有當地教派的很多高塔和豪華廟宇，帶着鐘樓和檐頂，流金

① 原文為 Funquinilau。

② 原文為 Junquinilau，疑是筆誤。

溢彩。田野裏放牧着無數的牛群，有些地方的牛群甚至長達六七里格。河中有無數的船隻，在有些河段形成水上集市，一眼望不到邊。此外，在所經過的沿河兩岸，我們還時時遇到許多較小的船群，有 300、500 或 1000 條船。人們在船上出售各種各樣的商品，凡能叫得出名字的都有。

許多當地人對我們説，在中國這個帝國内，水上居民和城鎮居民一樣多，如果不是進行井井有條的管理，安排工匠及其他行業，就此迫使大家謀生，必然會出現人吃人的現象。人們生活所需的每一種行業或商品都被分成以下三四種分工方式。如養鴨業，有些人負責孵化、培育和出售鴨苗，有些人負責養殖成鴨、屠宰出售鴨肉，有些人專做鴨毛生意，還有人分别經營鴨内臟或鴨蛋。經營某種行當，便不能涉足其他行業，否則將挨 30 大板，不得上訴，哪怕金錢、關係也不能為其開脱。又如養猪業，有人批發生猪，有人屠宰後零售猪肉，有人屠宰後加工出售燻肉，有人經營乳猪，還有人經營猪下水、猪油、猪蹄、猪血等。還如養魚業，賣鮮魚者不能賣鹹魚，賣鹹魚者不能賣魚乾。所有的東西，不論是肉類、野味、魚類，還是水果、蔬菜，均依此管理。其中任何一行的經營者，如果没有市政府的許可和正當的理由，都不得改行，否

則要挨30大板的懲罰。還有人靠出售養在大池塘裏的活魚為生，有很多船把魚裝在不透水的船艙裏，像魚池似的，搖櫓運到很遠的地方去。在我們從南京航行到北京的這條長達180里格的魚花河上，沿河兩岸有這麼多的榨糖、榨油和釀酒作坊，採用各種各樣的蔬菜瓜果做原料，以至形成了一條條作坊街沿河伸展，長達兩三里格，令人極為贊嘆。在另外一些地方可以看到無數的食品庫，還有長形的食品加工作坊，在那裏屠宰各種野味及當地飼養的家禽家畜，以製作腌肉、醬肉和燻肉。在那裏還堆放着山一般高的火腿、鮮猪肉、母鴨、鵝、大鴇、鷓鴣、鹿、水牛、貘、犛牛①、馬、虎、狗、狸等當地所有的各種動物。這種新奇、令人驚愕和難以置信的景觀看得我們大家目瞪口呆，禁不住連連感嘆，世上無人能在一生中消耗完那麼多東西。

我們看到這條河中還有許多長而扁平的船，有櫓有帆，人稱八諾拉船②，船頭船尾都用蘆葦織網封住，跟籠屋似的，裏面分隔為三到四層，每層有兩拃高，關

① 原文為 bada，根據麗貝卡的注釋，該詞源自馬來語，在十五世紀被用來指"野獸"或"被馴服的野獸"，自十六世紀起被用來指"犀牛"，但本書作者筆下的"犀牛"極可能指當時葡人並不認識也不知如何稱呼的"犛牛"。

② 原文為 panoura，根據麗貝卡的注釋，該詞可能來自馬來語。

滿了待售的母鴨子。售鴨人根據自己的意願，或搖櫓，或揚帆，沿河而上，將鴨子作為商品出售。到了該餵食的時候，船便靠岸，找到沼澤地或有水窪池塘的地方，架上跳板，打開籠門，擊鼓四下，六七千多隻鴨子便在一片呱呱聲中冲下船，爭先恐後地跑到水窪地里覓食戲水。

一段時間過後，主人認為鴨子可能已經吃飽，便再次擊鼓，鴨子又在呱呱聲中回到自己的船上，而且每隻都回歸原位，一隻不少。隨后，鴨船便重新上路。到了該下蛋的時候，船再次靠岸，尋找干燥無水、青草茂盛的地方打開籠門並擊鼓。鴨子聽到鼓聲，都跑到岸上下蛋。過了一個小時，或者主人認為差不多鴨子該下完蛋了，便又擊鼓，鴨子聞聲迅速跑回船上，正如我已經說的，没有一隻留在岸上。等鴨子全部歸船後，主人便帶着兩三個幫手，提着筐去草地里拾蛋。草地里白花花的都是蛋，他們把蛋裝在筐裏，再拿到船上，没有一天少於十到十二滿筐。拾完蛋後，又重新上路，邊行邊賣蛋。

當鴨子數量不多需要補充時，放鴨人便去向專營鴨苗培育和批發的人購買，因為零售商販自己不能培育鴨苗，正如我已經說的，每人只能經營市政府所許可的行業。這些培育鴨苗的人在自己的住地附近都有

水塘，飼養着 10000 至 12000 只雛鴨，大小不等。為了孵蛋，他們建有類似庫房的長屋子，屋中有 20 至 30 個盛滿糞便的暖爐，糞裹埋着 200、300 或 500 只鴨蛋。他們把爐口蓋上，使糞便發熱，直到認為小鴨該出殼的時候。這時，便在每個暖爐里放入一隻半脫毛的、胸部有傷的閹雞，再把爐門關上，兩天後，閹雞啄開了殼，小鴨全部出殼。於是，把雛鴨放入一些早已挖好的大坑中，裹面鋪上一層潮濕的麩糠。小鴨在坑裹自由自在地過了 10 或 12 天，便可自己去水塘裹覓食，在那裹生長，直到長大後可出售給我講的那些零售商販。零售商販把鴨子帶到各地出售，但他們自己不能像批發鴨苗商那樣培育鴨苗，否則要受到笞打的懲罰，因為他人的營生，非同行者不得染指。如此之嚴，以至在大街和集市上出售各類食品的人，如果該出售鴨蛋而被發現攜有鷄蛋，並被認為有賣鷄蛋的嫌疑，當即以作假罪而被抓，不問青紅皂白抽打屁股 30 大板。如欲攜帶鷄蛋，為了免受處罰，要將鷄蛋上部弄破一點，好像是自己食用的。這樣便模棱兩可，無懈可擊。賣活魚的要用葦條將魚嘴串起，放在大水缸內，以便買主提起葦條察看魚的大小，免得用手觸摸，弄髒了手。如果魚死了，立即剖肚處理，腌成鹹魚出售，鹹魚的價格略為便宜。

如此一來，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或觸犯公察吏[1]的命令，否則將受嚴懲。這些公察吏相當於我們的價格監察官。由於在這個國家國王如此受崇拜，法律又如此森嚴，無論是誰，哪怕地位再高，也不敢在執法人員面前稍有微詞，或正視他們，即使對方只不過是一個行刑的公差。這些公差相當於我們這兒的劊子手或法警。

## 九十八　其他各種見聞以及水上活動城市的秩序

我們一路航行，在沿河兩岸還看到了大群的豬以及各種驃悍的馬和馴順的馬，放牧人騎在馬上看管。在有些地方則是成群的馴鹿，放牧人站着或走着看管。為了防止逃跑，所有的鹿的右前腿都是跛的。趁鹿幼小的時候把鹿腿弄跛，這樣危險性比較小。我們還看到很多畜欄，飼養着大批肉狗，以賣給商販，因為這裏的人什麼肉都吃，走進肉鋪看看價格就可知道是什麼肉。我們還看到很多駁船滿載着乳豬、甲魚、青蛙、水

---

① 原文為 Conchalis。

獺、蛇、鱔魚、蝸牛、蜥蜴等，因為這一切都可買賣以供食用。這類東西比較便宜，所以允許經營者可同時經營其中的很多品種。所有東西都被人看重，不過有些商品比起另一些商品可少交一定的稅賦，這就使同時經營各種商品者不乏其人。

既有機會提到各種商品，我就再講一講我們所見到的一種交易，看到人們居然抓住這麼低賤骯髒的東西來為自己的貪心服務，令我們十分吃驚。這就是有許多人在買賣人糞。在他們眼中，人糞並非那麼壞的一種商品，所以許多有聲望的富商亦參與其中。人糞適合於澆在再次進入休耕期的秧苗地上，因為他們認為它比通常使用的糞肥更好。欲購者走在街上，邊走邊敲擊一塊木板，其狀猶如沿街乞討。他們以此方式表明自己欲購何物，因為他們也承認所購之物的名稱十分不雅，在大街上高聲叫賣委實不妥。這種交易如此興隆，以至有時在某個海港會看到有二三百條船入港裝糞，猶如我國海港的輪船裝運食鹽。根據各地的需求，往往還要市場監察府進行分配才行。對於秧苗來說，人糞是上等肥料，中國的這一地區莊稼一年三熟，需要充足的肥料。

我們還看到許多運載乾橘皮的貨船。酒館把乾橘皮和狗肉煮在一起，以去掉肉的異味，吸去肉的水分，

使肉食變得更加硬實。我們在溯河而上時還看到（前面已經説過）很多“班公船”、“零艇”和駁船滿載着地裹和海裹所能産的各種食品，其量之大我真不知如何以及用什麽詞彙來形容，因為無法想象當地的這些東西居然如此之多，只有眼見為實。每類産品均有二三百條船來裝運，特别是在逢集或廟會時更是如此。這時，所有的交易都免交税賦，人流如潮。廟宇全部或大部沿河而建，既便於貨運，也使廟宇顯得更加壯觀，香火興旺。在廟會的日子裹，船舶雲集，沿岸伸展，形成了一個既大又美的水上城市，長度超出一里格，寬度近三分之一里格，由兩萬多條船組成，還不算獨木舟、小划子、帽船等，因為太小，無以計數。交易都在船上進行。

正如我已經説的，漁花地區的海道是全國 32 個小王國的最高長官[①]。根據他的命令，在這個城裹派駐了 60 名官員，其中 30 名負責治安問題，維持城裹的秩序，並公斷訴訟，另外 30 名負責保護外來的貨商，使他們安全行船，不用擔心盜賊。在所有這些官員之上有一個察院，他在民事和刑事訴訟方面擁有真正的、且帶有神秘性的最高權力，他的裁決不予上訴。集市持

---

① 這句話意思不明。關於王國的提法，請參見頁（17）注釋（1）。

續 15 天，從新月一直到滿月[1]。在這期間，可以看到這個建在船舶上的城市繁華熱鬧、秩序井然、景象壯觀，比起陸上樓房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水中船舶組成了密布在河道中井然有序的又長又直的水上街道，街道兩邊都是船隻。許多船上裝有綢布船篷，懸掛各式大旗小旗，甲板漆成五顏六色，上面出售各種物品，應有盡有 。另一些船上是手藝人，各種行業都有。人們坐着一些小划子在大船之中穿梭往來，心平氣和地進行交易，秩序井然。如果發現有賊行竊，根據情節當場予以處罰。入夜以后，用繩索將一條條街道串聯封閉，禁止任何人在鐘聲過後通行。每條街上點着十至十二盞燈籠，高懸在桅杆上，以便看清是誰在晚間走動，何去何從，攜帶何物，而這些情況都要在第二天向察院報告。無數的照明燈聚集在一起，組成了人們所能想象的最壯觀迷人的夜景。每條街道設一警鐘，一旦察院船上的警鐘敲響，其餘警鐘齊聲響應。這種整齊划一的響聲震耳欲聾，可能是人們從來不曾想象過的，令我們心驚肉跳。所有的街道，哪怕是最窮的街，都有一條用來敬神禱告的大船，猶如我們的大帆船，乾净整潔，船篷上貼着金箔，相當於一個小教堂，

---

① 這兒當指從初一到十五。

裏面供着神像，還有僧人[1] 管理祭品。祭品都是民衆奉獻的，所有的僧人都擁有相當多的食物，來自源源不斷的奉獻和施舍。每條豪華大街上的紳士或頭面商人都要輪到一夜率丁巡邏，那30個政府官員則乘坐裝備齊全的小艇在外圍巡夜。為了讓小偷無處可逃，他們一邊行船，一邊大聲吆喝。

在我們目睹的奇景之中，有一條街由一百多條船隻組成，船上滿載各種各樣的木質鍍金神像，出售給人，以便奉獻給廟宇。此外，還有假人的腿、胳膊和腦袋等，供病人選購以獻祭還願。還有一些船帶有絲綢船篷，裏面表演鬧劇和各類雜耍，吸引了很多百姓前往觀看消遣。還有一些船賣冥錢[2]，把人間的錢換成天上用的。這些魔鬼的僧人將買冥錢的好處吹得天花亂墜，並説，如無冥錢，就絶不能得救，因為老天與那些不肯向廟宇施舍的人不共戴天。在這方面他們説了那麽多的謊言，散布了那麽多無稽之談，使得可憐的人們往往省下口中之食來施舍給他們。

還有一些船載着大量死者骷髏。人們購買這些骷髏，以便家人去世時可獻祭在墓前。據説，猶如死者

---

① 這兒當指和尚。

② 原文為 letra de câmbio，即匯票。

下葬時有骷髏相伴，死者的靈魂定能在骷髏所屬的那派人的靈魂陪伴下進入天國，因為天堂的門神見死者隨從甚多，就對他必恭必敬，仿佛此人在世時是這些隨從的主人。反之，窮困潦倒，無伴相隨，門神就拒絶打開天國之門。死者帶去的骷髏愈多，愈被視為有福之人。

在另一些船上有許多鳥籠，内有小鳥，人們吹奏樂器，並大聲訴説籠中鳥也是神的造物，勸各位聽衆買鳥放生。響應者甚多，紛紛施舍，從籠中鳥中贖救自己所要的鳥，然後立即放飛，這時在場者便齊聲高喊："Pichau pitanel catão vacaxi"，意思是説，"請告訴老天爺我們如何在這里侍奉他。"另一些船上有盛滿水的大鍋，裏面有用細網從河中捕撈的小魚，活蹦亂跳。船上的人同樣吆喝着動員人們行善放生，因為這些魚是無辜的，從未造過孽。這裏也有人施舍，買下他們所要的小魚，隨即放入水中，口中念念有詞："去吧，去告訴老天爺我為了侍奉他而為你做的這件善事。"帶這些東西來賣的船估計至少在 120 條以上，但遠遠比不上出售其他東西的船隻數量。

## 九十九 在該城的其他見聞以及在中國其他一些地方的軼事

我們還看到在一些船上有男男女女彈奏各種樂器，表演聽衆愛聽的音樂節目。他們僅靠此表演就成了大富翁。

還有一些人駕來載着動物犄角的船，上面有僧人叫賣，為的是在天國舉行宴會。據他們稱，這些犄角原是獻祭給神像的動物的，遭難的人或患病的人向神像獻祭動物，以表示心誠或許願。如今出於對神的愛心，動物的肉已經施舍給世間的窮人享用，那麽，如果把犄角獻祭給某一個人，他的靈魂就能在另一個世界喫食犄角所屬的那個動物的靈魂，並邀請他朋友的靈魂一起享用，就像世間的人習慣互邀赴宴一樣。

我們還見到很多殯儀船，船篷上有送葬的標記，船里有棺材、大小蠟燭和雇來哭喪的婦人，為了給希望有人送葬哭喪、體體面面入葬的死者出殯。還有一些人叫“比大佬”[①]，他們的船很大，載着各種嚇人的猛

① 原文為 pitaleus。

獸，其中有蟒蛇、毒蛇、巨大的蜥蜴、老虎等各種動物。他們敲鑼打鼓載歌載舞進行表演，收費觀看。另一些船上則推滿了書，介紹歷史和人們想知道的一切，包羅萬象。有些書宣揚創世說，書中充滿了謊言。還有些書描述世界各地、各國、各島和各省情況，以及各地的活動、風俗，特別是有關中國的歷代國王，如有多少個國王，他們曾做過什麼事，是誰創建了一些地區和城市，還有在各朝代發生的事件。售書者還代人捉刀，書寫申請、信件，像代理人一樣提供咨詢，以及處理類似的事情，這樣錢掙得也不少。一些人駕着輕舟而來，上面有人手持武器大喊大叫，聲稱可為遭受欺辱者打抱不平，只要告訴他們，便可報仇雪耻。還有一些船載着很多老年婦女，既是接生婆，也賣打胎藥，幫助別人生孩子或不生孩子。還有一些船載着很多保姆，幫人照看棄嬰或其他孩子，時間長短由各人自定。我們還看到一些布置整齊的船隻，載着有身份的、令人起敬的男子及其矜持體面的夫人。他們既做媒，也向喪夫喪子的婦人表示慰問，以及處理類似的事情。還有一些船上有大量的玻璃器皿櫥，其中不少從外觀看來不錯。還有一些船上有許多男女青年，為需要的人打短工，保證有錢可賺。還有一些人的外表更為嚴厲，被稱作師爺，他們包攬民事和刑事訴訟和

財産買賣契約，諳知使雙方協調的訣竅。還有一些人坐船來替人醫治皮膚潰瘍，開發汗藥，也處理久治不愈的傷口瘻管等。

總而言之，如果一一詳述在此城的所有見聞，那麽將永無結尾，所以我只想强調一點，在這個季節，凡是在陸上可求可要的東西在船上應有盡有，並且數量可觀，超出了我的描述。至於這塊國土上其他城鎮和地方的物産，我不想在這兒説及，因為可從這條河的一路風光進行推測，情况都互相差不離。首先，最主要的是中國有 32 個王國，地域如此遼闊，物産如此豐富，交通和商業如此發達。大小河流四通八達，景色令人贊嘆，很多是自然形成的，也有很多是古代的國王下令開鑿的，以使全國到處通航，交通便利。即使最窄的河道上都架着又高、又長、又寬的橋梁，用非常堅固的石塊建成，樣子與我國的相仿。有些河上用一塊整石從一岸架到另一岸，有八九十至一百拃長，十五至二十拃寬，的確令人嘆為觀止，而且，如此巨大的整塊石料如何開採，如何搬運，又是如何放到現在的位置，均令人不可思議。

城市、鄉鎮、村落、城堡等所有地方的道路和通道都很寬，用優質石塊鋪成。路口立有石拱門，造型豐富多姿。拱門上有字匾，用鍍金字寫着對下令建造

者的贊辭。道路的兩旁放有造價昂貴的石凳，供行人和窮人歇息。有很多水質很好的噴水池和噴泉。在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有些未婚姑娘讓一貧如洗的窮人進門，分文不取。他們把這種令人作嘔的越軌行為稱作善舉。有一些死者為求靈魂安息，向寺廟捐獻地產、房產，用於這一類壞事，而他們却以為是好事。還有一些死者捐出財產，以便在窮鄉僻壤建造一些房屋，夜晚屋內燈火通明，使夜行人不會迷失方向。屋內還有水罐，讓他們有水可喝，有地方可休息。為了使屋內井井有條，還高薪聘用人員負責隨時準備好一切東西，完全按立囑人所吩咐的去做，使他的靈魂得到安息。

中華帝國的各個城市宏大壯觀，人們可以據此推斷整個帝國該是多麼遼闊宏偉。為了把這一點說得更加明白，我還必須指出（如果我的話語被人相信），在我坎坷不幸的 21 年中，工作上的意外不測時有發生，使我因此而踏足亞洲的很多地方，這點在我的這部《游記》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在一些地方看到了數量極大、種類極多的食物，是我們歐洲望塵莫及的。然而說實話，不要單說每一個地方的東西，就是把所有這些地方的東西都加起來，也不能與中國一地的東西相提並論。大自然賦於中國的其他東西亦都是如此，無論是健康清新的空氣，還是社會文明、物質財富以及

景物的宏偉壯觀，都無可比擬。為了使這一切更加光輝燦爛，這裏的人們極其守法，政府的治理又極其公平卓越，令其他所有的國家羨慕不已。倘若一個國家做不到這一點，哪怕具備其他所有的各點，哪怕地再大物再博，仍然黯然無光。

……

## 一百零五　中國國王的居住地北京城的一鱗半爪

負責押送我們的那個中國人帶我們上了岸，並使我們產生了重獲自由的希望。在敘述上岸後的經歷以前，我認為最好先簡略介紹一下有關北京城的情況。北京城堪稱世界王國的都城，我在城裏有所見聞，不但涉及城市的富庶程度、社會秩序和宏大規模，而且有關治國方式、司法管理、值得稱贊的任命全國官吏的方法、根據戰爭條例對退役將士論功行賞的方法，以及類似的事情。我承認自己才疏學淺，缺乏描述北京的氣候和所處緯度的知識，而這些，我想都是學者和好奇的讀者所希望了解的。但我的初衷（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只是想把這些文字作為初級教材留給我的子

女，讓他們通過我的書學會閱讀，故對自己的粗糙文字並不介意。並且我認為，叙述這類事情的最佳方法是自然流暢，不要刻意尋找贅詞華語，那只會令我淺薄的學識暴露無遺，我深恐這樣做後，讀者會像當場抓住竊賊一樣對我，並以俗語相譏："哪來的修士瞎念經？"

但我必須介紹情況，以履行我在前面許下的諾言。我們稱這個城市為"巴京"[①]，但當地人稱"北京"，這才是它最初的名字。北京城地處北緯四十五度，四周城牆圍繞。據中國人所説，城牆周長30里格，因為城市長10里格，寬5里格。後來我在一本介紹北京宏偉規模的小册子中也讀到了這一介紹，這本小册子叫《亞洲聖都》[②]，我把它帶回了我國。但也有人説城牆周長50里格，城長16里格，寬8里格。由於兩種説法的差別如此之大，一為30里格，另為50里格，我想根據我的親眼所見談談產生這一疑問的原因。

北京城内的房屋堅固美觀，周長似有人們所説的30里格。全城由堅固的雙層城牆圍繞，上有無數堡壘

① 原文為Paquim，廣東話中把"北"讀成近似"巴"的音，葡萄牙人入中國時先到達廣東地區，所以受廣東話影響很大。

② 原文為Aquesendó。

箭樓，樣式與我國的相仿。這是城市本身的城牆，在它的外面還有另一道更長更寬的外城牆。據中國人說，外城牆内以前全是住房，但現在大不一樣了。現在是一個又一個的村落，互相分開，四周圍繞着無數豪華莊園，其中1600處勝於其他各處，供全國32個王國内1600個主要城鎮的統治官居住，因為每隔三年他們被召入京，集中在這個城市，討論有關公衆利益的管理大事。這在下面還要進一步敘述。

在這道從外面圍繞全城的大城牆外面，在長17里格、寬3里格的面積内座落着24000個官員的墓地，類似一些流金溢彩的小殿堂，殿堂前的空地均用鐵栅欄或黄銅栅欄圍着，入口處建有昂貴豪華的拱門。殿堂旁邊有面積極大的住房，帶有花園、密林、以及各種水池、噴泉和水管。住房的圍牆内壁貼着細瓷磚，圍牆尖頂上有許多獅子及黄色錦旗，圍牆角建有高高的檐頂，多姿多彩。一共有500多處面積極大的住宅，被稱為太陽之子[①]之家，收容所有為國王赴戰而致殘的人，也包括因年成或染病而退役的人。每人每月可領一份餉銀充作生活費。據中國人告知，這些人數高達10萬，因為據說每處住有200人。

---

① 參見頁（157），注釋（2）。

我們看到一條長長的都是平房的街道，居住着國王的 24000 個船工。還看到另一條類似的街道，街長超過一里格，居住着 14000 多個宮廷膳房的厨工。還有一條類似的街上住着無數的單身女子①，比起城裏這種身份的女子，在税賦上享有特權，因為她們也屬於宮廷，其中很多人逃離丈夫走上這條不幸的道路。如果他們對她們有任何不利的舉動，將受到嚴懲，因為她們在此受宮廷都堂的保護，都堂是一切與宮廷有關事務的最高總管。

在這道牆内還住着全城為人洗衣的傭人，據説人數超過 10 萬。這裏大河小溪縱横，深水池塘及湖泊不計其數，均用堅因結實、雕琢精細、打磨光滑的石塊或石板築壁圍起。據《亞洲聖都》記載，城牆之内還有 1300 座富麗堂皇的宅院及其造價昂貴的飯廳厨房，裏面住着衆多的信男信女，他們信奉中國境内 32 個教派中的四大教派。據説在有些宅院内住了逾千名香客，還不算裏面的管理服務人員。

我們還看到了許多畫棟雕梁的高大房屋，四周有高牆環繞，牆内有花園密林，可以騎馬狩獵各種動物。這裏是客棧，來往客人絡繹不絶，有的為了吃飯，有

---

① 指妓女，原文為 romeiros… das panouras。

的為了欣賞戲曲、鬧劇、雜耍、斗牛、摔跤等，或為了出席都堂、察院、公察吏、海道、顧問大臣、總兵、司法官、老爺以及其他達官貴人、貴族富商等招待親朋好友的宴會。宴會場面氣派壯觀，有許多差役手持銀質狼牙棒伺衛在側；餐具精美，包括全套金餐具。那兒的客房裏擺放着銀質睡床和錦緞床帷。那兒的侍者均是容貌美麗、衣着華貴的黄花姑娘。這種情景並不多見，我們在其他類似地方見過的那些浮華盛大的場面根本不能與之相比。中國人告訴我們説，有些宴席按中國習慣持續十天，盛大、華麗、隆重。席間侍者成群，伴有歌舞、娱樂、垂釣、狩獵、競騎、游戲、鬧劇、戲曲、徒步或騎馬比武，費用高達二萬兩白銀。這些客棧的收入超過 100 萬金克魯扎多，全歸富商們，他們通過各種交易和提供貨物把錢投在這裏，據説收入遠遠高過航海冒險。這一切已經如此規範有序，明碼標價，以至當某人準備花大錢時，便去找客棧的總管，告知自己的打算，總管便會出示一本册子，上面分門别類地介紹各種宴會的規格和方式，説明每一種宴會的内容、程序和服務方式，供客人隨意選擇。我曾幾次見過這本册子，也聽人讀過，叫《賓到來》[①] 在册子

① 原文為 Pinatoreu。

一開始的前三章介紹了敬神宴的內容和價格，在這種宴席上神必須受到邀請。緊接着是中國國王宴，據他們說，就國土及國土統治而言，中國的國王蒙上天特別恩寵，凌駕於其他所有的國王之上。中國的國王宴之下則是都堂宴（這已經是在講凡人了），都堂是位於政府 40 個察院之上的 10 個最高官員，是副王。都堂被稱為太陽的光輝，因為他們說中國的國王是太陽之子，那麼作為國王代表的都堂便被稱作太陽的光輝，猶如太陽放射出的光芒。

暫且不表這些野蠻的異教習俗，我只想在此特別介紹有關這個方面的一樣東西，即敬神宴上的食物。我看到不少人一絲不苟，但由於缺乏信仰，他們的善行將大打折扣。

## 一百零六　豪華賓館的宴席規格以及 32 國[1] 察院的排場

在這本關於宴席規格的書中，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一開始談及的就是世間的敬神宴。書中寫道："所

① 這兒的 32 國即上下文中多次提到的 32 個王國。

有的宴席，無論多麼昂貴，都能做成，只是根據主人的出手多少，價格不同而已，所以宴席全靠東道主的金錢支撑，而他的慷慨破費所得到的回報只是席間獻媚者的贊譽和游手好閑的賓客的吹捧。為此，我奉勸兄弟你，”書中繼續寫道，“既然破費，不如將敬神宴賑濟神的窮人，悄悄資助良家子弟，免得他們極缺你所多餘的東西。記住你父親用污物孕育了你，以及你母親用更污穢之物懷育了你[1]，你就會發現自己比其他所有的野獸更不完善，野獸没有理性，只要有肉吃，就會冲過去。”

“你既然想以堂堂男子漢的身份宴請酒肉朋友，不如以善良忠厚者的身份邀請神的窮人，神作為慈父對他們的嗷嗷待哺深表同情，並許諾他們會在太陽宫裏感到無比滿意。我們深信他們會在那裏欣喜地獲得慈父。”

一個僧人根據賓館的規矩對你講完了這些值得注意的話語之后，這座巨大迷宫的幾位管理者中最主要的一位，也就是總管，便會向客人介紹這本書的全部章節，從最豪華的宴席一直到最簡單的，並説要看東道主想邀請什麼人、多少人以及擺宴多少天；如果有

① 作者在這兒指人是肉欲的產物。

國王或都堂出席，那麼將會提供何種菜肴、有多少下人、如何排場、在哪些廳堂擺宴、用哪種餐具、有何種消遣、提供多少侍者和馴馬、狩獵或騎馬幾天、一共花費多少等等，逐一說來，無一遺漏。

如欲舉辦花費少一些的宴席，總管便會出示另一章節，赴宴的是察院、海道、布政使、顧問大臣、按察使、公察吏、老爺、官員或富商。至於他們以下的人員，只需入座用餐，用畢離席，各隨其便。像這樣的宴席，五六十個廳裏天天坐滿了各種男男女女，由更低一級的侍者服務。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這裏有很多東西可看，無論是宴會廳及其裝飾布置，還是厨房、儲存室、備肉間、看護室、卧室、馬厩、廳堂、庭院、房間、獨立的雅室等。雅室裏置有豪華睡床，還有全套餐具以及擺好菜肴的餐桌和椅子，就是為了讓人進去坐下吃喝。還有一些廳堂裏演奏音樂，彈拉竪琴、胡琴，伴之以簫、笛、管、號以及其他各種我們所沒有的樂器。這一切都司空見慣。如果宴會專請女客，這是常有的事，侍者便全是婦女和容貌美麗、衣着華麗的黄花姑娘。這些姑娘如此美麗，以至經常有許多貴族男子把她們娶走。以上就是客店的大致情況。我再補充一句，即要根據宴會費用拿出百分之四的錢，其中百分之二由總管出，另外百分之二由東道主出，用

於維持窮人的飯桌，因為這裏替天行善擺義飯桌，所有的人都可以坐下來吃飯。客棧還向他們提供乾净整潔的房屋床鋪，但只限三天。不過孕婦和不能行走的病人構成例外，他們可以居住更長的時間，因為一切都是根據需要而提供。

我們在外城牆裏還看到占地3里格寬、7里格長的32座大建築，互相之間僅一箭之遥，是研究中華帝國内32個王國法律的學府。我們看到每一座學府裏都有很多人，學生數應在一萬名以上，而《亞洲聖都》估計學生總數為四十萬。此外，還有一座更加壯觀華麗的建築，與前面的建築分開，周長約一里格。當地所有要在經學或法律方面取得學位的人都在這裏進行培養[①]，由主管司法的察院主持，其他學府的主管都要服從他。作為最高學官，他被稱為 xileixipatou，意思是“貴人之首”。這個察院比其他察院更加顯赫，其排場相當於都堂，因為外出時攜帶300名蒙古衛兵，手持大頭棒的24個門丁，以及6名騎馬的婦人。婦人們佩帶寒光閃閃、鑲嵌銀飾的刀劍，胯下的馬披用綢緞做成，她們一邊輕彈樂器，一邊隨聲伴唱，非常悦耳和諧。走在隊列裏的還有20匹訓練有素的馬，没有鞍子，

① 這兒當指國子監。

但蓋着錦緞和銀布馬披，馬脖子上也有同樣裝飾，馬嚼上掛着銀鈴。每匹馬旁邊是六個手持長戟的士兵和四個穿着整齊的馬夫。在這些聲勢浩大的人馬之前，400 名差役手拿長鐵鏈拖地而行，鐵鏈碰撞之聲雜亂刺耳，使人心驚肉跳。還有 12 名手執猩紅綢華蓋的騎士，被稱作儀仗兵，華蓋位於高高的竿子頂端，猶如床的天蓋一般。還有 12 名騎士手持白緞錦旗，金色的流蘇和齒邊又寬又長。在這一切之後的是坐在彩車裏的察院，周圍簇擁着 60 名公察吏、總兵、司法官等。這些官員相當於我們的審判官、法院法官、地方法官等，他們背插金鞘短劍，徒步而行。比他們級別更低的人員，如文書、司庫、廳差、調查官等，走在這支鬧轟轟的隊伍最前面，大聲吆喝，令百姓回避，清街静道，没有行人。在整個隊列的最後面，是步行的申請代理人和代訴人。在這個察院或都堂（這兩個稱呼都適合於他）的左右兩邊，是兩個騎馬的小童，服飾華麗，手持代表刑律和慈善的徽記，這在前面已經講過：右邊的小童穿白衣，代表慈善；左邊的小童穿紅衣，代表刑律。他們的坐騎披着和他們衣服同色的馬衣，鑲着金邊和金飾，（上面）連帶着一個用銀絲編織的網，蓋住了馬的臀部。每個小童的四周有六名少年，年紀不會超過 15 歲，手持銀制大頭棒。所有看到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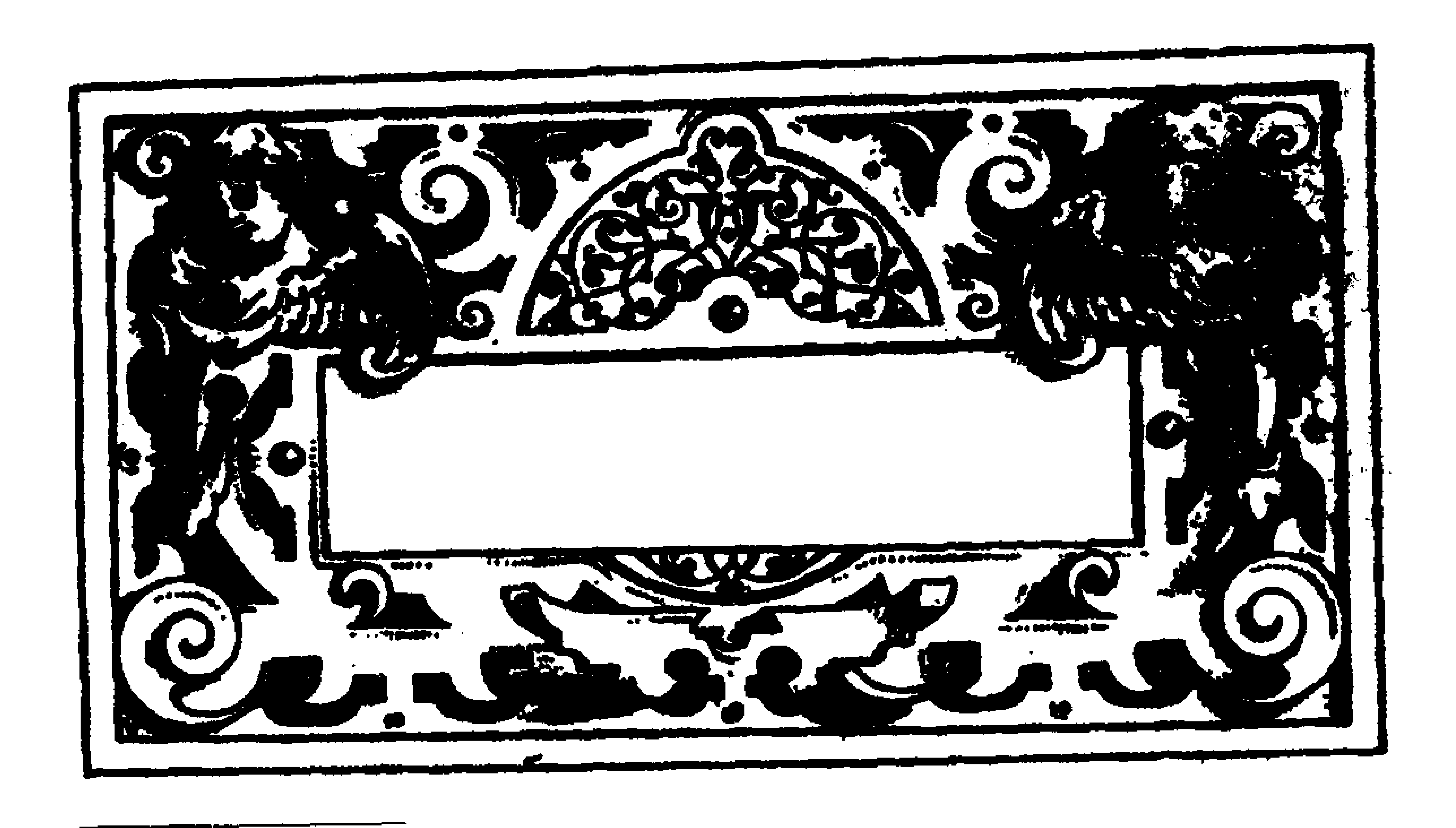
場面的人，不能不一方面感到膽戰心驚，另一方面又對場面的盛大豪華目瞪口呆。

為了不使話題老停留在這道大城牆上，我不再敘述我們在這道城牆裏面所看到的其他很多東西，如富麗堂皇的建築，帶塔的廟宇，座落在粗大石柱上的橋梁，又長又寬又整齊、地上鋪着優質石板、兩邊用很好的鐵柵欄圍起的街道等，因為各地的這些情況大同小異，讀者可以從我已經講過的事物中推斷出我所省略不講的部分。接下來，我將儘可能簡略地介紹一下我在城裏面看到的一些建築，特別是其中的四座，因為我覺得它們是四座最雄偉的建築，引起了我最大的關注和好奇。此外，我也會談談其他值得一提的特別事物。

## 一百零七　北京城裏的若干奇聞軼事

我已允諾再講一些北京城的情況，但北京城如此之大，城裏的事物又如此之多，使我幾乎對允諾後悔不迭，因為我確實不知從何説起。我們不能把北京想象成是羅馬、康斯坦丁、威尼斯、巴黎、倫敦、塞維利亞、里斯本，或是歐洲衆多名城中的任何一個，哪

怕這個城市再有名、人口再多也不行。歐洲以外，我們也不能把北京想象成是埃及的開羅、波斯的大不里士、坎貝的艾哈邁達巴德[1]、納辛加[2]的比什納加[3]、孟



① 原文為 Amadabad，根據麗貝卡的注釋，該城即今日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府。在 1411 年由古吉拉的艾哈邁一世建城，曾是古吉拉王國的首都，在 1512 至 1572 年間衰落，但在莫卧爾帝國期間恢復興盛（1572 年至 1709 年）。

② 原文為 Narsinga，參見下一條譯注。

③ 原文為 Bisnaga，根據麗貝卡的注釋，該城又名 Bisnagar、Beejanugger 或 Vijayanagar。在中世紀末期，是今日印度國土上一個最重要的印度王國的首都，在貝拉里之西北約 36 里處，今日已成為廢墟一片，以漢皮（Humpy 或 Hampi）一名為人所知。早期到達印度的葡萄牙人習慣把該王國稱作 Narsinga，因為當時統治的國王叫 Narasimha（1490？—1508）。

加拉的高爾[①]、查樂[②]的阿瓦[③]、卡拉米納[④]的丁帕朗[⑤]、勃固的馬達班[⑥]和巴固[⑦]、或暹羅蒙[⑧]的金佩爾[⑨]和廷

---

① 原文為 Gouro，根據麗貝卡的注釋，該城又名 Gour 、Gaur、Laknauti 或 Lakhnaoti，在加爾各答以北約 163 里處，是孟加拉的古城，曾是印度王朝和穆斯林王朝的所在地。

② 原文為 Chaleu，根據麗貝卡的注釋，該地位於緬甸伊洛瓦底江岸，當時是一個諸侯國，所以曾被本書作者稱為查樂王國。

③ 原文為 Avá，根據麗貝卡的注釋，該城位於緬甸伊洛瓦底江河岸，建於 1364 年，曾幾次為都，長達 400 多年。

④ 原文為 Calaminhã，根據麗貝卡的注釋，該地長期以來被人認為是本書作者的杜撰，但經多名學者考證，認為是指當時的 Luang Prabang 王國，在今緬甸撣邦和老撾一帶。

⑤ 原文為 Timplão。根據麗貝卡的注釋，拉莫斯（Ramos）認為源自緬甸語“大城市”一詞，當指“都城”。

⑥ 原文為 Martavão，根據麗貝卡的注釋，該城位於薩爾溫江口，為歷史上的重要城市，屢遭緬甸、勃固和暹羅三王國的爭奪，於 1540 年被毀，其地後被納入今日的毛淡棉城。

⑦ 原文為 Bagou。根據麗貝卡的注釋，作者在這兒混淆了兩個地名，因為在緬甸語中勃固（Pegu）讀作巴固（Bagó）。

⑧ 原文為 Siammom，該詞在以後幾章中多次出現，用來指當時暹羅北部的一個帝皇。

⑨ 原文為 Gimpel.

朗[1]、索納[2]的大城府[3]、爪哇島上的巴蘇魯安[4]和淡目[5]、大交趾[6]的烏扎格[7]、韃靼的撒馬爾罕[8]、琉球的那壩[9]、日本的京都等，它們都是大國的城市。然而我敢斷言，所有這些城市都無法與大北京最細微的東西相比，更難與北京各方面的宏大規模與氣勢相提並論，諸如雄偉壯觀的建築，用之不竭的財富，極其充沛的各種必需品，難以計數的人口、交易、船隻，司法情況，國家的治理，宮廷的平穩，都堂、察院、按察使、

---

① 原文為 Tinlau。根據麗貝卡的注釋，本書作者在 158 章中用該詞指卡拉米納的一個諸侯國。參見頁（215）注釋（4）。

② 原文為 Sornau，根據坎波斯（Campos）的看法，該詞源自 suvarna（意"土地"）或 suvarnabhumi（意"金子之地"），這兩詞常被用來稱呼印度支那半島上的大部分地區。

③ 原文為 Odiá，當指 Ayuthia，即大城府。

④ 原文為 Passarvão（Pasuruan），根據麗貝卡的注釋，該城又名 Passeroean 或 Passaroewang，為馬都拉海峽的港口城市。

⑤ 原文為 Demá（Demak），根據麗貝卡的注釋，在扎巴拉以南。

⑥ 原文為 Cauchim，可指柯欽或交趾。參見下一條注釋。

⑦ 原文為 Uzangué，根據字母，疑指中國的前后藏（U Zang），即衛藏，元明時譯為烏思藏，但烏思藏既不在柯欽，也不在交趾。魯伊・洛雷羅認為作者可能用大交趾指東亞的一大片土地，包括烏思藏。

⑧ 參見頁（144），注釋（4）。

⑨ 原文為 Pangor。琉球群島上似無此地名。魯伊・洛雷羅考證在馬六甲西北倒有一小島叫 Pangkor。

布政使、顧問大臣等的排場。所有這些人統治着巨大的王國和各省，俸禄極為優厚。他們通常住在北京，或有派駐代表，因為當發生重大事件時，他們會被派到王國各地進行處理。

但是我們暫且不表這些，留待稍後再叙。據前面提到的《亞洲聖都》以及其他關於中國國王的史書記載，北京城周長30里格，城外還有房屋，由另一道外城牆環繞。關於這道外城牆，我已經略作介紹，與我省略未講的部分比較起來，已講的部分只是滄海一粟。北京城由雙層城牆團團圍住（這在前面已經説過）①，城牆異常堅固，用優質石料建成。城牆上有360座城門，每座上面都有一座石堡和兩座高聳的箭樓，還有房屋和吊橋。每個城門都設有一名書記官和四名持戟的門衛，注意出入的人員和東西。根據都堂的命令，每個城門代表一年中的一天，所以每天都在一個城門中舉行盛大的儀式，拜祭各自的門神，而神的名字也就是城門的名字。這在前面已作了詳細叙述。

據中國人告知，城牆内有3800座寺院廟宇，常年

---

① 參見第94章的叙述。根據作者在第94章及第105章的叙述，可以理解為北京城本身由兩道周長30里格的城牆圍繞，在它們外面，還有另一道周長為50里格的城牆。

用大量的禽鳥野獸祭祀，因為據説神仙偏愛野味勝於家畜，僧人們也據此勸説百姓用此作為供品。在這些寺院廟宇中不乏高大雄偉的殿堂，特别是住持、長老、和尚們的住處，即四大教派的僧人們的住所，這四大教派是釋迦派、阿彌陀派、地藏派、觀音派。四大教派的創立先於其他 32 個教派，在這個魔鬼般的迷宮里，魔鬼往往以各種形象出現，以便他們那虛假騙人的説教易被人相信。

城中一般的街道都又長又寬，兩旁的房屋，一到兩層，華麗講究。街道兩旁還都設有鐵栅欄或黄銅栅欄，並有胡同的出入口。每一條街道的頂端都建有拱門，華麗的門扇入夜關閉，拱門頂上裝有警鐘。豪華大街中的每一條都有官兵分班巡夜，每隔十天須向市政府匯報情況，以便布政使們或察院們根據法律和所發生的情況採取措施。據我多次提到的那本介紹北京城宏大規模的書記載，巨大的城中還有歷代國王和百姓挖掘的 120 條河渠，水深 3 尋，寬 12 尋，橫穿豎貫全城。河面上建有大量堅固的石拱橋，橋兩頭的石柱有鎖鏈穿過，還有供路人歇息的靠背石椅。據説 120 條河上共有 1800 座橋，無論是在造型上還是可看到的其他各個方面，座座橋都彷彿是最好最美的。這本書還説城裏有 120 個美麗的廣場，每個廣場每月舉行一次

集市，總計全年内平均每天有四個廣場逢集。在我們獲自由後逗留的兩個月中，曾逛過十至十二個集市。集市上人流如潮，有步行的，也有騎馬的。小商小販的貨箱里擺滿了各種能叫出名稱的物品，還不算富商巨賈在自己的街上設置的正常貨攤，秩序井然，貨物豐富，有大量的絲綢、錦緞、布匹、亞麻及棉布服裝、貂皮、白鼬皮、麝香、沉香、細瓷、金器銀具、大小珍珠、金粉金條等，看得我們九人目瞪口呆。

如果要細細説起所有的東西，還有鐵、鋼、鉛、銅、錫、黄銅、珊瑚、光玉髓、水晶、火石、水銀、朱砂、象牙、香石竹花、核桃、肉豆蔻、生薑、桂皮、胡椒、羅望子果、小豆蔻、靛藍、蜂蜜、蜂蠟、檀香、糖、乾果、水果、面粉、大米、肉類、野味、魚、蔬菜等，這一切的數量如此豐盛，似乎找不到詞彙來形容。

這些中國人還告訴我們説城中有 160 家普通屠宰場，每家有 100 個肉鋪，經營世間所有的肉類，因為這裏的人什麼肉都吃：小牛肉、綿羊肉、山羊肉、猪肉、馬肉、水牛肉、犛牛肉[1]、虎肉、獅肉、狗肉、騾肉、驢肉、斑馬肉、貘肉、水獭肉、獾肉等，總之，出售一切可以叫得出名字的動物肉。每家肉鋪對每種肉

---

① 參見頁（190），注釋（1）。

都有規定的價格。除了鋪子裹的秤，在每家門外還有官秤，供人檢查斤兩是否準確，以免百姓受騙。除了上述普通肉鋪外，每條街上還有五六家出售各種優質肉食的店鋪。此外，酒館到處可見，館內烹煮的肉食十分清潔可口。還有些店裹滿是火腿、乳猪、鹹猪肉、燻禽肉、燻猪肉及燻牛肉，數量如此之多，最好還是不要去一一細説。而我之所以提及這些，僅是為了讓人們知道主是多麼慷慨地將他創造的世間物品贈予這些人們，所以主的聖名應永遠得到贊頌。

## 一百零八　向韃靼邊境的長城輸送流犯的牢獄

這裹，我不再逐一細説我們在該城所看到的衆多雄偉華麗的建築，而只介紹其中幾處，因為我覺得這幾處出類拔萃，人們可以由此推斷其他在這兒没有談到的建築，以免贅述。……

但是言歸正傳吧：在我前面所講的那些最突出、最值得記憶的建築物中，第一座是牢獄，他們稱之為Xinanguibaléu，意“流犯牢”。牢房占地約兩平方里格，長寬相等，由一堵高牆圍繞。牆上没有雉堞，只是牆

頭上布滿了尖刺，襯着又寬又厚的鉛板。牆外四周是深壕溝，設有一些吊橋。每到夜晚，吊橋便由索鏈拉起，懸在一些粗大的鑄鐵柱上。兩座哨樓之間有堅固異常的石拱封閉連接，沿着石拱，上面擺放着六口巨大的警鐘。每當大警鐘敲起，牢內的其他所有警鐘齊鳴應答，響聲震耳欲聾，恐怖嚇人。據中國人說，牢內有 100 多口鐘。

根據國王的命令，此牢中常年關押着 30 萬囚犯，年齡不等，從 17 歲到 55 歲。我們對如此新奇罕見之事驚愕萬分，向中國人詢問建造如此規模的牢獄以及牢內囚犯如此衆多的原因。他們答稱，那位名叫克里斯納高達高泰[①] 的國王在用城牆封閉中國與韃靼之間距離為 300 里格長的地帶（這在前面已經提及）後，根據被特召入宮廷議的百姓意見，下令將所有被判處流放的囚犯發配去長城。國王只向囚犯提供食物，而不需為此作出任何解釋，因為這就是對其所犯之罪的懲罰。囚犯連續服役六年後可重獲自由，司法部門不會勒令他們服滿原先所判的年數，因為國王與其覺得可能會有欠他們，不如就此在這一點上向他們施恩。六年期間，如有突出功績或作出有利於他人的善舉，或

① 參見頁 177，譯注（1）。

在出戰時三次負傷，或曾殺敵立功，便可免除刑期，察院會發給這些人一個證書，說明赦免的原因，以便根據戰爭條件得到安置。

長城常年需要 21 萬人，由國王下令撥給，其中，每年因死亡傷殘、刑滿或立功提前釋放而減員三分之一。但是，當這些人的最高長官察院向最高司法機關刑部[1] 請求補充人員時，因為帝國如此之大（這在前面已經提及），無法根據需求將分散在各地的人員迅速匯聚起來，耽擱時間頗長，所以后來克里斯納高達高泰的繼承者高西雷阿巴[2] 國王便下令在北京建此大牢，以便所有罪犯在接到流放長城的判決後能立即被送到此牢集中，一旦長城索要，即可派遣，不需耽擱，就像現在一樣。

這些囚犯一被司法當局送入大牢，就向解送犯人的公差開具證明文書，並去掉犯人身上的刑具，讓他們在牢內自由行動。但是發給每人一塊長約一拃寬約四指的小木牌，很薄，上面寫着："某某人，籍貫某地，因犯何事被判發配，於某年某月某日入牢。"每個囚犯都把木牌挂在脖子上，作為其案情的證據，讓人得知

---

① 原文為 Pitaucamai。

② 原文為 Goxilei Aparau。

其因何罪入獄及入獄時間，因為都是根據囚犯入獄時間的長短而把他們送出去的。被送去長城服役的囚犯被認為是獲得了很大的自由，因為在流犯牢內關押，不會因任何原因獲得赦免，也不計關押時間，也没有其他任何獲釋的希望，除非輪到自己離開那裏去長城。然而，一旦到了長城，根據我前面提到的條例，他們即刻便有了肯定能獲得自由的希望。

我已講清了修造如此規模牢獄的原因，但在結束敘述之前，我認為有必要再講一下我們在那裏目睹的大集市。通常每年在牢内舉辦兩次大集市，當地人稱之為“Guxinem aparau do Xinanguibaléu”[①]，意“流犯牢大集市”。集市於每年的一月和七月舉行，同時還舉行盛大的祭神活動，按他們的方式履行極完整的一套套禮儀，以使他們在來世能有很多金錢財富。這兩次集市都是免税自由集市，不用交納任何税賦，所以趕集者趨之若鶩，據説超過 300 萬。如前所述，在牢中“寄存着”30 萬囚犯，他們和外來趕集人一樣可在裏面

① 這句話的語法結構是葡萄牙語式的，表明作者的記載有誤。因為在漢語中，表示擁有者的詞彙應放在表示被擁有者的詞彙前面，這句話的意義雖然從語音上無法猜測，但語序應該是“Xinanguibaléu Guxinem aparau”才符合漢語語法。

隨意走動，故為了避免趕集者出去時遇到麻煩，採取了以下這個辦法：外人進牢趕集時，在每人的右臂上加蓋一個印記，印泥用油、火漆、大黃及明礬配制而成，乾后無法拭去，除非用非常熱的醋或鹽才行。為了使這麼多的趕集人都能蓋上印記，大批牢卒站立門的兩旁，手執蘸有印泥的鉛印，來一人蓋一人，然后准其入內。蓋印者僅限於男性，不包括女性，因為女的沒有被發配去長城的。出牢門時，人們個個卷起衣袖，將印記露在外面，讓那些牢卒和門衛驗看，以准其出門。如偶而有人極其倒霉，竟然不慎將印記抹去，只好耐心與囚犯為伍，因為沒有了印記，便沒有任何辦法能使牢卒放他出去。所有的牢卒對這一切都習以為常，做起來那麼熟練有序，以至 10 萬人在一個小時內進出而無一人遇到麻煩。而且這樣一來，30 萬流犯便永遠呆在牢中，任誰也不能混在他人之中逃出。

這個大牢或“寄存牢”的大牆內分有三個居住區，猶如三個大鎮。裏面都是平房，街道很長，但沒有胡同小巷。每個居住區的入口處都有堅實的大門，上面懸挂着警鐘，由一個總兵帶領着 20 個衛士把守。離這些居住區約一炮的射程，便是大牢總管即察院的住宅。宅內房屋又多又氣派，一個個院子都很大，還有一些花園，帶着池亭水榭，畫樑雕棟，即使一個國王率衆

多隨從在此下榻，也綽綽有余。在其中的兩個主要居住區内,各有一條比一炮的射程還要長的街道穿越,街道的盡頭便是察院的住宅。兩條街上都有石拱門，上面有頂，猶如里斯本醫院的石拱門。這給他們帶來很多好處，常年有人在那裏出售各種各樣的物品，有食品及其他貴重商品。那裏有各種金銀首飾店和富商的零售店，對於這些人來説，當輪到他們被流放時，其財富並不能被用來免其去長城。在兩條帶石拱門的街道之間有一片面積很大的空曠地，每年兩次的集市就在此舉行，我前面提到的大量人流也在此匯聚。

牢獄的大牆之内還有樹木參天的林子，縱橫交錯的小溪池塘,水流清澈,可供所有的囚犯飲用洗漱。還有不少小寺、不少醫院以及 12 座豪華氣派的寺院。總之,一座宏偉富饒的城市應有的一切,大牆之内都有,且數量豐富。囚犯們還在許多方面享有便利，因為大多數人都攜妻兒同住，國王則根據每人的家室提供住房。

## 一百零九　“亡人寶樓”大院及其内部奇觀

我決定講述的第二件事是我們所看到的與大牢面

積幾乎相等的另一個大院，四周圍以堅固的院牆，外面還有壕溝環繞。這地方叫 Muxiparão，即“亡人寶樓”。院内有許多精心雕鑿的樓塔，鎏頂飛檐，五彩繽紛。院牆上的雉堞全部用鐵栅欄圍繞封閉，靠着栅欄立着一個個形象各異的塑像，有人、蟒蛇、馬、牛、象、魚、蛇，以及在其他地方從未見過的很多奇形怪狀的動物野獸，用青銅和鑄鐵制成，個别的用錫或銅鑄成。從整體上看，整座建築的形象和布局非常壯觀悦目，超出了人的想象。我們走過一座横跨壕溝的橋梁，便來到了第一個入口處内的一個大廣場。廣場四周是黄銅制的粗栅欄，地上鋪着黑白相間的石板，好似一張棋盤。石板打磨得光滑如鏡，能照出人的身影。廣場中央有一根 36 拃高的斑紋大理石柱，看來是用一塊整料雕成的。石柱頂端是一個銀制的女人塑像，她正用雙手扼住一條緑黑相間的蟒蛇。再往前稍行，是建在 24 根粗石柱之上的兩座樓塔，樓塔之間是一道大門，兩個男子塑像分立兩旁，手持鐵制的大頭棒，似在守門。塑像又高又大，有 140 拃之高，面目奇丑，令觀者毛骨悚然。中國人稱之為“Xixipitau Xalicão”，即“烟洞的吹氣者”。大門入口處站着 12 個持戟的衛兵，還有兩名書記官坐在一張桌子前，對入内的各種人員進行登記。人們要付給書記官兩個銅板，相當於我們的三

個雷阿兒。

進門後，我們來到了一條寬闊的大街，街道兩端都有拱門，無論是造型還是其他方面，都極其優美。拱門四周是無數的黄銅鈴鐺，掛在黄銅鏈子上。風吹鈴響，叮叮當當的噪聲如此之大，在場的人説話嗓門無論有多高，别人也聽不清楚。這條大街幾乎有半里格之長，在兩端的拱門裏側，均根據拱門的比例建有兩排平房，頂部流金溢彩，圖案豐富，好像一座座大教堂。據中國人告訴我們，這樣的房屋共有 3000 座，每座從地面到房頂都堆滿了死人的頭蓋骨，據估計，用一千條再大的船也難以盛下，真是令人極為吃驚。在這些房屋的後面是一座人骨山，其高度超過了屋頂，其長度（從山的一頭到另一頭）為整整半里格，與這條街同樣長，而且非常之寬。我們詢問中國人這一切是否有數字記録，中國人説有，一切都寫在 3000 座房屋的登記簿上，由各屋的和尚收藏。没有一座房屋的收入不在 2000 兩白銀以上，都是死者為解救靈魂而捐贈的。全年的總收入可達 500 萬金克魯扎多，其中 400 萬上繳國王，100 萬歸和尚們，以用於那裏的開支。至於國王作為保護人而取走的 400 萬，則用來維持流犯牢中 30 萬人的食用。

滿懷驚奇，我們開始沿着大街向前行走。快走到

大街的中間時，眼前出現了一塊大空地，其四周用兩排黃銅柵欄圍着，中央是一條青銅制作的盤繞蜷伏的蟒蛇，一段段拼接而成，周長超過 30 尋，令人嘆為觀止，找不到言語來形容。我們中有人估計，假設是空心的，也應有 1000 多擔重。儘管是如此一個龐然大物，各部位的比例却協調勻稱，天衣無縫，更兼造型完美，做工精細，巧奪天工。這條巨型蟒蛇被中國人稱為烟洞吞骨蛇[①]，頭上有一個周長 52 拃的鐵球，好像是有人用球擊中了它。再往前走約 20 步，矗立着一個巨型的男子青銅塑像，無論是其高大的身軀，還是其粗壯的四肢，均奇特罕見。男子雙手托着一個鐵球，雙目怒睜，盯着蟒蛇，似要用鐵球擊蛇。在他的四周擺放着無數的鍍金小像，個個雙膝跪地，雙手高舉，似在向他膜拜。四周還有四條鐵索，上面懸挂着 162 盞銀燈，每盞燈有六七根燈芯。這個男子是整個建築的象征，叫穆西巴龍[②]。據中國人說，他是所有屍骨的看守人，當我們前面看到的那條蟒蛇前來偷盜屍骨時，他用手中的鐵球擊蛇，蛇嚇得立即逃回了烟洞的最深處，因為先前，由於蟒蛇作惡多端，神已將其打入了洞中。

---

① 參見第 89 章中對此蛇的描寫。

② 原文為 Muchiparom。

用球擊蛇已是3000年前的事了，從那時起每三千年都擲球擊蛇一次，就這樣直到耗用五個鐵球，才能將蟒蛇殺死。一旦蛇死，在那里的所有屍骨都會回到原主的身上，以便這些人永遠居住在月宮之中。

除了這些愚蠢的說法之外，我們還聽到了其他許多類似的故事，而這些可憐的愚昧者居然對這一切深信不疑，沒有任何東西能把這些從他們的腦中排除，因為這正是他們的僧人向他們所宣揚的。僧人們說，如不把遺骨放在那裏，靈魂將遭不幸，所以每天都有2000多不幸者的屍骨被送到那裏。那些因路途遥遠而無法將遺骨運來者，則將其一二顆牙齒送來，因為這些牙齒，再加上他們的施舍，就跟送來全部遺骨一樣令神滿意。所以，每棟房屋内都有這麼多的牙齒，使我覺得即使有很多大船，也難以全部裝下。

## 一百一十　我們在這兒看到的第三個建築群，其名為“天后”宫

我們在城外的一片空地上還看到另一群巍峨雄偉、富麗堂皇的建築，名字叫“Nacapirau”，即“天后”宫。但是當地人雖然如此稱呼，却並不了解她的

真實身份，就是聖母馬利亞。這些愚昧之衆以為，既然塵世間的國王要娶妻成婚，那麼我們的在天之主也有妻子，她就是天后，而天主和天后所孕育的孩子就是夜晚在空中閃爍的星星。所以每當一顆星星划破夜空而消失，人們便說是他們的一個孩子死了，衆姐妹們為此悲痛萬分，流淚不止，而淚水便落到人間，灌溉着大地。上帝籍此維持着我們的生存，是為了死者的靈魂而對人間作出的施舍。

暫且不表這 32 個教派所宣揚的那無窮無盡的荒謬故事，我僅介紹一下我們在這一建築群中看到的房屋，共認 140 所僧、尼寺院，都屬於那個該詛咒的宗教。據當地人說，每座寺院有 400 人，加起來共有 56000 人，還不包括大量在寺外的帶髮修行者。這些人不像寺裏人那樣經過剃度。寺裏人要佩帶僧人的標誌，即身穿紫衣，胳膊上挽着綠色的帶子，就像我們的聖帶。他們還要剃净頭髮、鬍子及眉毛，脖子上掛着念珠，拈着珠子念經。不過他們生活自給，不外出化緣。

公元 1544 年韃靼王在攻占此城時（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文中還要談到），曾在這座天后宮裏下榻，並在此下令屠殺了 30000 人，作為邪惡血腥的祭品。其中婦女計 15000 人，大多是年輕貌美的姑娘，為王國內達官貴人的女兒或各大教派的修女……

在這群宏大的建築中，我們看到了一些我認為值得記憶的事，其中之一是位於其中心地帶的一座内院，周長幾乎有一里格。四周的院牆座落在堅固的拱石上，牆頭的雉堞則用黄銅柵欄圍繞封閉。每隔六尋有一根銅柱，互相之間用鐵鏈連接，一條接一條。鐵鏈上垂吊着無數的鈴鐺，隨着風的一陣陣吹動，不斷發出人們所料想不到的一種奇特的響聲。我們通過一道大門進入内院，大門口有兩尊奇形怪狀的地獄門神像，據他們説，一尊叫巴察龍[①]，一尊叫瓜濟伐[②]。兩尊神像都手持鐵制的大頭棒，面目極為猙獰可怖，令人不寒而慄。大門上方横穿着一根粗大的鐵鏈，鏈子的兩頭繫在兩個魔鬼的胸部。我們從鐵鏈下面穿門而入，便來到了一條又寬又長非常美麗的街道。街道兩邊建有色彩圖案各異的拱門，門上有兩排神像，沿街排列，應有 5000 多個。我們未有看清神像是用什麽材料做的，但是個個流金溢彩，頭戴僧帽，形態各異。街道的盡頭有一巨大的方形廣場，地上鋪着非常光滑的石板，黑白相間，像棋盤似的。四周圍繞着四排金屬巨人塑像，每個身高 15 拃，手持長戟，披散着頭發，蓄着金色的

---

① 原文為 Bacharom。

② 原文為 Guagifau。

鬍鬚。整個場面的確壯觀，令人一飽眼福。廣場盡頭是濟亞烏章[①]，即雨神。他拄着一根長達 70 多拃的手杖，他的身材如此高大，致使他的腦袋竟然高過了約有 12 尋之高的塔樓的雉堞。雨神塑像也是金屬澆鑄的，有 26 股水柱從他的嘴巴、兩頰、額頭和胸部往外噴，下面的人都將此水視作聖水。神像倚靠着塔樓，水是從塔樓頂上接到神像身上的，但是接水管如此隱蔽，任誰也看不見在哪里。神像的兩條腿叉開，形成一個過門，我們從中穿過，便來到了一個長長的大殿，酷似教堂。在大殿的三個殿堂裏有又高又粗的斑紋大理石柱；沿着兩邊的牆壁，擺放着無數大小不等、形象各異的神像，都是鍍金的。神像在架子上排列得整整齊齊，而架子則占據了整個牆面。肉眼望去，神像都彷彿是用真金鑄成的。

大殿深處有一個圓形的高臺，有 15 級臺階。高臺上有一個與其比例對稱的祭壇，上面是天后塑像。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婦女形象，松散的長髮披肩，雙手高高舉向空中。塑像用純金鑄成，表面光滑，閃閃發光，像鏡子反射一樣發出耀眼的光芒，令人不能直視。圓形高臺周圍，最上面的四個臺階上擺放着中國 12 個

---

① 原文為 Quiay Hujão。

國王的銀鑄塑像，個個頭戴王冠，背插狼牙棒。再往下是三排鍍金的人像，雙膝跪地，雙手朝天。四周上方的鐵桿穿越屋子，懸掛着無數盞銀燈，每盞有六七根燈心。

離開這裏後，我們來到了另一條帶拱門的街道，與我們先前逛過的街道相彷。從這條街又走到了另外兩條街，也有非常華美的建築。走出街道，我們便來到了一個廣場，那裏有 82 口大金屬鐘，用粗大的鐵索懸掛在鐵桿上，鐵掛的兩頭架在鑄鐵柱上。隨後，我們又離開了這裏，來到了一道非常堅固的大門處。大門的四角是四座高聳的塔樓，大門口有一個知府和 30 個持戟的士兵，還有兩個書記官，把所有出門者的姓名登記在一些簿子上。我們亦不例外，還付了 30 雷阿兒的出門費。

## 一百一十一　位於河中的第四座建築，是中國 113 個國王的寺廟所在地

倘若將有關這個話題的所有奇聞軼事都詳加叙述，幾乎永無完結。我只再講講在我們見過的衆多富麗堂皇的建築中，我認為最與衆不同的一個建築群，作

為這個話題的結束。它座落在魚花河中央河灘形成的小島上，周長約有一里格。小島四周砌有非常堅固的石壁。石壁的外側高出水面 38 拃，裏側則與地面一般平，上部有兩排黄銅栅欄圍繞。第一排栅欄僅 6 拃高，主要圍住外沿，可供人倚靠。第二排栅欄主要圍住内沿，有 9 拃多高，上面鑲嵌着很多圓球，球上蹲着銀獅子，正如我已幾次説明的，這是中國國王的徽記。在這些栅欄以内，113 座寺廟排列有序，狀如圓形堡壘。每個寺廟内都有一個以雪花石膏為原料精雕而成的墓棺，非常巧妙地座落在兩條銀蛇的頭部。雖然蛇身蜷曲，形成一道道的螺旋，如蟒蛇般，蛇頭却有女人的面孔，額頭上還長有三只犄角，對此我們不知如何解釋。每座寺廟裏面還都點着 13 盞銀燈，每盞燈有 7 根燈芯。這樣，113 認寺廟共有 1439 盞燈。

在一個用三排栅欄和兩排神像圍繞起來的廣場中央，聳立着一座高塔。塔的五層飛檐圖案各異，塔頂上則有銀獅子像。中國人告訴我們説，塔中有 113 個國王的遺骨，是從底下的那些寺廟運到那裏去的，他們對其頂禮膜拜，視為聖物。他們説，每到新月，這些屍骨便設宴共歡，所以一般人都習慣在那幾天送上無數的供品，包括各種家禽、大米、牛肉、猪肉、糖、蜂蜜，以及其他各種叫得出名字的食物。他們以為這

樣幫助屍骨，向他們提供宴會佳肴，便可像獲得大赦一樣，使自己的全部醜惡罪行得到赦免。實際上佳肴全被僧人們占為己有。

在這座塔内我們也看到了一個極為富麗堂皇的殿堂，從上到下貼着銀箔。殿内有 113 個國王的銀制塑像，每個人的遺骨就放在自己的塑像内。據他們的僧人對他們説，將屍骨這樣集中起來，每到夜幕降臨，屍骨們便能互相交談，游玩嬉戲。這一場面除了他們稱作住持的幾位和尚，別人誰也没有資格目睹。住持的地位及級別較一般僧人高，相當於我們的主教。這些可憐的家伙向我們講述了大量類似的愚昧荒誕的傳説，並對此深信不疑，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真理。

在這座大宅院里，我們還看到了 17 棟房屋，每棟有 20 口鑄鐵鐘，共 340 口。在陰曆的某些日子，就是他們所説的那些國王們互訪互宴的日子，鐵鐘齊聲鳴響。

高塔旁邊有一座極為富麗的空中寺廟，座落在 37 根堅固異常的石柱上，裏面供奉着女神阿彌陀的塑像，處於有 14 級臺階的高臺之上。塑像是銀鑄的，但頭髮是金的，全身披金，臉部表情憂傷，雙手朝天高舉，雙腋下像掛着一串串念珠似的穿掛着許多半個手指大的人像，胸部則有兩個鑲金的珍珠貝，非常大。我們向

中國人詢問這些東西的含義，他們回答說，在天帝用天河之水淹沒了世界之后，人類全被淹死。看到地球荒無人烟，無人再頌揚自己，天帝便從天上的月宮裏把妻子天后的侍女長阿彌陀女神派下凡，讓她恢復被淹死的人類。她來到一個已經退水的地方，叫加雷鋪[①]（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小島或淺灘，位於南京灣，安東尼奥·德·法里亞即從此地上岸）。她的雙脚剛落地，就變成了金身，亭亭玉立，眼望青天，腋下如冒汗似的生出了許許多多的嬰孩，右胳膊下生的是男孩，左胳膊下生的是女孩，因為她與世上有罪孽的女人不同，身上没有其他地方可分娩。為了懲罰世間婦女的罪孽，上帝讓她們在生理上忍受污濁和難聞的氣味，以示對她們冒犯自己感到多麼不快。據說從女神腋下娩出或投出的這些嬰孩共有 33333 個，其中三分之二為女嬰，三分之一為男嬰，因為據說這樣世上就不會缺少人口。由於没有人為女神提供必要的營養，她分娩后非常孱弱，身子裏都空了，終於倒地而死，至今都没有能再起身。為了表示對她的哀悼，月亮用痛苦布滿了自己的全身，這就是我們都能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上的斑斑黑影。有朝一日當女神復活蘇醒后，也就是在過了

① 原文為 Calemplui。

與她生出的嬰孩數相同的年數即 33333 這個數字后，月亮便將褪下那層痛苦的面罩，到那時，黑夜便像白晝一樣光明。

他們向我們講述了這麼多類似的荒唐事，令人極為吃驚，更令人可悲。因為我們看到魔鬼竟用如此顯而易見的謊言來欺騙如此明理的人們，使他們找不到上帝之子向世間指明的聖理之路，但其中的奥秘，只有上帝才知道。見識了廣場上的所有東西后，我們離開了那裏，又去另一座非常豪華富麗的廟宇，據説裏面供奉着當今國王的母后①。由於我們是外國人，没有讓我們入内。從那裏起，我們沿着一條有拱門的街道行走，一直來到一個碼頭②。來自各王國的大量船舶在這裏雲集，滿載著香客，絡繹不絶地前往該廟。這不僅因為中國國王和察院們許可的大赦慶典，還因為當地有很多免税優惠和免費飽餐。

在為期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們自由自在地在城裏行走，還參觀了其他很多廟宇，不過我並不想在此贅述，否則永無完結。但是，在我們的所見所聞中，我還會講述其他一些特別的、值得提及的事物。其中我

① 作者接着寫道："她的名字叫 Nhay Casimama"。

② 作者接着寫道："人們叫它 Hichárió Topileu"。

首先要儘可能簡要介紹的是中國國王的住地和排場，他對於國家的治理，他的司法、財政及宮廷大臣的情況。以便人們了解這個異教徒如何治民，以及對自己的一切事物所採取的措施。

## 一百一十二　對殘疾人和無依無靠者的安置

中國的國王大部分時間住在北京，因為他在加冕登基那天就是這樣許諾和宣誓的，當時，人們把代表一切權力的權杖放到他手中，關於這一東西，我在下面還將略加敘述。城里，在分隔某些區域的街上，有一些房屋被稱為 Laginampur，意“窮人培訓院”。在那里，根據市政府的命令，對失去父母又流落街頭的孩子進行教育，所教的不但有倫理，而且有讀書寫字及其他手藝，直至他們可以自食其力。這樣的機構在城裏不會少於 200 處，可能有 500 處。還有大致數量的其他一種機構，也是根據市政府的命令而設的，許多窮家婦女在此做奶媽，哺乳不知父母是誰的棄嬰。但在收容棄嬰之前，司法當局要進行嚴格的審查，如查出棄嬰的父母，將嚴懲不貸，並將其發配到他們認為最偏僻貧瘠且瘟疫肆虐的地區。這些棄嬰長大后，便

被分配到各培訓院接受教育。如果有些人因為先天的生理缺陷不宜學習手藝，則根據每個人的情況，為其另覓謀生之道。如是瞎子，便被安排到各個磨坊，磨坊里有手磨，讓兩三個人推磨，一個人篩籮。這就是各城安排屬下的盲人及其他窮人的的辦法。任何工匠，沒有市政府發的執照均不得搭棚建作坊，所以當某個工匠申請執照時，市政府便會令其接收一個或更多的同屬一個行當的窮人，這樣就使他能有賴以為生的職業，也救助了窮人。他們說這是神所吩咐的愛人的善舉，能夠令他歡喜，使他減輕對我們罪孽的懲罰。每個磨坊主都必須為自己所收留的三個人提供衣食，並每年支付六個銅錢，以便他們一旦離世，可以為自己的靈魂留下冥錢，不至於因為是窮人而在烟洞的深穴裏飽受折磨。這是根據阿彌陀的第四條戒律而做的，阿彌陀是使這些盲目的中國人迷信和犯錯的第一個神，看來似乎發生在 636 年的洪荒之后。這個教派加上未開化的中國國土上的其他教派，據我所知（並且我在前面也幾次談到），共有 32 個，都源於勃固王國，從那裏到暹羅，再由僧侶們在包括柬埔寨、占婆、老撾、

古固[1]、巴佛斯[2]、清邁[3]、烏扎格帝國[4]、交趾支那的整個陸洲，以及海南、琉球和日本各島傳播開來，一直到京都及關東[5] 的邊緣地區。從而使這一疱疹的毒液像穆罕默德那該死的教派一樣腐蝕了大半個世界。

還有另一個謀生辦法使殘疾人不致餓死。對於脚殘不能行走者，將他們派到編織坊，從事編筐織袋以及其他手工活計。對於手殘無法用手做工者，給他們一些籮筐口袋，背着到市場上去，為那些既沒有人手自己又無能為力的人們運送肉魚蔬菜和其他東西，以此掙錢謀生。對於手脚雙殘完全喪失謀生能力者，將他們安置在大寺院一類的地方，有很多食品商的妻子在那裏為亡靈祈禱，所有為死者做佛事而送的施舍，一半歸他們，另一半歸僧人。如果是啞巴，則被收容到濟貧院一類的機構裏，凡是在公共場合撒潑耍賴傷風

① 原文為 Gucus，根據麗貝卡的注釋，Gucus 即 Guéos 或 Gueus。根據葡萄牙某些史書及文學作品的記載，指當時居住在暹羅以北山區的一個野蠻民族。坎波斯等學者認為，是指當時緬甸境內的佤人 (Was) 和拉佤人 (Lawas)。

② 在今泰國境內。

③ 原文為 Pafuás。

④ 參見頁 216，注釋 (7)。若指烏思藏，這一地區明置烏思藏都指揮使司，非獨立帝國。

⑤ 原文為 Bandou，根據麗貝卡的注釋，為日本本州的關東 (Kanto)。

敗俗的女人，均由他們執行懲罰，以此維持生活。對於那些年老色衰身患絕症的妓女，同樣也有專門的收容處，為她們治病，並提供充足的衣食。費用則由仍在從業的妓女負擔，即每人每月交納一定的稅賦，因為這些人以後也可能生病，那麼就由其她身體健康者為其出資，就像現在她們身體健康時為生病人付錢一樣。城裏設有專人征收這種稅，收稅人俸祿甚優。

還有一些類似寺院的地方收留了很多孤女，由各城負責安頓和送嫁。費用來自從那些被丈夫控為不貞的女人那兒剥奪來的財産，理由是，既然那些女人行為無耻自甘墮落，那麼就用她的財産來撫養一個貞節的孤女，以此使一些女人得到懲罰，使另一些女人得到撫養。

還有一些區安置生活貧窮而行為正當的人，承擔其費用的是那些在訴訟過程中做事不公的訟師，以及因循私或受賄不按法律判案的人。所以，當地人的統治在一切方面都井井有條。

## 一百一十三　在全國建立糧倉賑濟窮人的方法以及下令這樣做的國王

還應該讓人們瞭解中國的這個異教國王是如何有條有理地進行卓越的管理，使得王國内豐衣足食，連窮人也不缺衣少食。為此，我將講述一下我幾次聽人所讀的史書中的記載（他們的史書用他們特有的文字寫成）。無論是從慈善的角度，還是從治國的角度，對於基督教王國和城市來説均是一個榜樣。

據史書記載，當年有一個國王，就是今上的曾祖父，叫朝西隴帕那高[①]，因患重病而導致雙目失明。由於他性情溫和，政績顯著，深受百姓愛戴。他希望替天行善，博取上天的歡心，便召來官員，下令説，為了賑濟所有的窮人，在全國所有的城鎮設立麥倉和米倉（它們現在仍然存在），這樣，一旦遇到荒年（正如

① 原文為 Chausirão Panagor。當時在位的中國皇帝是明世宗，即嘉靖皇帝（1522—1566），他的曾祖父是明英宗。在明代皇帝中，明太祖朱元璋曾提出“廣積糧”的方針。曾生過重病又較有政績的皇帝是明代宗，即明英宗的弟弟。

時有發生的那樣），百姓便有食物以度過災年，窮人也不致餓死。為此，他捐出宫廷歲入的十分之一，並下令就此事給各省按察使所在的省城發出總則。史書説，由於雙目失明，他習慣携金印於袖中，當他正在拿來的總則上蓋金印時，神讓他恢復了視力，在他後來生活的 14 年中，他一直耳聰目明。這個例子（如果是真的）似乎表明，我主對他善待窮人的仁慈之舉非常滿意，即使他們是異教徒，對上帝一無所知。從那時直至今日，這個王國内糧倉遍布，據説多達 14000 個。各市政府更新倉内存糧的做法是，一旦新收成已成定局，便根據當地每個居民的情況，將庫存的舊糧以借貸的方式分發給他們，借貸的期限為兩個月。俟法定的期限一到，這些人便都把同等數量的新糧上交糧庫，另加百分之六的損耗，以使庫存永遠不會減少。如果遇到荒年，照樣把糧食分給百姓，且不加任何利率。有些窮人無法償還所貸之糧，根據那個總則，就用國王的地税來彌補，作為國王對他們的施舍，這一點在各官府都有記載，以便按察使們照此辦理。

王國的主要收入是大量的白銀，被分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用於朝廷和王國的開支，一部分用於各地的防務，補充兵庫，裝備軍隊，剩下的一部分存入北京城的國庫。這最後一部分錢國王平時是不能動用的，以

備用於王國的防務，用於經常與韃靼人、交趾國王以及其他鄰近王國的戰爭開支。他們稱這部分財富為chidampur，意“王國之牆”，因為他們說，只要這筆財富存在，能應付不時之需，國王就不需要向窮人課稅，百姓也不會被加重負擔，避免了在其他沒有採取這項措施的地方所發生的情況。

這樣，這個王國在所有方面都顯得治理極佳，政令暢通。幸運的方濟各神父是他那個時代照亮東方的火焰，他的美德和聖潔舉世聞名，無需我再贅述。他在那裏期間對這些都瞭如指掌，對耳聞目睹的這一切和其他所有完美之事驚嘆不已。他說，如果有一天上帝把他帶到這個王國[①]，一定要請求我王恩典，去親眼目睹一下當地人的治國法律、戰爭條例和理財之道，因為他毫不懷疑他們比鼎盛期間的羅馬人以及古代作家津津樂道的其他一切民族都更勝一籌。

① 這兒指葡萄牙王國。

# 一百一十四 中國國王王宮內的居住人數、朝廷官員的官階以及王國內的三大教派

我擔心，如果我對在這城裏看到的每一件事都不厭其詳地加以描述，讀者會對其超乎尋常的規模產生疑問；同時也為了不給那些以自己的孤陋寡聞和短見薄識對我親眼目睹的真人真事妄加評論的饒舌小人以藉口，我將略去許多見聞不述，雖然它們也許是那些氣質高雅、見多識廣、不以眼前的貧困卑賤來度量其他國土上事物的人們很樂意瞭解的，因為這些人據我所知，無論是其遠大的志向，還是其自然的好奇心和不遜的理解力，都使他們非常樂意瞭解這些事情。但是，從另一方面講，我也不會過多責備那些對我所述之事不大相信或表示懷疑的人。因為我本人也確實承認，即使是我親眼目睹，一想到北京城的恢宏、異教國王那萬人之上的地位、主持司法的察院們以及進行統治管理的按察使們的排場、各大臣那震懾衆人的威風、房屋和寺廟本身以及裏面一切東西的富麗堂皇等，

往往也感到恍如夢境。僅以王城圍牆內的明阿房宮城[1] 為例，內有 10 萬閹人、3 萬女人和 1 萬 2 千餉銀豐厚的衛兵，還有 12 個都堂，是位於一切官員之上的最高官員。如前所述，一般人稱他們是太陽之光。因為國王自稱太陽之子，他們就說，由於這 12 人在各個方面代表國王，所以叫太陽之光。在這 12 人之下，有 40 個察院，猶如我們的副王。此外，還有很多級別比他們低的官員，猶如我們的司法長官、行政長官、財務官、海軍上將、軍事長官等，被稱作按察使、海道、布政使、老爺和總兵等。所有這些人的數目儘管在京城超過了 500，每個人的儀仗隊不少於 200 人，而且更令人吃驚的是，其中來自各國的夷人甚多，大部分是蒙古人、波斯人、霍拉桑人、孟邦人[2]、卡拉米納人、韃靼人、交趾人，也有些是緬甸人、查樂人和東枝人[3]。因為當地人身單體薄，難當大任，儘管他們在工匠、農業和建築等各方面才華出衆，制作的物品巧奪天工。婦女非常清純貞潔，比男子更適應從事一切工作。土地

---

① 原文為 Minapau，音似“明阿房”(Ming—E—Pang)，當指紫禁城。

② 原文為 moéns。

③ 原文為 tangu。麗貝卡認為是指緬甸的 Taunggyi（東枝）或 Toungoo（東吁）。

肥沃，物產豐富，各類產品如此之多，我的確不知如何形容。因為似乎沒有人的理解力能夠明白，也沒有那麼多的詞彙可用來稱呼上帝向這個敵對的異教民族所贈予的數量和品種如此之多的東西。但他們對上帝的恩賜竟沒有謝意，以為物產豐富僅僅是國王的功績，而不是萬能的主的安排和惠贈。

他們的這種愚昧和缺乏信仰導致了極其荒謬的行為以及互相之間各種迷信的大混亂，包括很多惡俗和邪禮。他們用人血做犧牲，獻祭時伴以各種薰香，並向僧人們送上大錢，以便保證他們在今生擁有巨富，在來世也有無窮無盡的金錢。僧人們為此給他們一些字條，像匯票似的，一般人稱其為冥錢[①]，以便死了上天後，可以以一換百，彷彿他們在那裏派駐通訊員似的。在這個方面，這些可憐蟲如此愚昧，以至往往節衣縮食，把省下之錢送給這些魔鬼似的僧人，並深信這筆交易非常合算保險。

有一教派是今世派[②]，其僧人向聽衆鼓吹相反的信條，信誓旦旦地宣稱人世猶如任何野獸一樣，生生

---

① 原文為 cuchimiocós，根據龐貝卡的注釋，該詞源自日語單詞 kuchi 和 myokuan。

② 原文為 naustol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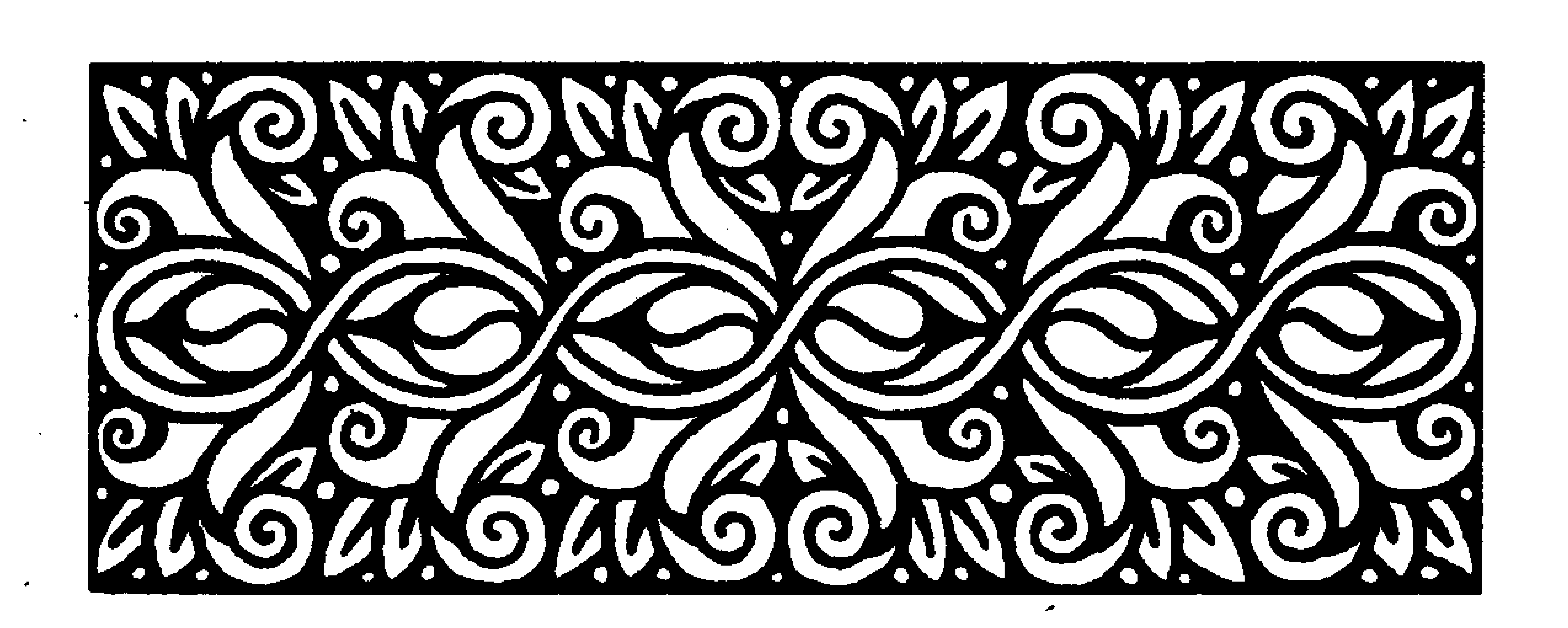
死死，僅此而已，所以應在有生之年享受財富，只有傻瓜才考慮其他事情。還有一個教派叫轉世派[①]，則認為人生在世的壽期，便是死後應在地下停留的期限；爾後，經過僧人們的祈禱，其靈魂會附到一個出生七天的嬰兒身上轉世，重新在那個軀體裏生活，直到身體有力之時，便會尋覓自己留在墓穴裏的原體，並將之送到月亮上的天國；然後，據說將在那裏沉睡多年，直到變成一顆星星，永遠留在那裏。還有一個教派叫地藏，認為只有牲畜一生勞作，苦苦贖罪，死后才能到達天國歇息，而人類一生追求享受，偷盜搶奪，還犯下其他很多罪孽，所以無論如何不能得救，除非在臨終之時，傾其所有，交給寺廟和僧人，讓他們為他祈禱。所以說，這些邪教的全部教義都以和尚們的暴虐和利益為基礎。和尚們就是那些向人們宣傳這一切的人，他們口舌如簧，信誓旦旦，使不幸的聽衆以為那些都是真的，並把所有的東西都施舍出去，因為他們以為施舍後就能安全了，擺脫了僧人們所威脅的如不這樣做會產生的可怕事。

在這個方面，我不想提及這三個以外的教派，也不願對中華帝國中 32 個教派的各種惡俗多費筆墨，不

---

① 原文為 trimechau。

僅是因為逐一講述將永無止境，而且也因為我在前面已幾次提及，這些教派大同小異，人們可以從一些教派推斷另一些教派的情況。且把這些巨弊和愚昧的根除方法留給仁慈的上帝來安排，只有上帝才能够這樣做。從現在起，我只講述我們在甘肅城[①] 流放期間的一些情況，直到我們成為韃靼人的俘虜，那是在154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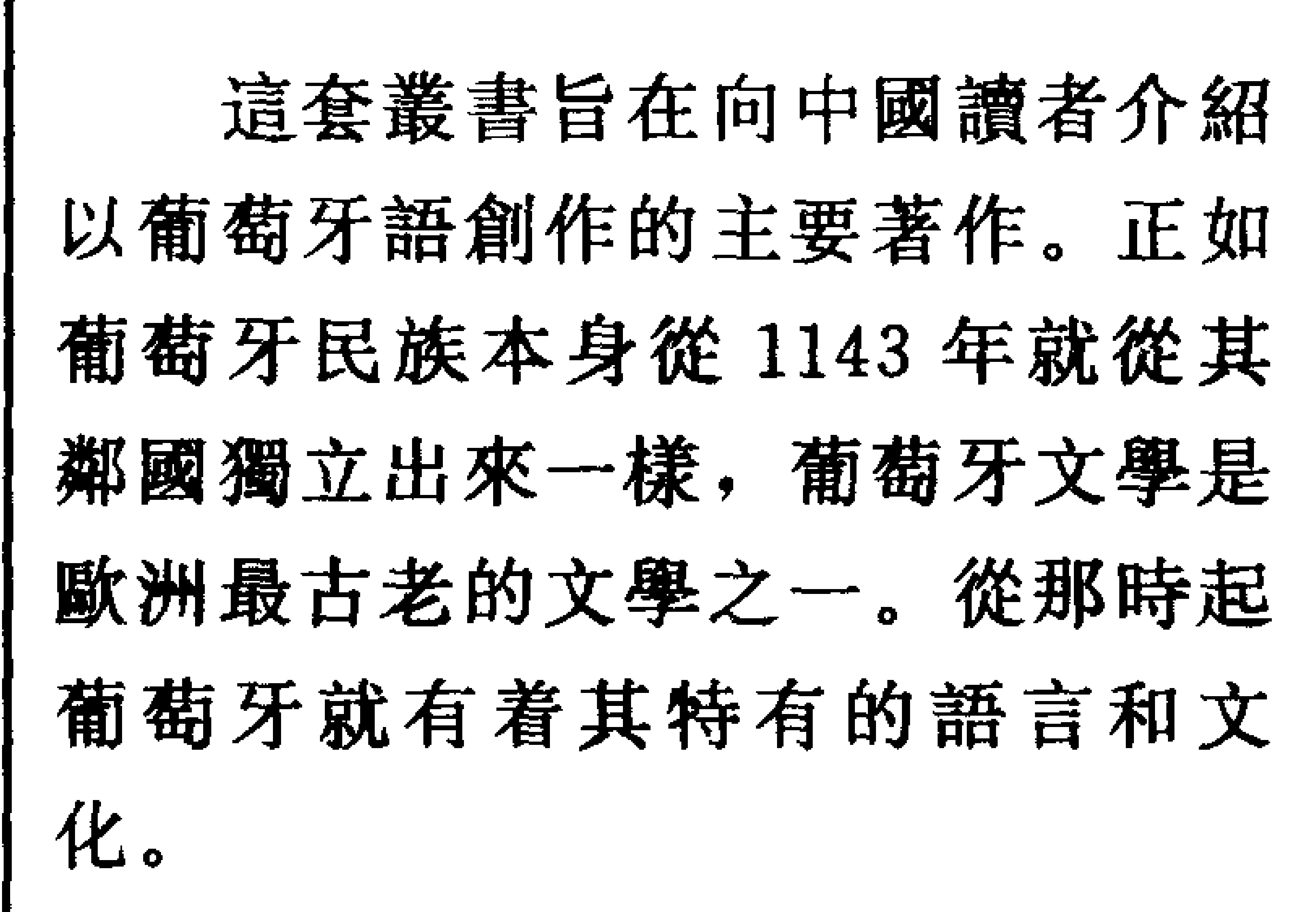


① 原文為Quansi，似是指廣西，但後文中談到韃靼人進攻該城，所以不可能指廣西。

康乃馨譯叢——葡語作家叢書



# 跋



這套叢書旨在向中國讀者介紹以葡萄牙語創作的主要著作。正如葡萄牙民族本身從 1143 年就從其鄰國獨立出來一樣，葡萄牙文學是歐洲最古老的文學之一。從那時起葡萄牙就有着其特有的語言和文化。

葡萄牙位於歐洲一端，版圖呈長方形，兩面瀕臨大海。確實，這種地理位置對其歷史和文化有了根本的影響。西班牙把葡萄牙與歐洲其他部份隔離，這決定了葡萄牙水手們要尋找新的空間以擴大其邊界。因此，葡萄牙人走過了前人從

未航行過的世界，發現了陌生的土地，並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人們而驚異不已。他們在大海上駕馭自如，在人與自然的斗爭中無比堅強，所以他們向危險挑戰的勇氣和忍受痛苦的能力婦孺皆知。當然，在曲折的歷史上葡萄牙人却也曾經占領過土地，統治過他國人民。這也是歷史事實。葡萄牙最傑出的詩人之一費爾南多·佩索亞在一首著名的詩篇中把這些特點描繪得淋灕盡致。這首詩的題目也意味深長——“葡萄牙的海”：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鹹澀的水，
飽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傷苦惱。
為踏平你那萬頃波濤，
多少慈母曾把淚拋，
多少兒女徒然祈禱，
多少姑娘未成秦晉之好，
啊！大海，一切均為征服你那駭浪驚濤！

葡萄牙被譽為詩人之國，這一傳統從十二世紀開始，至今猶存；但是，在小說方面也歷史悠久，尤其是在航海時代最為突出，至今亦然，其中許多詩人和

散文家的作品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得到中國公衆的喜愛，有助於他們更好地瞭解葡萄牙及其文化和歷史，而澳門是歷史和文化交匯與互相瞭解的得天獨厚的空間。

澳門文化司署自 1994 年開始實施這套叢書的出版計劃，迄今已出版了十八部著作，成功地使中國讀者對在歐洲享有聲譽的葡萄牙文學有所認識。

現在，由於東方葡萄牙學會和積極向中國讀者介紹外國作家的海南出版社的參與，這套叢書的出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東方葡萄牙學會總部設在澳門，但與葡萄牙國內的許多機構關係緊密，她的參與表明了葡萄牙方面，特別是資助翻譯作品出版的葡萄牙圖書館及圖書學會對這套叢書的支持。

值得强調的是　為這套叢書撰寫評介文章的人士除了在葡萄牙高等院校任教的知名教授外，還有長期從事葡萄牙文學譯介工作的中國專家和教授

林寶娜

# 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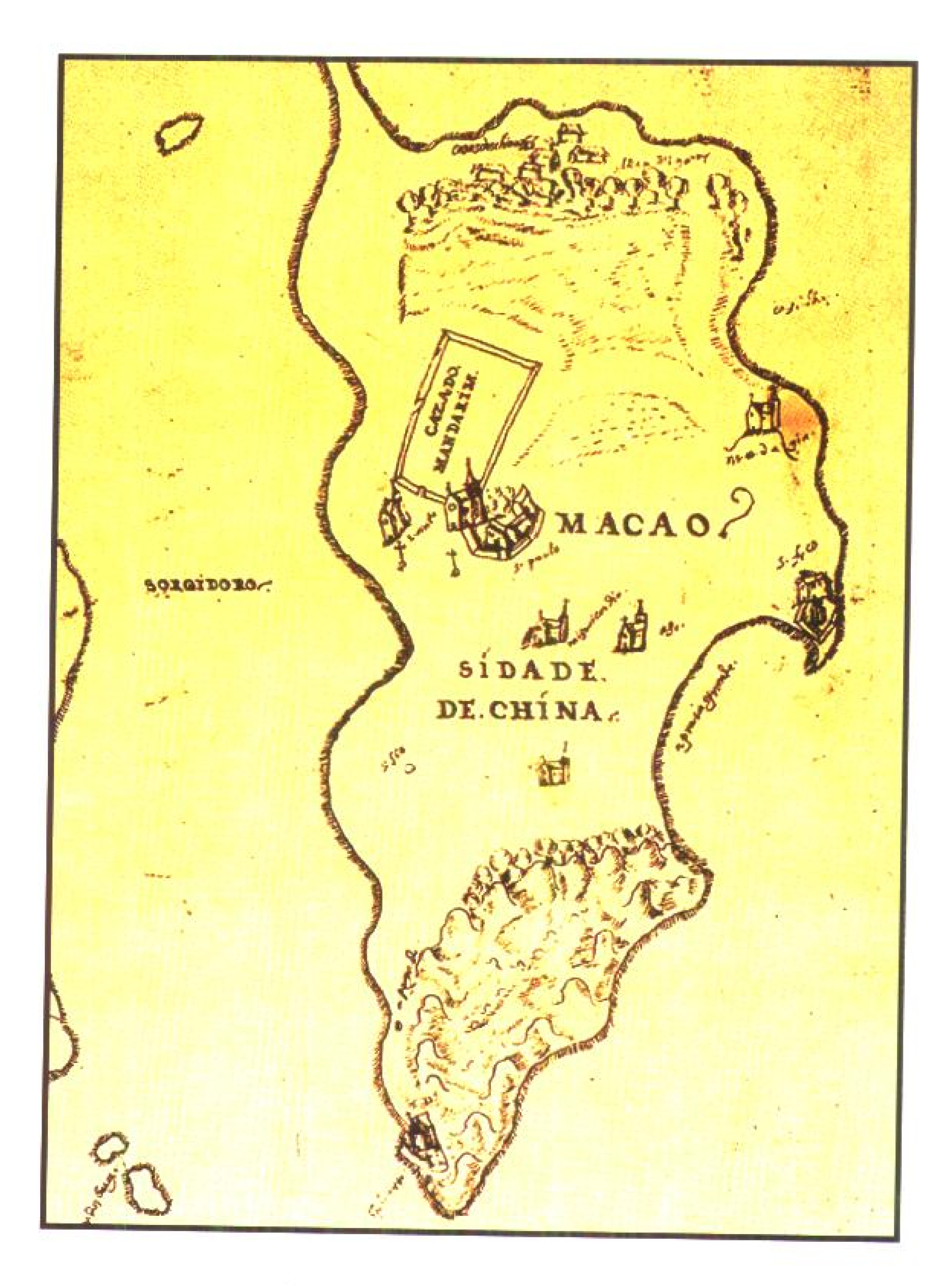
## ——十六世紀手稿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等著
王鎖英　譯
責任編輯：黃憲萍　顧問：余　安
澳門文化司署　東方葡萄牙學會
海南出版社　　三環出版社　出版發行
570105　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2號
北京博誠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1998年6月第一版　1998年6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8.75
字數：135千字　印數：10000冊
書號：ISBN 7-80564-916-2/K·30　定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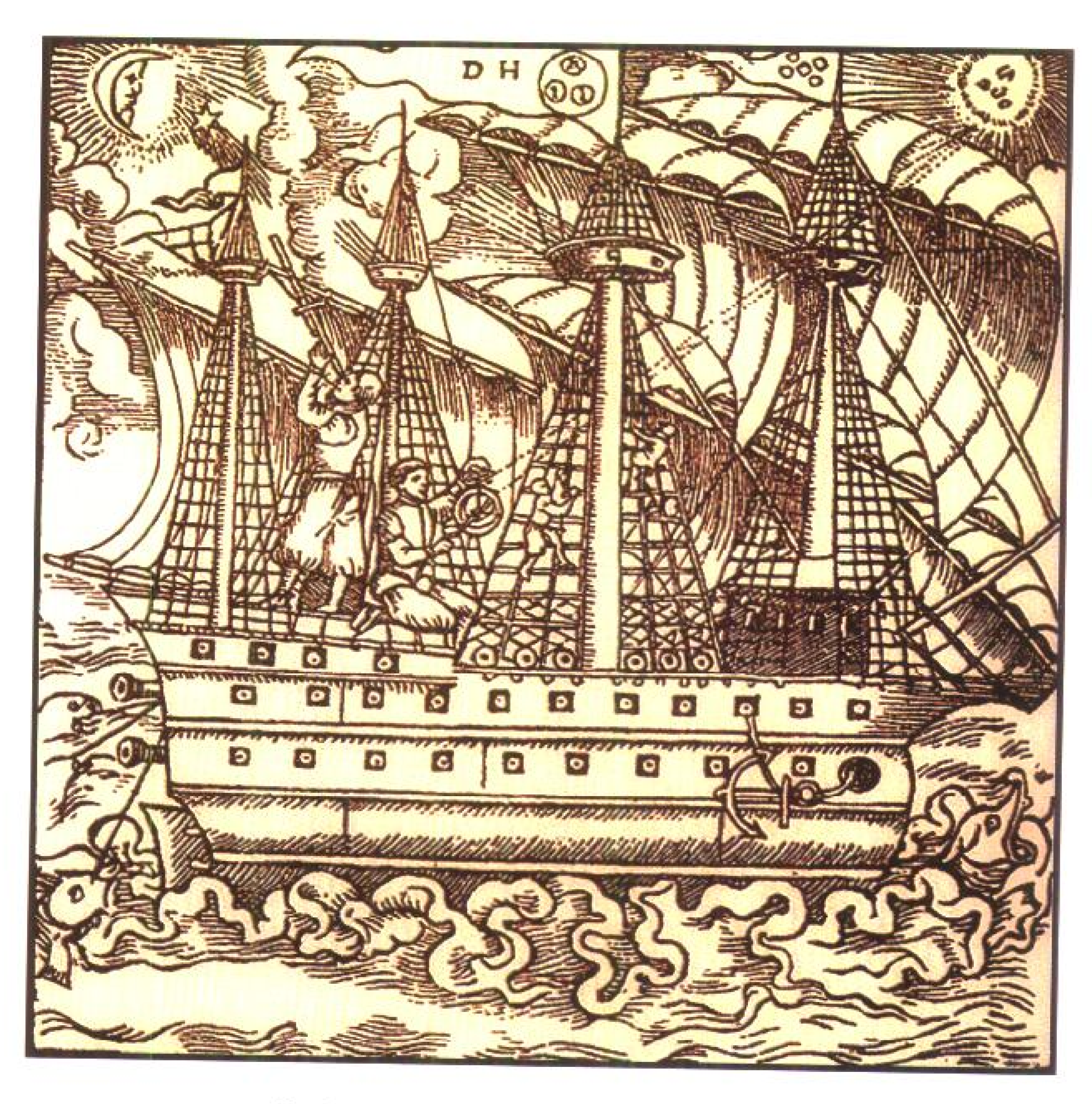

Tractado em que se
cõtam muito por estẽso as cousas
da China, cõ suas particulari-
dades, e assi do reyno dormuz
cõposto por el. R. padre frey
Gaspar da Cruz da ordẽ
de sam Domingos.
Dirigido ao muito poderoso Rey dom
Sebastiam nosso señor.

Impresso com licença. 1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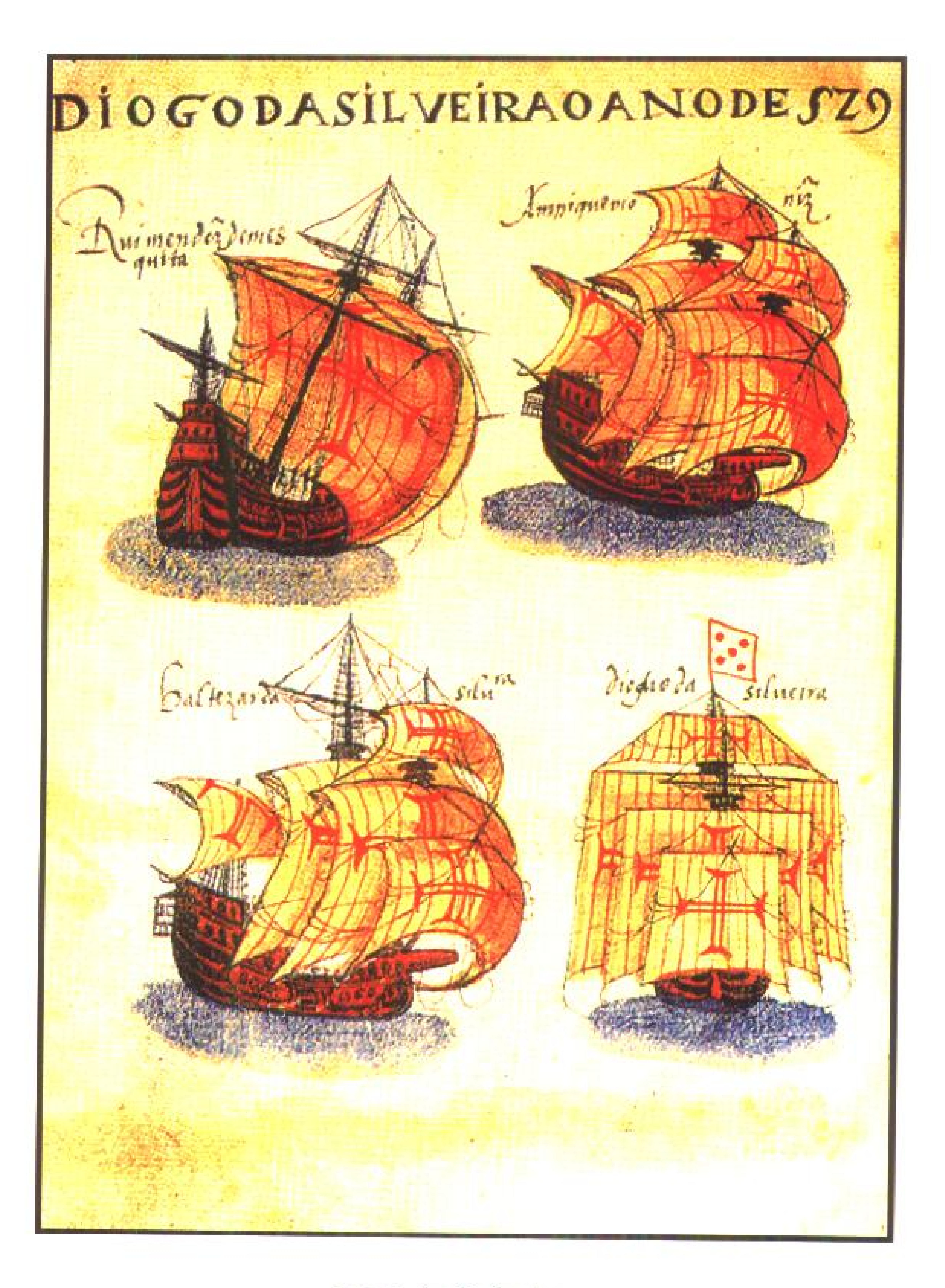
<<中國情況介紹>>原版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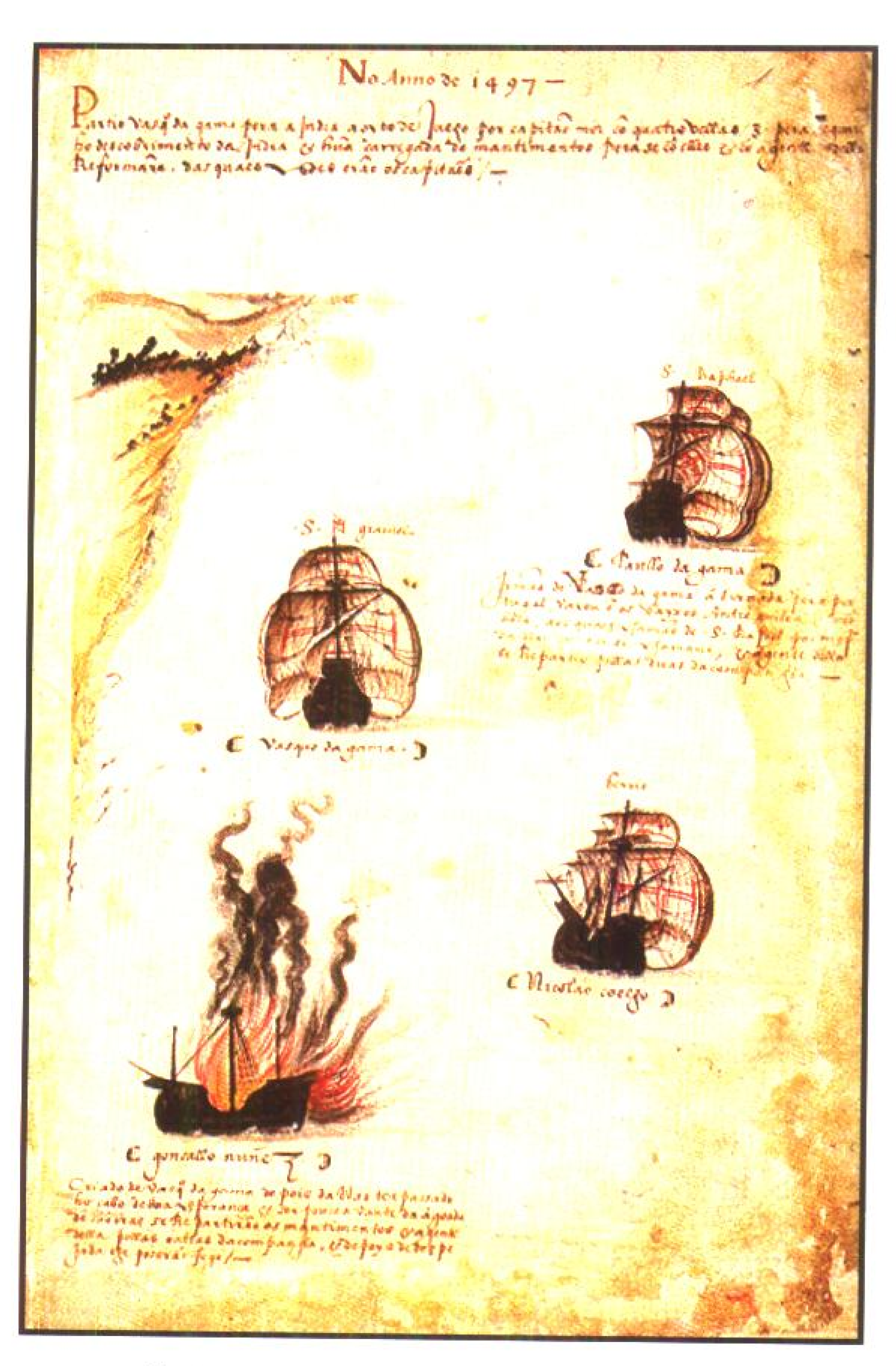

十七世紀的澳門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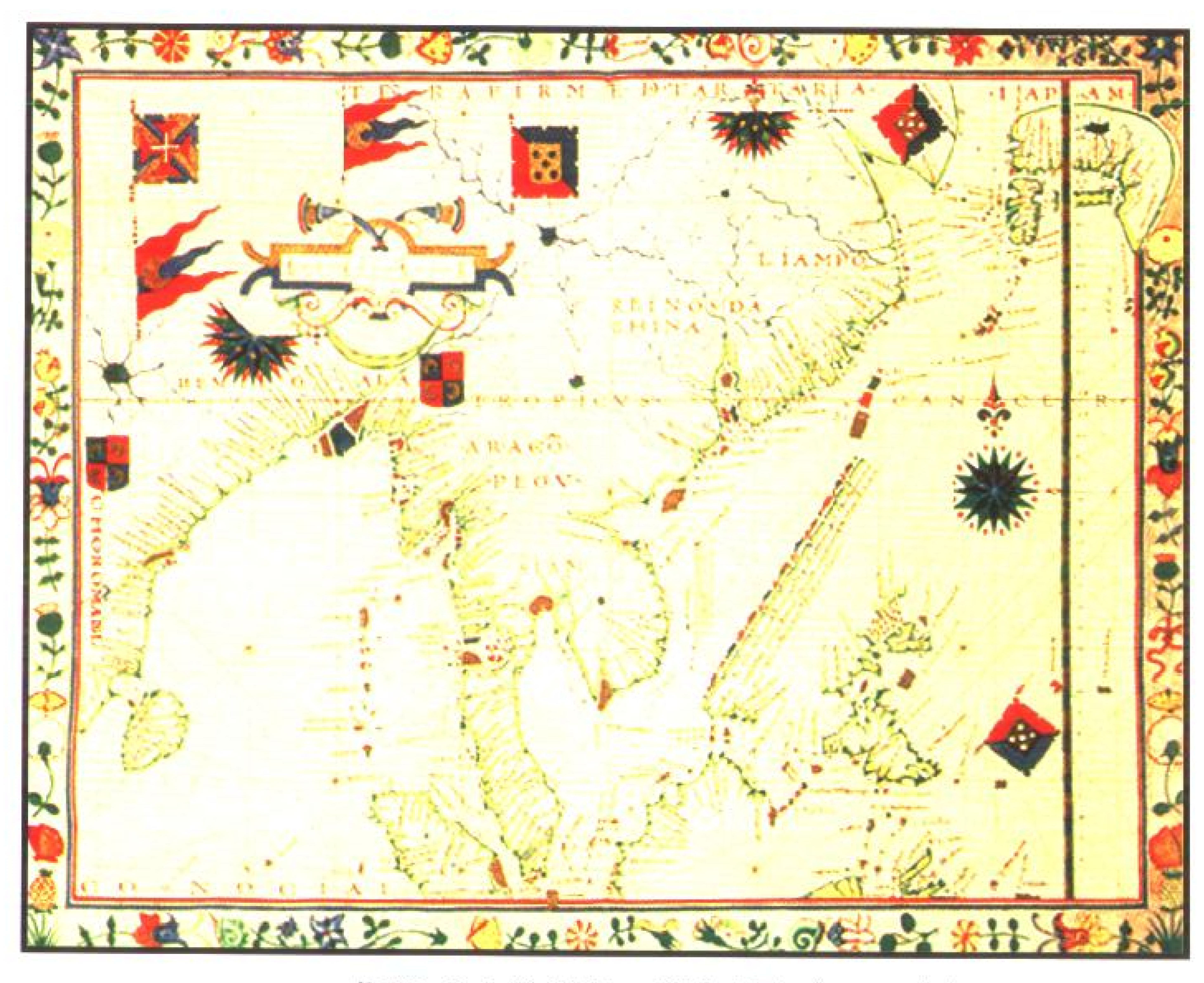

葡萄牙人使用航海儀器的情景




1529 年的帆船




瓦斯科．達．伽馬首次遠航印度時的船隊




葡萄牙人繪制的亞洲地圖（1570年）

# 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



## 評介：作家及作品

說起旅華的葡萄牙人，免不了要提到長長的一列人，從傳教士到政治家，直至商人，甚至純粹的冒險家。這些人總計數百人，而每一個人又以自己的方式，描述、澄清、完善、甚至推翻了那些傳到歐洲的富有想象力的或走樣變形的有關中國的記述。

因為不可能逐個提到所有的人，我們嘗試將他們劃分歸類，政治家、傳教士以及商人兼冒險家，這些人的目標顯然是不同的，但他們所採用的手段却並不因為目標不同而不同，他們的身份也並不是一成

不變的；政治家可以是或者變成為商人；所有的人，往往是出於生存的需求，可以變成冒險家。當時，他們所處的是一種變換的或相互作用的制度，這就造成並激發了不同的交往模式，並由此而產生了形態各異的敘述形式：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戲劇甚至史詩，形成了一個有影響的傑出群體。其中的每一篇文字實際上都有可能自成一種新的體裁，在葡萄牙 16 世紀、17 世紀旅行文學這個複雜多樣的世界中占據一席之地。這些敘述性體裁可以表現為航海日記、旅行指南、報告、見聞、信件、專著、編年史等等。

當歐洲人到達亞洲世界時，他們發現這裏已經是一個"老世界"[①] 了：正是他們，把中世紀的歐洲人根據過去作品的描寫而造就的虛幻的世界變為實體，這些過去作品包括英國人約翰·德·曼德維爾（John de Mandeville）在 1360 年寫的書，他又被稱作假曼德維爾（pseudo-Mandeville）；法國的聖路易派往蒙古首都喀喇昆侖的使者方濟各修士威廉·馮·魯布盧克（Wilhelm Von Rubruk）寫的《旅行指南》；皮安·德爾加皮諾（Pian del'Carpino）和其他游僧的記述；最后是

① 當哥倫布發現美洲時，歐洲人將美洲稱為新世界，以別於歐洲這個老世界或舊世界。

《馬可·波羅游記》，它在歐洲的流傳極廣，在葡萄牙則代表着一種動力和一個挑戰，很可能是唐佩德羅王子[①]（唐若奧一世的兒子和唐恩里克王子[②]的哥哥）將此書引入葡萄牙，並將它放入王家書店的。

所以在當時，並不是一些全新的形象在被塑造起來，而是以往的老形象在被更正、被確認或被推翻，或者更進一步説，是實現神話，提供範例，造就烏托邦。

如果説，當歐洲人與美洲印第安人民相遇時，他們相信自己是遇到了人類始祖亞當的同代人，接近原始的愚昧，那麼與此相同，亞洲各民族及其極為豐富多姿的文化，從印度斯坦和蘇門答臘起，經過神秘而迷人的中國，直至日本，則以某種方式代表了一個穩穩座落在各種神聖化機構之上的人類。他們擁有一個如此晶瑩、精粹的文化和思想寶庫，相形之下，歐洲人（據我以為，諸如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及其伙伴）便成為外來的、怪異的、野蠻的人，對一個在很多世紀裏層層形成的文明的規則和標準一無所知。

因此，在我們劃分的類別中，我們要首先提到政治家們。

---

① 曾擔任葡萄牙的攝政王。

② 為葡萄牙航海事業的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

# 一、政治家

正是政治家們要嘗試克服與中國當局進行接觸的困難，由此而開始了一個漫長且複雜的過程，最終導致了在 1554 年建立上帝聖名之城澳門。

被葡萄牙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於 1508 年首次派往中國的葡萄牙使者是迪奧戈·洛佩斯·德·塞蓋拉 (Diogo Lopes de Sequeira)。他以馬六甲和印度為基地進行活動，但未能到達中國國土。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葡萄牙人，都未能找到進行交往的最好模式，因為要通過交談或書寫來溝通是不可能的。所以迪奧戈·洛佩斯·德·塞蓋拉所提供的信息籠統、空洞，對葡萄牙人通過貿易活動（當時已能在馬六甲購到瓷器和絲綢）已經間接瞭解到的情況並無新的補充。

只是在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於 1513 年攻占了馬六甲後，才組織了一次遠征，從海上去中國。遠征的指揮官是若熱·阿爾瓦萊斯 (Jorge Alvares)，但他没有越過廣東入口處的屯門島（又稱貿易島），未能完成遠征就死了。他在島上留下了一塊紀念石碑，證明他曾到過該地。直到兩年之后，即 1515 年，拉斐爾

·佩雷斯特羅（Rafael Perestrelo）才又去那裏。1517年，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大使在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的陪同下，受葡萄牙國王的派遣，向中國皇帝遞交聯盟信。與托梅·皮雷斯同行的還有六個葡萄牙人：杜亞爾特·費爾南德斯（Duarte Femandes）、弗朗西斯科·德·布利奧斯（Francisco de Bulhões）、克里斯托翁·德·阿爾梅達（Cristóvão de Almeida）、佩德羅·德·法利亞（Pedro de Faria）、若熱·阿爾瓦萊斯（Jorge Álvares）以及克里斯托翁·維拉（Cristóvão Vieira），這最后一個實際上是皈依基督教[①]的印度人。此外，還按慣例帶了五名“舌頭”（翻譯）。

葡萄牙最偉大的東方歷史學家若奥·德·巴洛士是這樣描寫葡萄牙人與中國的第一次接觸的：“因為唐曼努埃爾一世國王命令費爾南·安德拉德瞭解孟加拉海灣和中國海岸的情況，所以首先要去廣州城，它是中國的一個省會。”（見《亞洲·第三年代》第十編第六章）

我們來略施筆墨，寫一寫這些人中令人着迷的人物托梅·皮雷斯。他是植物學專家，也是國王的藥劑

---

① 參見書中頁（161）注釋（1）。

師，這個職業是家族的遺產，因為他的父親是唐若奧國王的藥劑師。他於 1511 年出發去印度，於 1512 至 1514 年間生活在馬六甲，也許正是在那裏他開始撰寫《東方簡介》(Summa Oriental) 一書。他出發去了柯欽，後來在 1517 年被任命為駐中國大使。他幾乎已經開拓了道路，至少能與中國結成貿易聯盟，然而，似乎由費爾南・德・安德拉德的弟弟西芒・德・安德拉德 (Simão de Andrade) 引起的外交困難中止了這一切。[1] 費爾南・德・安德拉德回到了葡萄牙，而托梅・皮雷斯則留在了中國，等候命令。在等待了 19 個月後，他失去了音信，當於 1540 年左右的某一天死於某個地方。然而，他留下了他在東方的見證:《東方簡介》。這是一部傑出的作品，充滿了對於東方土地和習俗的詳細描寫，還有一封致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的信，描述了東方的藥用植物及其來源和性能。但他留下的不止是這些，他還留下了一支中葡后裔，其證據就是與大冒險家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萍水相逢的伊內斯・德・雷利亞。正如 20 世紀的詩人阿豐索・洛佩斯・維埃拉 (Afonso Lopes Vieira，1878—1946) 所寫的，伊內斯・德・雷利亞身上的“中國味濃，遠遠超過其葡國

---

① 參見書中頁 (128) 注釋 (1) 和頁 (163) 注釋 (1)。

味”。且讓我們來看看費爾南和她是怎么相逢相識的：

葡萄牙人即費爾南及其五六個同伴在去南京的途中遭覆舟之難，被拋上岸邊。伊内斯·德·雷利亞是周圍“人群中”的一位婦女，向他們“施舍了兩個碼子”，就“像對待窮人一般”。然而，伊内斯·德·雷利亞從他們的説話中聽出了他們是葡萄牙人，她想讓他們也知道她，却又不知怎麽説，於是她“解開……袖口，卷起袖子，讓我們看刺在胳膊上的一個十字。”

接着，她“雙手高舉，高聲説道：‘我們的在天之父，聖名永在。’這是用葡萄牙語説的，旋即又講中文。”（《游記》第91章）

托梅·皮雷斯是作為政治家去中國的，根據我們所掌握的一星半點的資料，他出發去東方時已是鰥夫，没有在葡萄牙留下子女。他的使命無疑是個失敗，最後甚至連累他在廣州成為階下囚。但是作為一個世人，他適應並融入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文明，在那裏留下了後裔，並把葡萄牙語和基督教信仰作為遺産傳給了自己的女兒伊内斯。

## 二、傳教士

這些人有數十人，屬於不同的教團，如加斯帕爾·達·克魯斯修士就是多明我會的，他為唐塞巴斯蒂昂國王寫了《中國情況及其特點詳介專著》，於1569年在埃武拉出版（里斯本的國立印書局暨貨幣之家在1989年出版了拉斐埃拉·迪英蒂諾的校譯本）。然而，絕大多數傳教士是耶穌會成員，是他們提供了各類信息，有關語言、科技、地理，特別是有關數學和天文學方面的。正是這樣，我們才可以在16世紀的北京朝廷里看到一個名副其實的由耶穌會天文學家組成的班子，其中突出的有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和馬努埃爾·狄亞斯（Manuel Dias）兩位神父。

安文思神父是貝都岡人，與德籍耶穌會士湯若望一起領導所謂“數學院”。在那裏，傳教士們配合指導150至200名工作人員的工作。在中國居住37年后，這個耶穌會士於1677年在北京去世，按中國的禮儀下葬，極為隆重。

馬努埃爾·狄亞斯神父是卡斯特洛布蘭庫人，於1610年至1659年間在中國工作。他去世時已享有聖

人的聲譽。他用中文出版了好幾部數學專著和一部《天文論》。他還翻譯了在禮拜日和節日彌撒中讀的福音書。關於這一翻譯，有一個評價我們認為非常重要："這部關於聖書的翻譯……即使在文人的眼裏,也被視作是文字流暢的典範。"（《在華出版物書目》，巴黎，1901，第 22 頁）

佛朗西斯・羅德里傑斯（Francisco Rogrigues）在概要論述葡萄牙天文學者在華情況（1583—1805）時，還特別提到徐日升(Tomás Pereira)、麥大成(Francisco Cardoso）和其他一些神父。他們善於將發展新教徒的熱忱與科技工作結合起來，博得了中國人的欽佩，特別是在預測日月蝕一類的現象方面。1732 年，皇帝本人想親自觀察在那一年發生的日月蝕現象。徐懋德神父（P.ᵉ André Pereira）在致耶穌會總會長神父的《年報》裏對此作了這樣的描寫：

"日月虧蝕的日子終於到了,結果證實所觀察到的現象完全符合我們的預算,歐洲人獲得了極大的榮耀,而朝廷顯貴們的欽佩也絲毫不小……"(《葡萄牙耶穌會天文學家在中國》，澳門文化司署，1990，第 38 頁)。

# 三、商人兼冒險家

正如我們在前面説過的，所有的人都可能成為冒險家，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就是冒險家的典型。他除了是商人和冒險家，也做過傳教士（與沙勿略神父一起）和大使。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游記》與那些專著、報告、見聞屬於同一時代，堪稱超語言交往的一部名副其實的“多語”詞典。全書的一個個章節代表了其複雜的行程。他在果阿、馬六甲、廣州、北京、日本和蘇門答臘之間穿梭往來，隨着一章章的鋪展，其舉動、姿態、行為逐漸變得具有意義，使人能够領會起初無法理解的其中含義。

從一方面講，世上存在着符號和符號系統，使得人們的交往能够以我們認為普遍通用的信號為基礎，如下跪、舉手、流淚等。但是從另一方面講，在某些場合所面臨的是特殊的和特定的信號，要求花力氣去理解和領會，如“把手指含在嘴里”、“把手舉到額上”、“拔鬍子”、“拍打大腿”、“撓腦袋”、“抬起眼睛”等，這些動作包含的是許許多多的信號或語碼，要觀

察者去解碼、理解，並最終進行重復和模仿，以便嘗試適應其他群體的文化，或融入進去，努力進行交往，使接觸生效。

從定義上講，《游記》中的歐洲人是外國人，是“不同者”，遠道而來，既無地盤，也無權力。的確，說起東方人對於歐洲人的印象，具體地說是指對葡萄牙人的印象，一些看起來構成其特點的東西根本上是出於一種不同的眼光，以兩者之間的不同點和東方人的思維方式為基礎。這一印象的建立不僅僅限於在運用眼光這一信息工具的第一階段，而且也包括第二階段，即言語階段。因為無法進行實地考證，東方從一個局部性的事物出發，形成了一個整體性的虛幻印象。如果從某種意義上講，東方對於15世紀、16世紀的歐洲人已是一個“老世界”，那麼對於東方人來說，歐洲才是出現在他們面前的一個全新的、謎一般的世界，與其說歐洲去發現，不如說歐洲被發現，或者更恰當地說，是歐洲自己去讓人發現。對於東方人來說，歐洲才是世界的盡頭，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相反的世界，一個完完全全的陌生者。“有關這一方面，”費爾南·門德斯在書的第115章寫道，“我們是外國人，來自遥遠土地上的一個遥遠國家，一直到那時為止，那裏對我們一無所知，既没有任何書籍或文字提到我們的名字，

也没有人懂得我們的語言。”於是，雙方用好奇心回應好奇心。但是，雖然東方人位於自己的土地，大權在握，却在認識方面處於劣勢，因為他們只能了解歐洲人想讓他們了解的東西，没有可能去證實。而歐洲人，在某種形式上，用自己的知識和意願來對付對方的權勢。請看以下這個例子：

“在豐賓城，我們隨安里克及40個葡萄牙人去了公主居住的地方……他命我們坐在一些席子上……向我們打聽……一些新鮮好奇的事情……葡萄牙國王在印度的權力大不大，那裏有多少個要塞堡壘及其位置，以及許多類似的事情。”接着又寫道：“她對我們的回答表示非常滿意。”

所以，鑒於所談事物不在當地，當地人無法去證實歐洲人所表現出的自我形象。總之，這是歐洲人根據場合所希望留給别人的形象，或是另一方期望對方留下的形象。這是一種誇張的形象，是根據當時的利害關係，或褒或貶，戰略性地表現自己。請看下面這一例子：

“南大金又……向我們詳詳細細地詢問了很多事情，我們的回答主要是投其所好，而不是根據事物的實際情況。”作者解釋了這樣做的原因：“以免破壞我們的祖國在他心目中的聲譽。”於是，現實繼續被誇張：

“他首先對我們説，中國人和琉球人告訴他，不論是國土還是財富，葡萄牙都大大超過中華帝國，我們承認這是事實。他接着説，别人也向他保證説，我們的國王通過海上遠征，占領了世界的大部分土地，我們也説這是事實。他又談起第三件事，即别人向他肯定説，我們的國王擁有大量的金銀，甚至將兩千多間屋子直堆到頂。對此我們回答説，兩千間屋子這個數字我們不能肯定，因為我們的疆土和王國本身是如此遼闊……所以無法得出確切的數字。”

因為不是親眼目睹，所以用語言杜撰的事物來填補現實的空白，造出了一個無法考證的虚幻世界。

這是一種褒揚性的自我寫照，它可以在一段預兆性的、甚至是預言式的話語之后應運而生，以對話語内容進行確認。這種情況以某種方式使人聯想起與攻占墨西哥有關以及奠定這一攻占的事件。下面這一段描寫説明了這種情況：“（阿魯國王）擁抱着我，非常高興地説：‘我的好朋友，我向你肯定，我整夜都夢見了我的主人葡萄牙國王的這一堡壘，它一直出現在我的面前，以至現在就在我的眼前。我期望上帝用它來保衛我的土地。”更具説明力的是南大金的話語：“要不是這些成持科濟人，我就没命了。對於這些人，我們的書里寫到：他們在水面上飛行，沿途征服了在上

帝創造世界財富的地方所生活的民衆。”

在我們看來，雖然上面談到的某些場合已不代表互相交流中的“零點”，但不管怎樣，是在根據非語言信號，傳送和接受信息。那麼，當旅行者渴望進入和掌握外國人民的語言而邁出語言的一步時，“游”便變成了“說”。有時，這是生存的戰略，正如從加斯帕爾·達·克魯斯修士的文章中抽出的這一段所寫的:“已經有好幾天在向葡萄牙人要這東西了，然而，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們對這東西的稱呼，最終互不明白……”對異國的、新鮮的和陌生的事物感到好奇，用作者的原話說，是為了讓“以前隱蔽的東西一清二楚”。這是詮釋學方面的一個挑戰，是語言學方面的一種本能:“中國人在書寫中沒有固定字母，因為寫出的都是圖形，一筆一劃地寫，所以說他們有很多字，每個字表示一個意思，於是一個字表示天，另一個字表示地，還有一個字表示人。對所有的東西都這樣表示。然而，應該知道，他們也使用某些字來表示外國的或似乎是外國的名稱。在中國有很多種語言，說起話來互不明白，包括交趾支那人與中國人、日本人與中國人都言語不通，但通過文字他們都能相通……我曾多次和人談起，為何那麼多人通過文字互相交流而通過說話却不能溝通，但我們一直没有能够弄明白其中道理，直到有一

次我在交趾支那的一個港口遇到了一件事。當時船上的文書是個中國人，他正在給當地的老爺們寫信，請他們為我們提供補給，由我們付錢。我看到他寫信，便說，何必寫信呢，說一下就行了。但他回答道，用嘴說互不明白。等他寫完信后，我請他給我寫字母表，但他只寫了四個字。我讓他寫出字母表的全部字母，他回答說無法立即寫出來，因為一共有五千多字。我馬上明白了是怎麽回事……”

在修士和中國文書的相遇中，在好奇的對話中，在向一門完整而多面的知識的挑戰中，表意文字的秘密（在西方人眼裏）開始被解開了，並通過一個多語言的溝通，最終成為反映全球交流及思維範疇普遍性的烏托邦式的目標。

由於條件和環境的限制，那個時代的人對語言的多種多樣性這一現實表現得特別敏感，而這一現實也引起了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哲學家和語言學家的思考。喬治・斯坦尼（George Steincr）說：“語言一直貫穿着人類歷史，對於其他人來說則是無聲區域……”當首次面對這些無聲區域時，語法學者們兼傳教士、水手、商人、船上文書、士兵或冒險家，都在被沃爾特・昂（Walter Ong）形象地稱作是語言的技術化中尋找並找到了交流及消除語言混亂的人物，成為翻譯，包

括口譯者和筆譯者。這些人才是十六世紀大歷險的主角，是在尋求消除通天塔語言混亂的現象①，是在尋求全球性的理解。



---

① 根據《聖經》記載，人類想建立通天高塔，上帝使大家語言發生混亂，互相言語不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十六世纪手稿
作者＝费尔南·门德斯·平托
页数＝２５３
ＳＳ号＝１０６７４９３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

封面
书名
版权
评介：作家与作品
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
１．一位先生向沙勿略神父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１５４８）
２．一位在中国被囚禁六年之久的正人君子在马六甲神学院向贝尔西奥神父讲述中国的风俗和法律（１５５４）
３．加里奥特·佩雷拉的著作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１５３—１５６３）
４．加斯帕尔·达·克鲁斯所著中国情况介绍（节选）（１５６９）
５．若奥·德·巴洛士所著亚洲（节选）（１５５２—１６１４）
６．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所著游记（节选）〔１５８０完稿〕（１６１６出版）